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奧寶邦傳

(上)

布卡南著
費鴻年譯

武漢大學
圖書館

商務印書館發行

大館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奧 寶 邦 傳

(上)

著 南 卡 布

譯 年 鴻 龔

書 叢 小 學 科 然 自

目錄

第一章	緒說	一
第二章	博物學家之幼年時代	四
第三章	青年時代之回憶	一〇
第四章	從軍後離法赴美	一三
第五章	開始經營商業	一五
第六章	與魏爾生之會晤	一九
第七章	沿密雪西比河之探險	二三
第八章	赴哈特松維來途中遇險	三四
第九章	奧氏營業之挫折	四一

第十章	佛其尼亞之射技比賽·····	四四
第十一章	肯塔基之獵狸·····	四八
第十二章	拉菲乃司克氏之來訪·····	五一
第十三章	新奧倫一帶之探險·····	五五
第十四章	離新奧倫赴肯塔基·····	六一
第十五章	美國西部之游浪生活·····	六六
第十六章	在新奧倫之生活·····	七一
第十七章	奧氏之歷任教席·····	七四
第十八章	密雪西比之河水泛濫·····	八一
第十九章	奧氏之重回故居·····	八四
第二十章	奧氏之售畫謀生·····	九〇
第二十一章	授舞蹈籌款出版巨著·····	九八

第二十二章	由新奧倫赴英國途中所見	一〇二
第二十三章	訪問英國各學者	一〇七
第二十四章	在英國所受之榮譽	一一九
第二十五章	籌備鳥類學著作之出版	一三一
第二十六章	歷訪巴黎各博物學家	一四一
第二十七章	推銷著作之預約於巴黎	一四九
第二十八章	回倫敦準備重返美洲	一五九
第二十九章	在大卵港及大松林之考察	一六一
第三十章	重赴英國料理出版巨著	一七二
第三十一章	聖約翰河之鱷魚	一七九
第三十二章	東福洛里達之活柵	一八五
第三十三章	森林中迷途者之自述	一九〇

第三十四章	東福洛里達之泉水·····	一九四
第三十五章	東福洛里達之獵鹿方法·····	一九九
第三十六章	南福洛里達之砂島·····	二〇四
第三十七章	福洛里達之救生船民·····	二〇八
第三十八章	福洛里達之捕龜民·····	二一三
第三十九章	在新勃倫斯魏克之旅行·····	二一九
第四十章	梅英州之伐木工人·····	二二四
第四十一章	芬台灣之水禽與潮汐·····	二二八
第四十二章	赴拉布拉多採集標本·····	二三三
第四十三章	拉布拉多之鱈漁業·····	二三六
第四十四章	麥達倫及哈立法克之旅行·····	二四二
第四十五章	拉布拉多海鳥之摧殘·····	二五一

第四十六章	旅居拉布拉多時之生活	二五六
第四十七章	拉布拉多之居民生活	二六九
第四十八章	拉布拉多之浪人	二七八
第四十九章	紐芬蘭之探險	二八二
第五十章	經別克多赴哈立法克	二八七
第五十一章	奧氏在費城受窘	二九二
第五十二章	美國鳥類寫生記出版	二九六
第五十三章	歸國後之訪問故舊	三〇一
第五十四章	參與美國國際探險計劃	三〇四
第五十五章	在查來斯東借浪人獵狩	三〇八
第五十六章	泰克薩斯之情況	三一
第五十七章	編印鳥類學大著之縮本	三一四

第五十八章 奧氏最後一次之探險……………三二六

第五十九章 奧氏之晚年……………三二五

奧竇邦傳

第一章 緒說

奧竇邦一姓，來自法國，極稀少，居美國之博物學家奧竇邦一族，僅在其祖先中，始能探悉其法國之本家。據奧氏所知而告於我人者，約翰奧竇邦（John Audubon）為余之祖父，生於拉文第（La Vendée）之沙培來特浪內（Sable d'Olonne）小村，有一小港，在南堆（Nantes）之南四十五哩。祖父業漁，生育子女繁多，長大者達二十一人，中僅二男，父行第二十，為手足中享壽最高者。嗣後余到沙培來特浪內村，該地父老猶能津津道及當年屢見祖父母及其族人在教堂禮拜之情況焉。

博物學家之父，似在早年已染當時風行各地之好動習慣，故其祖父認為造就顯貴之惟一希

望，莫如鼓勵冒險，依其父所述彼立業之發始曰：余年甫十二，我父給我一禦寒之短衣，杖一枝，並錢幣若干，即遣余出外自圖前程。

氏先至南堆，遇一赴美國沿海撈漁之漁船船長，羨慕之，遂登船爲役，如是繼續海上生活者多年，十六歲時，已儼然一軀魄魁偉之海員。年二十一膺船長之職，至二十五歲已自購小船而兼船主矣。後又增置船舶，駛往西印度，抵聖稻明高(St. Domingo)，幸時運漸隆，航海數次，投資闢住宅，當時聖稻明高已受法國之統制，故該地之繁榮，助氏之發展非淺，不出十年，即成鉅富。旋獲聖稻明高市長所任命之官職，榮返故鄉，以其善於處世，得與當時之權貴相友善，復膺帝國海軍之命，任爲艦長。而對於革命所興改革，深表同情，崇拜拿破崙，尤爲熱烈，彼之成功，此二事與有力焉。

奧氏返法後，營華屋於勞來(Loire)，乃位於南堆以南九哩之小鎮也。隱息該地，幾經變遷，於一八一八年以九十五歲之高壽而逝，平日節儉誠厚，里人惜之。博物學家奧氏追述行狀，謂其父體健碩，爽直活潑，而儀容端正，蓋以天賦之外，而加修養者也。惟性烈易激，有時驟發如疾風，但亦一發而即平。當旅居於西印度時，常遊北美，並以先見之明，置地產於法屬魯雪愛那(Louisiana)佛其

尼亞(Virginia)及賓夕法尼亞(Pennsylvania)諸區。某次遊北美，與西班牙系閩秀相邂逅，遂娶之，舉三男一女，本傳記之主人翁，即爲其幼子，自產博物學家後，奧竇邦夫人與主人伴赴聖稻明高島之奧加賢斯(Aux Cayes)住宅，不幸黑人舉事，而夫人蒙難焉。

黑人叛變，危及該島外人之財產，奧氏財產，幸得忠實僕役之維護，攜回新奧倫洲(New Orleans)，奧氏攜子女返法，續絃未久，即遣未來之博物學家於繼母之側，復返美國，任法國政府之海軍軍職，附屬於拉菲脫(Lafayette)將軍所率之軍隊。軍隊一再移動，而從未與其子女通音信，但其間奧氏所遺於聖稻明高之財產，已大獲鉅利。後遊賓夕法尼亞，又在潘高明(Perkioniny)河畔密爾格洛夫(Millgrove)置農場，經多年之奔波，終歸祖國而就職海軍部。居勞起福脫(Rochefort)者有年，遂退隱於勞來之私邸焉。後以邸宅予其子博物學家約翰詹姆斯(John James)，但始終未至該地，而轉給於其姊。

第二章 博物學家之幼年時代

博物學家奧寶邦生於魯雪愛那，據其幼年之回憶，彼常喜棲憩田野，綠茵爲褥，橘樹爲蔭，徘徊各地，考察八哥之行動，其樂無倫。此種幼年時代之自然印象，至爲深刻，蓋自然景色之美觀，早已沸騰其熱血，故在其早年，已肇將來研究上之若干特點。彼似在童年已離魯雪愛那，而赴聖稻明高，直至回祖國受教育爲止，停留於該地者，亦經數年。

彼在法國生活之最早回憶，爲其家在南堆城之中區時，且憶及常有二黑僕隨侍左右，爲其父由西印度攜歸者。在南堆時最爲愉快，繼母無所出，溺愛備至，寵之若驚。夏季常度日於森林中之幽處，蔬果齊備，且有時更置嘉餚，而村中糖果肆中亦常予取予求。父親較嚴格，命其幼子入學校受教育，而在家庭中督課之。蓋彼以久經憂患之身，知人事之靡常，認爲受充分教育爲最安全遺產，故能不顧其妻之溺愛，徑送其子入校肄業。當時法國適在政治紊亂之秋，故教育十分衰頹，軍事教育占

教育之重心，公民教育反被忽視。博物學家之父，以自然之偏見，欲其子學海軍，而成法國海軍之士官生或機器師，根據此種成見，遂決定其幼子所應受教育之科目，就中如數學、地理、圖畫、劍術、音樂等科，固爲上述軍事教育上之要目，但其他教育上之種種複雜教練，頗多不合於老奧竇邦氏所期望。奧氏有一深造之音樂教師，教其善奏提琴、長笛、大簫及六絃琴。更有一圖畫教師達維特（David）爲反對法國革命時代法國畫家傲慢態度之一人，雖其氣質如此。但奧氏實由達維特最初學得如何視察自然界之一課。故當時法國畫家之如何筆法，即在奧竇邦之畫法中，亦可窺見一二。奧氏且善於舞蹈，造詣頗深，後此跳舞之機會，與野獸舞伴，實較多於與人爲舞伴也。

當時受軍事熱烈之影響，奧氏在校中亦常幻想他身爲軍人。但自愛好自然科學以後，其進取之精神又轉變另一方向。幸奧氏之教育，直接受其母親之衛護，故得餘暇，熱心從事採集鳥巢之嗜好。時負糧囊，作鄉間之旅行，攜鳥巢、鳥卵、異草、珍石等足以引其注目之種種自然物以歸。

當老奧竇邦由海外歸來，見其子收藏自然物之富，不勝驚異，獎其有善良嗜好之後，復詢其各種學科之進程，卒以無圓滿答復，退而不敢復面。父忿幼子之不事正課，遂轉注意於其女，女則學業

大進，且已樹音樂成就之基礎矣。翌日其父赴勞起福脫就某職，攜子同行，途程凡四日，未交雜談。抵官舍後，父謂將自理幼子之教育，休假一日，使周覽戰艦與要塞，然後告誡以假日之後，當開始嚴格之學習，而果實行之。

如是以後，從事於數學之苦學者凡年餘，然一有餘暇，輒將此種嚴厲之學科，置諸腦後，而又徘徊尋覓自然之事物，及繼續採集標本。且在南堆，奧氏已實際開始法國鳥類之描寫，孜孜不倦。卒完成二百餘種鳥類之圖畫。

奧氏之父親曾渴望奧氏參加拿破崙之軍隊，俾獲令名，但戰爭非奧氏所醉心傾暴者，遂遣赴美洲以管理其父之產業。當其離去幼年所居祖地，別多年相愛之契友，以及一切足以娛樂之景物，彼曾以豐富感情之辭而記之曰：當風濤捲擊於巨船之後，心緒抑鬱，不知迴腸幾轉焉。

既抵紐約，步行至格林魏街之銀行，以便領取匯款，而黃熱症突然發作。船長約翰斯密司，其名當銘記勿忘者，本與此幼年移民相伴，遂送奧氏至馬立斯 (Morris) 城，就公寓而使二教友派婦人看護之，賴其護治有方，生命始獲安全。後爲其父親駐費拉台 (Philadelphia) 城之代理菲顯 (Fier-

sher) 氏探悉，親來迎接，招住於離城稍遠之別墅。菲顯亦爲教友中人，且嚴守教規，不喜狩獵，對音樂亦持異議。吾進取而浪漫之青年居此，不啻困於囚室，急思有以脫之。菲顯果遂其請，移彼居於潘高明河畔乃父所主之農場，以佃戶湯麥司之租金，充奧氏所需之日用。

奧氏在密爾格洛夫農場發見一趣事，卽該地牆籬整齊，道路正直，蓋所以示其父之趣向者也。農場附有一磨坊，爲奧氏日常所最喜遊憩之所，當水渠之水流停息，京燕時來此營巢，尤爲可愛。彼謂終日惟漁獵及繪畫爲事，其他無所事，亦無足事也。

彼以簡單之辭句，敘述其如何與鄰居英人白克魏爾(Bakewell)之女相會而訂婚。白克魏爾住法脫倫福特(Fatland Ford)，由密爾格洛夫可以眺望之。但奧氏素惡英人，故常避與其家族相見，卽鄰人來訪，彼亦怠於回訪。有稱湯麥司夫人者，爲一密爾格洛夫佃戶之妻，以婦人心理，往往熱望一事之結果，遂偕其幼主造訪白克魏爾之家族，但相勸愈力，而反對之心愈堅。

殆乎寒霜相降，奧氏追逐山雞，沿河而下，忽與白克魏爾相遇，以其趣味之相投，奧氏偏見亦立卽冰釋。奧氏謂余見其禮貌之優雅，必爲非凡，遂與交談。復稱贊其小狗之美麗，最後並約以日後造

訪其家族。余憶及當日清晨爲余最初造訪白氏家之一次。白氏適外出，引至洋臺，見一女郎靜坐事針黹，而以背朝火爐。及余至，彼起立致敬，讓余坐，一若確定余爲乃父之親信，而待乃父之歸來者，復嫣然一笑，然後使僕役尋覓其父親。第見其面現紅潮，傾刻立消，然後且談且工，其樂融融，而尤以余爲更覺愉快，此女郎者，吾親愛之魯西·白克魏爾(Lucy-Bakewell)，卽日後嫁吾而爲我兒之母親者也。

白克魏爾旋即歸來，與魯西同進餐，然後出發獵狩。魯西復由席次起立，其姿態美麗，初未加注意，至是而使余神目悉注於其一舉一動矣。膳畢準備行裝即啓程，此時余已覺魯西視余已不若初見時之生疏，而余亦無意中行禮而別。

二人之交友甚順利，不久成熟，故奧竇邦與白克魏爾屢同出獵，後來更招待白克魏爾之全體家族至密爾格洛夫焉。

奧竇邦之住所，本與白克魏爾之田地，由一馬立斯城通至包林碼頭，現已改爲包林橋之道路相隔，相距不及半哩之半。自兩家友善以後，則常能在窗外用記號互通音信。友誼漸深，魯西授奧氏

以英語，而奧氏授繪畫以答之。其成績頗有進步，惟此種戀愛經過，在本記無足重要，故當述及其他。

第二章 青年時代之回憶

奧氏既抵密爾格洛夫，即生著作美國鳥類學之念，旋即成一堅決之企圖。彼所準備着手者爲鳥類寫生記 (Ornithological Biography) 卽爲詳細記載美國鳥類之形態與習性者；當其工作完成，苟維安 (Cuvier) 稱揚其收容之宏，爲個人著作中之最難能可貴者。然在奧氏則僅以記述與繪畫漸積漸多，遂整理之而成科學的著作。

奧氏居密爾格洛夫固極稱意，凡有所需，莫不如意，而奢侈快樂，尤好裝束。彼自作告白曰余固無癖，但少思索而沈靜，好漁獵騎行，且有一熱望，欲得一切鳥類而甘心，此種娛樂直占余之一切時間。惟最奇者則常喜治裝束，出獵時往往穿黑緞之袴或舞蹈鞋，更穿法國所能得之最上等襯衫。彼又好跳舞音樂及踏冰，故凡近鄉有跳舞會及踏冰會，常參加之。關於其日常生活，則有儉食一事，足以作強健身心者之參考。彼謂余不嗜肉肆之肉，僅以果子蔬菜及魚類爲唯一食料，直至大禮之日，

從未有酒類沾余之口脣者。因此余體健康而耐勞，且有堅硬之體質。此種習慣，固持甚堅，故余不喜列席宴會，蓋以雖美酒嘉餚，無一合余之嗜好者。余既不貪美食，日以餅、糕、蛋、牛乳及乳膠之類爲常食，且最所好。有時且至密爾格洛夫之佃戶湯麥司夫人之牛奶房，奪其出售於費拉台城之牛油原料，以博一飽。以此余顏色鮮美如幼女，而強壯或爲同一年齡之男女所難相敵，至於活潑輕爽，有如牡鹿。余不禁思慮此種美滿之生活，其將永遠不衰乎。

與好踏冰及善於騎射相關聯，當便及於一二瑣事。當奧氏在潘高明河踏冰，與白克魏爾小姐之幼弟威廉相遇，遂以射擊相博，謂奧氏用全速力跑過己側，己則以帽投空中，使奧氏射擊之。奧氏依約行之，果中帽。更有一事爲奧氏與威廉白克魏爾及其他幼友同在潘高明河面作獵鳧之戲，發見冰面已有若干危險之空穴。當上行時，尙能謹慎無事，殆歸途疾走則生事端。當時行程太遠，天色漸暮，直至黑暗尙未抵里，奧氏乃以手巾指揮，領導歸程，急似羣鵝之就澤地，常遇空穴，迅躍而過，但步行漸速，卒踏一穴，投入冰下，用力掙扎，始由他穴而出，力握冰塊，以防下沈，以候同伴趕到營救。溼衣既去，借用同伴之衣服暫御，及至白克魏爾家而已戰慄目眩，藥石屢投，未見速效，輾轉牀褥已耗

費三月光陰矣。

在此平靜優閒之密爾格洛夫生活中，奧寶邦曾遇一事件，若非如奧氏之意強力壯者，恐已受重大之打擊矣。此非別事，卽有稱爲達加司他（Da Costa）者爲其父由法國派來經營鉛礦而兼任奧氏之教師及訓導者。此人不獨企圖制奧氏之用途，且進而反對奧氏與魯西女士之結合，認爲門第不稱。奧氏受此干預，心殊不懌，乃要求達加司他遣資送回祖國。達氏勸其作印度之行，最後遂決定持函至紐約一代理人稱甘孟（Kanman）者，兌取旅資。奧氏以急切成性，遂徒步往紐約，雖時在嚴寒，卒以三日而達。越日造訪甘孟，答以無資可給，且密告以達氏將捕奧氏遠遣送中國。奧氏聞而畏懼，卽由友人告貸旅資，乘新貝福（New Bedford）之希望號輪船直赴南堆。當離紐約後多時，日無消息，致使鄉居之兩親，不無憂慮。

第四章 從軍後離法赴美

奧氏以達加司他之不法行爲，一一告於乃父，並請執法以繩，更求允許與白克魏爾女士之婚事，父許以俟得賓夕法尼亞之白克魏爾回音再行決定。如是者居家凡年餘，而本性依然。足跡遍鄰鄉，仍以漁獵採集標本爲能事。繼續繪描所採之標本並從事標本之製造，此種技術爲奧氏在美國時所獲得者，不一年，歐洲鳥類，已繪二百餘幅，卽非技術超羣，而其勤勉亦堪欽佩。當時適俄法之風雲日急，羣事軍事之準備，凡力能從戎者，均被徵入伍，奧氏亦有被召之虞。奧氏有兄二人已在拿破崙軍隊中任士官，故其幼弟亦當有充海軍之義務，經過所謂表面的試驗，卽被任爲海軍士官候補生，發往勞起福脫報役。自入軍部，決意祇作一短距離航海，而爲祖國效力。在從軍之先，得識一稱費地南勞雪 (Ferdinand Rosier) 之青年，遂與約定日後同赴美國。當從役之艦隊回國，勞雪與奧氏遂同被聘至美國爲職員，期爲九年，奧氏之父爲子請假果獲准，準備就緒，乃離祖國而去，同僚見其

遞獲自由，莫不稱羨。

自離法國二週，有一船尾追而來，旋見其向風前發礮射擊，略船頭而過，尾追不已，船長遂不得不避入小舟。此敵船證明爲英國之緝私船響尾蛇號（Rattlesnake），其船長見余船爲美國船，有正當船籍與美國國旗，不能攔船，船員遂設計擄船客，奪去豚羊之外，更擄吾船中最善之海員二人及美國國會議員一人，彼爲船客，而有一美貌之女同伴者，響尾蛇號與余船並列同行，凡一日夜，兩船相距爲槍擊所能命中。搜取船中貨幣。雖有一部被擄，幸未深入金庫，至於余與勞雪二人之金錢，余投於船頭中繩索下之木箱中，自該船離去，始知安全無恙。至近生台忽克（Sandy Hook）三十哩以內，聞一漁船報告在港口停有英國淺水艦二艘，正在向美國船射擊，將使美國水手感覺彼輩較海賊更可畏，船長受驚未久，談虎色變，急向長島而去，一路平安，終抵紐約。

第五章 開始經營商業

一八三四年奧賓邦之鳥類寫生記，出版於愛丁堡，在其第一卷之序言中，可以窺見此青年博物學有如何偉大之精神，着手於此種之工作，今略錄述其要點。其序言所述可分科學與藝術兩方面，屬於科學者，則出於渴望有一正確完全之記述，包括野生動物，而尤以鳥類之習性、形狀、巢穴、卵、子以及生殖等。但奧氏自謙為非科學家，故搜集多而思索少，實一獵者，而非哲學家。彼之成就祕訣，在於精力之過人，而非腦力之過人也。

彼初熟悉藝術本能，使其注力於彼所最好之鳥類形態，羽毛姿勢及特點之傳真，故凡鉛筆、臘筆以及油色之類，無不交互替用。類乎此，故其對於努力近於生活狀態之繪畫，時獲成功。然欲摹鳥類生態，微妙盡致，本屬難事，而奧氏之努力於此，可稱為有色人工照相，雖其初作稍覺板澀，但後來藝術猛進。至其經過如何失敗始獲成功，由其首卷之序文中亦可窺其概略：余作研究，忍耐而勤勉，

雖覺欲使作品有生氣，至爲困難，但欲摹其天真，斯念未泯。其間曾用種種方法，獲有成效。復得多數畫家予以援助。當余返法求學時，年僅十七，而繪畫已粗具規模。達維特教吾如何描繪較大物品之法，如古代雕刻中之巨人眼鼻，以及馬頭之類，均爲余之模特兒。此種物品在求藝術上達者，固屬必要，但余旋即遺忘之，轉向於新偶像之新世界，開始繪畫之積極繼續良久，遂集成美國鳥類一書而出版。

至重述奧氏返密爾格洛夫後之行程，當先述達加司他被停職以後，奧氏又重主持在該地之業務。白克魏爾威廉，即魯西之弟，曾記述該時彼訪密爾克洛夫之詳情。彼謂「奧寶邦引余入室，該屋爲奧氏與其友勞雪所同住，而湯麥司夫人亦附居於是。余見室中滿列標本，宛如博物館，至爲驚異而愉快。牆壁懸列各種鳥卵，經細心抽去內容，乃用絲連成者。爐架之上陳松鼠、水獺、袋鼠之類，而架之周圍亦滿列各種標本如魚、蛙、蛇、蜥蜴以及其他爬蟲。除此種標本之外，更懸畫多幅，以鳥類居多。彼製造標本及保存，殆有特長，並訓練獵犬，亦頗成熟，彼有一著名獵犬，名垂非耳者，即其一例。彼既軀幹宏碩，姿勢俊美，更以酷愛裝束，益爲顯目。善游泳射擊諸術，而音樂等亦不示弱。」彼既有此

種種之嗜好，無怪爲鄰居所稱羨。但其戀愛對於彼之放縱不羈之本能，發生若干之影響。當奧氏表示與白克魏爾女士聯婚之意，即受白克魏爾氏之勸告，希望其在結婚之前獲得若干商業上之工作。奧氏因此毅然赴紐約，入盤加敏白克魏爾氏之會計室，以從事藍錠之投機，損失數百磅，而學業因而猛進。

雖受困於會計室之博物學家，其主要工作，一如往日仍爲歷涉各地搜集鳥類及其他自然界之珍奇物品。在此種旅行中得與沙馬爾密起爾 (Samuel Mitchel) 博士相識，彼爲紐約有數之醫家，而以人種學著名。密起爾博士爲創辦自然博物院 (Lyceum of Natural History) 中之一人，又爲創辦美國最初科學雜誌稱醫學叢報 (Medical Repository) 之一人。奧氏以若干標本贈於博士，後知其即轉陳列於紐約之博物院者。經此短期之試驗以後，白克魏爾已明瞭無法可以使奧氏獲得商業之習慣，遂使博物學家重返密爾格洛夫。勞雪亦曾被勸從事經商，在不幸之投機中損失甚鉅，最後亦返密爾格洛夫，仍與奧氏爲伍。

在此時期，奧氏在紐約由一地至他地而作爽快之步行者，祇須數分鐘，蓋當時之人煙尙極稀

少也。彼又敘述其磊落不適於商業之性質，謂有以八千美金插入信封而未加封固。且其在紐約之寓所，對於博物學上之工作，常在室內發出剝製標本之種種臭氣，以招人厭惡。至於當時奧氏之容貌，彼自以輕快之筆敘述曰：『余長五呎十吋半，容貌豐滿，軀體宏偉，眼大而黑，稍深凹，眼睫爲淡色，鼻端正，齒整齊。髮豐富，分垂於二耳。』足見奧氏對其自身青年時代，頗爲滿足，再加以淡白之性格，誠記錄之而無愧。

自奧氏回密爾格洛夫之後，卽與其友勞雪計劃赴西部旅行事，所謂西部者，當時實一異民族所盤踞之荒涼區域也。

第六章 與魏爾生之會晤

奧賽邦與勞雪赴肯塔基 (Kentucky) 之目的，在能尋覓自然科學家可以發揮其精力之所，但美其名曰投資，蓋所以冀獲白克魏爾女士之婚姻也。彼已決心久留於魯易士維來 (Louisville)，故將其密爾格洛夫之產業變價，而投資於貨物，以便啓程西行，部署既畢，遂於一八〇八年四月八日與白克魏爾女士舉行婚禮於法脫倫福脫，即其岳父之寓所。旋即同行，經彼德司堡 (Petersburg) 而赴魯易士維來，貨物亦安然抵埠。由彼德司堡起，以俄海俄 (ORO) 爲出發地，乘平底帆船出發，此種旅行之簡陋樸素，因無待論。途程凡十二日，而博物學家反獲不少觀察之機會。抵埠後，開始經商，尙稱順利，但狩獵鳥類仍繼續不斷。是期之生活，有妙齡之愛妻爲伴，似頗美滿，自謂無需管理何事。埠之周圍，居民以農爲業，咸好牧獵，故奧氏在該地頗受歡迎。採集與繪畫，依然進行。其友勞雪愛好野外生活之性情較遜於奧氏，故多居家處理帳務，誠如奧氏所謂『致富之術，均彼爲之。』奧氏以

專心博物，無暇顧及營業，故此後悉委諸於勞雪管理之。一八一二年戰事發生，二人之生計頓受挫折，所遺貨物送至該洲之哈特松維來，勞雪暫居於此者數年，始再西行而圖前程。鄰人對奧氏甚友善，故當其遠行，寄其妻女於鄰家，以待其歸焉。

奧氏之識美國鳥類學家魏爾生 (Wilson)，亦在居魯易士維來時。魏氏爲蘇格蘭之貧窮作曲家，在著名之城市，以同情於政治反對派之故，避居於美國，遂轉其嗜好於鳥類學。奧氏鳥類學記中有關於二人初見時之記載，特再錄示之。奧氏記「一日清晨，魏爾生突訪余於魯易士維來之會計室，至爲奇特。魏氏者爲著名美國鳥類學 (American Ornithology) 之著作者，但余初未知有此人耳。時間約在一八一〇年之三月，余尙憶及彼之趨近余前也，其人長鼻凹眼，顴骨高隆，容貌暗示特殊性格。服裝亦異於常人，短袂長袴，襯衫爲灰色，身材短小，臂挾書二卷，當走近余檯時，余方工作，見其面有驚異之色，旋即告以來意，蓋所以求售其著作之預約也。彼持書卷，說明來歷，請爲臂助。余尋閱數頁，驚喜交集，正將執筆登錄，忽用法語問我曰「奧竇邦君！君何需於是耶，君之繪畫遠勝於此，且君所知美國之鳥類殆與此人不相上下也。」余固不悉魏氏是否諳法語，更不知其突然來

訪。有無唐突之處，但彼之不懌，則頗顯明也。是以預約之事終被所阻。魏氏繼又詢余是否曾作鳥畫多幅，余卽卸下牆上所懸者示之，此正與示於讀者相同，其苦心殆不下於魏氏所示吾者。彼見之愕然，並謂彼從未知有人如彼之從事於此種繪集也。彼又詢有無出版意，余卽答以無之，而彼聞之更愕然，其時余確無出版之意，直經多年，與費拉台城之摩西格那拿（Musignano）公爵相遇，始有問世之念也。魏氏又復細檢余之畫幅，詢余能否許其在此期間貸與數幅，余因未攜於此遂辭之，魏氏乃匆匆而別，致余欲約其同出採集若干彼所未備之標本而爲余所見過者，亦未獲如願。後知彼寓與吾爲同屋，惟以彼之性情孤僻，致常抑鬱寡懽。間或吹其小笛，而其聲淒清，益增人之悲愴。余遂引彼與吾妻及友人相見，覺其熱心搜集，復以力所能及爲彼代採所需之標本。更時出偕狩，每得彼曩所未見之鳥類，是則當時余所搜集已多過魏氏，宜乎余無需預訂其出版品矣。余又思以余之作品供其發表，而聲明爲余所手筆，又提議彼此互通音信，俾資研究，但彼未置一辭，直至彼離魯易士維來而赴新奧倫爲止，城中未聞有人稱揚其技能，此則就余與友人而論，已可證明。

久之彼之消息日沈，一日余赴費拉台城，前往訪之，彼正在繪一白頭鷹，延余入甚有禮，然後道

余至畫家倫勃來貝爾 (Rembrandt Peale) 之展覽室，倫氏當時所繪爲一拿破崙過亞爾丕斯山之畫。但魏氏絕口不談鳥類與繪畫，使余頗感失望，遂相顧而別，自此以後不復相見。而其後乃不期見彼所著之美國鳥類學中之第九卷，見有下列一節，使余爲之愕然：

一八一〇年，三月二十三日，余別魯易士維來，該地余曾攜有介紹函四通，以爲能有所獲。但始終未獲一識者之殷懃致意，又未獲一定書者甚至未發見一新鳥類。余曾親送函件，並一再向各人申請，均無結果，蓋該地實無一愛好科學與文學之同志也。

奧氏之寬宏大量，與魏爾生之胸襟窄狹，適有一對照。蓋奧氏曾受充分教育而加磨練，魏氏則僅一作曲家，其研究鳥類學獲名，乃苦學所出，宜乎成此差異矣。

第七章 沿密雪西比河之探險

當奧氏之經商於魯易士維來也，同業競爭激烈，漸覺不支，不得不速遷其貨物於哈特松維來，在遷眷以前，乃送妻子於法脫倫福脫之父親故居，計別居者約半年耳。奧寶邦與其同夥勞雪攜所剩貨物，沿俄海俄河而下，行程凡百二十哩，始達目的地。既抵埠，見人煙稀疏，所需要者大半爲粗陋物品。商賈驅之以漁獵爲生。

奧氏雇一店員，兼理及膳食諸事，而勞雪則專心營業交易，頗獲厚利，徒以所得無幾，不得不再作他計。故決定將貨物再遷於密雪西比河畔之聖其乃維佛（*St. Genevieve*）商埠，俟營業固定以前，奧氏夫人暫居於鄰居之拜根博士宅中。沿途景象，奧氏亦有詳細之記述。

魏斯克酒三百筒，乾貨若干種以及火藥之類，裝入一平底船，既畢，余遂與同夥及雇員出發，其時正適風雪交加，船爲新下水者，故堅固清潔，船頭有一小室，內有一長櫓爲細長樹木之軀幹所造，

長可六呎，其一端造成海豚之翅狀，用以助船之駕駛，船頭有四櫓，分列兩旁，順流時每時可行五哩。風雪連綿，旋即地面已成銀世界，是夜景色至為慘淡，及天明而船已正對苟盤倫（Cumberland）河之河口。鄰近湖沼悉已封鎖，數千水禽飛至河畔而求隱息之所，其寒冷已可想見。余等繼續前行，且以向鳥羣射擊為樂。

第三日入克希（Cash）河，為一小川，但水深而有良港。余在此遇台蒙（Denun）伯爵，彼亦乘同樣之艇而赴聖其乃維佛者。旋知密雪西比河已被覆堅厚之流冰，足以危及余舟之安全，實不能再逆流而上。

克希河冰甚滿，野鳥羣集，而魚亦富有。旁有大無花果樹，及若干落葉之樹枝，投影河中，成為小鸚鵡之最優美安憩地，夜間乃常集於樹幹之凹窿穴中棲息。孝尼（Shawnee）族之印第安人約有五十餘家，張幕居於是間，蓋以森林稠密，鹿熊狐狸之類均喜集於此，實為一狩獵之最適場所也。

勞雪之唯一渴望，莫如早抵目的地，可以開始營業，既見旅程被阻，心殊惱悶。彼遇此災難，獨坐寡言，而吾則正感謝得一機會，可以狩獵，反覺愉快莫名。

奧氏在克希河而至密雪西比之危險旅行，記述尤爲生動，節錄其要點於下：

到克希河之次晨，余正眺望是日之氣候如何，遙聞黑人天幕中忽有所舉動，繼則發見有一獨木舟載黑婦十餘人及十餘勇士，正將赴推尼司（Tennessee）。又聞對面有一大湖，每晨必有大羣之鵝棲息於此，遂請懇准余參加彼輩之出狩。余坐於獨木舟之舷上，攜槍械，並帶酒數瓶，不出數分鐘而羣槳齊動，船行如箭，向對岸前進，最奇者，則操槳之士，盡屬纖纖婦人，但勇士則橫臥舟中不動，此事乃使余深感奇趣。既抵岸，婦人先將舟繫妥，乃登岸覓乾果，而男子則偃偻前行至湖中。湖岸灣泥滿布，棉樹叢生，其繁密不可容身，行數步，必須側身而過，更可異者，則棉樹數行之後，必有小潭，若非跳躍越過，則必游泳向前，此二者若不慎，則有斷臂或沈溺之虞。

迨湖心一入眼界，則見鵝羣以百數，遙望乃如白雪，或以黑嘴入水中，或以一翼出海面，或靜浮於水面。依黑人之獵法，分爲數隊，由湖之各方面近之。及先鋒將近時，數千肥大之鵝羣似已被驚醒，而羣向對方飛遁，獵人預伏於對方之樹林後面，以一隊向之射擊，鵝羣乃高飛而逃往對方一隊之近距離內，於是彼等又行射擊，余見水面滿浮此禽，鳥背下臥，鳥腳上舉，而其頭則伸於水面之下。狩

獵畢，共得美鳥五十餘，其皮輸至歐洲供婦人裝飾品之用。尙有野鳧無數，但無人注意及之，迨螺笛高鳴，而獵婦曳舟歸，並集獵物，緊縛於船旁，日色未落，已回幕地。余常聞英國之狩獵家，徘徊一日，耗藥無數，而僅得一山鷄，已喜出望外，若彼輩至此鵝湖，不知將作何感想矣。

俄而舉火，黑人治胡桃羹及熊肉以饗客。餐畢，獵人伸足向火酣睡以達旦。獵婦則剝烏皮，余亦倦而酣臥。

翌晨睡醒，散步於天幕間，見獵婦已在夜間將烏皮剝竣，更見一部分獵婦正在從事鹿皮之硝磺。彼輩於二樹之間，用籐製成搖牀，然後將嬰兒放於牀中，緩緩搖擺，有時則哺之以乳，其狀頗暇豫焉。

黑人之從事狩獵，原非爲一種偶然之事，蓋彼輩甚少從事他業，故狩獵亦正爲正當事業，而富於趣味者也。余被三獵人邀往共同獵熊，一軀幹高大而體力堅強者謂余曰，彼已發見一巨獸，願向前力撲之，而余等四人則靜觀其身手。彼謂離幕營半哩處已設陷穽，余等前行經蔗叢，見腐木滿地，該處卽謂爲熊之出現地。余見彼兩目炯炯發光，狀至欣悅，遂去其肩上所披之氈，兩臂堅強具有豐

富肌肉，然後由腰帶中取出小刃，閃閃作光，並誇示其樂於撲鬪。彼勸余登樹上小枝，以熊不能攀登其上，但在大幹，則能與松樹同易上昇也。二人立於入口，而此勇士則挺身深入，羣獸靜少時，待其復出，則熊已死。余乃由樹躍下。獵人切一籐，圍於一粗樹幹，然後以一端繫獸，合力曳之出，余不能不敬其神勇也。

如是以後，余見黑人之勇事甚多，由此可以證明彼輩之英勇。在英、美、白人之狩獵家，若有所獲，欣然回里，互相談論誇示至數星期之久，但彼輩僅認爲常事，既去獸皮，以肉爲數塊，懸於樹上，則又往出獵矣。余不能久隨狩獵，遂與一印第安人相伴而回幕營，彼在途中爲余去荆棘，並護送二獵婦攜鹿肉鹿皮歸於幕營焉。

最後乾果均已搜盡，鳥獸等亦漸減少，獵人不復再常出外工作，乃捆行裝，撤屋幕，一一載於獨木舟沿密雪西比河，划船而下，以赴亞甘薩斯 (Arkansas) 之小草原也。

彼輩既啓程，白人乃更覺孤寂，我親愛之同夥求余繞道往探河中之冰是否尙堅結，以妨我等之航行。因此余偕二水手，徑赴密雪西比。當時天色黯淡，覆冰奇厚，余等遂前進，至是到奇拉特岬

(Cape Girardian)之河岸，遂高呼對岸之人，有一顏色赭黃之人前來，其人名勞梅(Loube)，彼自稱係魯雪愛那之西班牙市長之子，善於內河駕駛，彼有水手六人，願與余等四人相伴，而使余等之船前行。交涉既妥，遂將其獨木舟曳於林中，乃同由克希河而去。是夜用樹皮製繩索，削木爲槳，頗爲忙碌，翌晨始相率離去，得再泛舟於大河，同人莫不喜躍。下行至俄海俄河口，此實一良港，余夥以爲難關已過，孰知一轉首間，而密雪西比河急流沖來，每小時流三哩，並有巨冰成塊相逐而至，航程又阻，余夥四顧愕然。駕駛之人，命余等將繩索投岸，每人均登岸負繩索拖船而行，船中僅留一人司舵，是日拖舟及貨物前行不過七哩。但余在曳船前行時，仍注意於森林及地面，冀獲見鳥類或貝類。及夜張幕營，宿於岸上，舉火治餐，除一人巡邏外，餘則休息，無不酣睡，如在苦役之後。余則睡後矇矓，似仍睡於我父之家中。次日余起特早，而在日出前二小時，已喚醒同夥起，乃再曳船前行，每小時可行一哩。船本備帆，但是日風在帆前，故祇行十哩。余等是晚仍舉火而睡，一如往日，再經同樣之苦役者二日，見天色漸惡，駕駛者遂命我輩入泰滑派推(Tavapate)之底部大彎曲，以避奇寒。余夥遇此不幸事故，失意無聊，乃非筆墨所可形容。終日以氈覆全體沈睡，藉以消磨時日，僅在食餐時一露

面目，如與松鼠之冬期潛伏而以其尾覆於鼻端之情況相若也。在二十哩以內，無一白人之住宅，又不能渡河至彼岸，於是乃伐樹木以造防寒幕營。在余則又得一新天地，每冒寒深入森林，得與土人之部落敘談甚熟，且又常至鄰近之湖沼焉。

印第安人之熱心發見白人之幕營，正與其尋覓死動物相同，故不久余即於森林中遇多數印第安人，其後愈來愈多，未及一週，而環立於我人之四周者，已不可勝數，大都爲奧薩其司（Ossages）及孝尼（Shawnee）族。前者體格健美，舉止高尚，故高出於各族之上，彼等僅以捕巨獸爲目的，而留於田野之少數麋鹿水牛，亦常獲之。後者與白人較接近，人亦卑劣，每以獵取袋鼠及火雞爲生。所謂奧薩其司族者爲余所初聞，故常至其住所，研究其性格與習性，但相處頗難親暱。彼等既不懂法語，而英語亦僅能操數語，惟觀其行止，知非卑劣民族。余作畫時，羣喜趨前圍觀，中有一人，面塗紅粉，余注視之，彼竟驚極啼哭，旋又啞然大笑。彼等抗禦嚴寒之力，勝於孝尼族，其弓射諸術，似亦有特長。

余常棄骨於幕營周圍，引狼逼近，給我輩以捕狼之機會。如是者凡六星期，亦頗愉快。余在研究野鹿、熊、狐狸、火雞以及其他動物習性之外，更在火旁，每日作繪畫少許。美國森林中幕帳之煙火，其

偉大，實非身歷其境者所能想像。試思以徑達三呎高可六丈之槐樹四五枝，切斷而分裂之，去其枝條，築成十呎高之架，再在其頂上燃叢林與乾葉，人即息於煙幕之下，其景象爲何如哉。

迨麵包告罄，以野火雞之胸肉代之，並以熊脂代牛油，每日以袋鼠及熊肉充饑，致使胃腸爲之一變。余旋決意與我之雇員稱包勃（Bob）者赴最近之商場，俾設法購集玉蜀黍粉。途次見鹿一羣，射得其一，更以木標識其地，繼續前行，直至薄暮，未見河川，忽見有土人路徑，仍係直趨大河者，遂沿此路徑前行，息於是朝所棄之幕營。同伴發見我輩未攜乾糧，又無肉類在行囊中，自歎愚憨，舟人大笑，而土人則正合唱融融，不得已以冷狸肉充饑，遂用牛皮爲被而睡。次日復出覓糧食，直趨河灣，並無火雞羣及鹿羣相擾，及轉灣望見奇拉特峯，時已近暮。河中流冰湍急，高呼無應，蓋無船敢跨此河。河畔有一廢朽木屋，是夜遂宿於此，舉小火，並食乾熊肉少許，乃酣然而臥。

余至此生活已迥異尋常，是夜將余所經過，記實載於日記，至是尙憶及是晚余獲得如何烘烤草雞之知識，而爲歷來所未有者。翌晨天色清晴寒凍，樹枝咸覆冰雪，當太陽初昇，反映如寶石，野火雞似爲強光所感，故余等近身亦不閃避。不久望見一小舟，冲向流冰中越過，由舟中船客，得麥粉一

筒，玉蜀黍粉數包，麵包若干條，但已佇望一日矣。將麥粉曳至適當之地，復以豆粉掛樹上，麵包穿於槍筒，遂回幕營，時已午夜之後。次晨四人攜斧出外造雪車，乃以食糧經雪地曳回幕營。

河水繼續高漲，忽又告退，是以我等又將遭受困難矣。蓋河水一落，冰塊必固結於河岸，乃不得不將船中之貨物卸畢。然後斷一大樹，緊縛於河岸使船再繫於樹幹，以防冰之擊破船體。我人至是已入於避寒狀態，進既不能，乃退而羣思娛樂，以消此無聊之歲月。黑人製籐籃，包勃君奏提琴，余則以笛伴奏，各人依曲跳舞，黑婦圍觀而笑，獵人則頻吸其大煙筒，不亞於黑人，余亦不以此種生活爲懊惱。

終日時光易逝，忽又有一絕大之變故，起於倉卒之間，使我人大受威嚇。蓋以冰凍初開，我船已有受流冰闖破之虞，即不然而冰之擊力，亦足以陷此舟而有餘。夢中驚醒，急奔馳河岸，一若受土番之襲擊然，而冰已在崩潰中，其勢甚急，且以俄海俄河水泛濫，冲入克希河中，河水驟見暴漲，劇烈相撞，致使固結之冰塊，碎爲各個之大塊，忽焉聳立各處，忽焉隨水沈下，其聲震天，宛如受傷鯨魚作最後掙扎，猛躍水面，旋又下沈。當晚天氣本已清晴，忽又轉溼發風，尤爲驚異。水由冰裂中噴出，前途殊

堪憂慮。迨至天明，驚奇可怖之景象，一一開展於眼前，水流湍急，冰塊悉已碎成小塊，幾無一寸之水，不含冰質，而無寸尺之水，可以行船。我等之船已臨大難，前所以阻冰之大木，已被流冰擊成碎小片，正向船體撞擊，曳船已不可能，但我船之領導者，則命各人將縛於船旁之大籐束沈入船底，籐束未被冰塊所裂，而船已擱淺籐束上矣。當日視此種景象時，俄聞巨聲一響，似爲一哩外已有冰塊炸裂矣。此時密雪西比河之水流已被沖入俄海俄河，不及四小時，已見全河之冰完全粉碎矣。

是年冬季，結冰特厚，水流稍緩，嚮導人遂謂可以冒險前行矣。乃將貨物再裝回船中，以幕營贈土人，互道珍重握別，土人皆依依難捨，其情不啻骨肉。此種航行，最屬危險，舟沿冰隙經過，其行至緩，而冰塊常高出頭面，苟遇有突然融落，必致人舟同覆，卒幸平安無恙，遂安抵此著名之山峯。

惟該村極小，無可作商賈之市場，決再前進至聖其乃維佛，遂又沿兩岸冰塊中而行，數日抵一大塔，河中嶙峋之石特夥，航程亦易滋危險。余等用所備之撐桿，經極大困難始終安然渡過。在此花崗石之著名塔附近，余最初發見一種大鷹，後卽以可尊敬之華盛頓將軍之名名之。此時天氣晴朗多日，不久抵聖其乃維佛，發見有望之市場。所攜魏斯克酒尤受歡迎，每加倫二角五分者，可值二圓。

聖其乃維佛，當時爲法國古城，在聖路易下游二十哩，其城市頗齷齪狹隘，故余在是城尤不及在前此之泰滑派推之愉快。比在該地遇及來魏斯（Lewis）及克拉克（Clark）同赴洛幾山之法人，彼等方由山歸來，告以旅行中之種種境遇，亦殊有興趣。

第八章 赴哈特松維來途中遇險

奧竇邦住聖其乃維佛不久，即發見該地不適於居住。居民大都爲低級之法國系加拿大人，與彼輩爲伴，雖有若干同國之誼，頗不愜意。遂決心退回哈特松維來而作家庭團圓之樂，適勞雪已在聖其乃維佛結婚，乃以營業所得之溢利，轉讓於勞雪，自購馬一匹，乃與同夥及聖其乃維佛之社會告別。在行程中，奧氏遇及可怖之冒險，而其生命亦幸於剎那中逃過。關於此段之逸事，奧氏自記於下。

當余由密雪西比河上游回時，必須經一廣大之草原，爲美國該區中之特殊地方。該地氣候清爽，花木滿地，如入自然界中神仙之境。余所攜帶之行李與同伴，祇負囊槍及獵犬而已，行程極緩，而花草之鮮美，以及水邊小鹿之跳躍，在在足以引余之注目，其平和景象，無一足以使我有危險之感。覺者。旅程甚久，及乎夕陽沒入水平線下，余尙未見人影及樹林。余本沿黑人之舊徑而行，天色既暮，

急欲獲一歸宿之所。夜雁飛翔於余之頭頂與周圍，蓋所以被其所食之甲蟲翅聲吸引而來。遙聞狐吠，乃獲一線希望，可以立近某種森林地。果然，同時有一燈光觸於吾目，遂向此行，以爲必爲游獵之黑人幕營，近之始知余之推想全非。實一小木屋，並見一瘦長人影，來往於屋與余之中間，一若忙於處理家務者。余既抵其地，叩門而入，見瘦長者乃爲一婦人，詢以能否許以投宿一宵。彼曰可，其聲粗暴，而服裝亦毫不檢束。入門取一小橈，面火而坐，忽見一體格美麗之黑人青年，以兩手棒頭，而以肘置膝上，有一長弓橫於近身之牆壁，更有若干矢與二三狸皮則放於腳旁。彼靜坐不動，並顯然無呼吸。依黑人之習慣，凡有不識之白人相近，本不加关注，余則用法語語之，因其鄰近諸族中亦非全不諳法語也。彼起而以指示一眼，再示以他眼相比較，其面染有血跡，實因一小時之前，彼以一矢由樹上射擊野狸，不幸矢脫弓弦，用力向後跳出，遂傷一眼，永不能治。余既感饑餓，遂詢該婦可否供給食物少許。旋見其既無牀鋪，祇一隅堆有多數鉅大未醃之熊及水牛。余由袋中取錶視之，告以爲時已遲，體殊倦困，彼見錶頓覺余之富有，遂謂彼有多量之鹿肉及乾水牛肉，更在樹葉下藏有饌點，但余錶已引起其好奇之心，故彼請再飽一眼以滿其慾。余自頸取下錶鍊以贈之，婦狂喜，稱美者再，然後

詢其價值，加鍊於頸，並謂苟獲此錶，其樂何如。余既倦不可耐，惟枯坐未加注意於婦作何語，後彼以熊肉喂我犬，而已亦大啖之。黑婦復離坐而立，狀似有感，在余面前徘徊者再，一次以足觸余甚劇痛，幾使余發怒。余目注視，彼亦回視，狀頗兇惡，不禁啞然。婦復坐，由污穢之刀鞘中拔出廚刀，檢其刃鋒，復隱藏之，一若防余之懷疑者。繼又取煙斗實以煙草，時時以有意之目光瞥余。余已覺有危險之及身，亦以目反視之，而鎮定自若，意以縱使有敵，然區區此婦，殊不足懼也。余向婦索回錶收藏之，乃攜槍出門外，預察明日之氣候，復以各槍筒實子彈，碎火石，易新藥，仍回小舍，取熊皮數張爲褥，喚忠實之狗臥於身旁，並以槍密貼於側，旋即倦睡入夢。俄頃有聲入耳，由余之眼角窺見有強壯之青年闖入，扛一已死之牡鹿，卸負畢，索取魏斯克酒，徑取狂飲，見余及受傷土人，詢余爲誰，又及該童爲何而居此。婦似欲告以余之錶事，囑其勿作高聲，乃延至室隅，喁喁而談，從其語音，知有異想。余用手輕撫犬背，犬頻搖其尾，兩目灼灼，注射於余面及室隅之三僮，蓋彼亦已感余所處之境遇危險。土人復最後向余一瞥。

土人暴食狂飲，余早知其已失戰鬥力，而土婦時傾魏斯克瓶於其醜惡之口，余亦冀彼酩酊大

醉，至同一程度。當余發見此魅魍以大砍刀磨磚時，其驚惶當可想見。余見其灌水於磨磚之上，注視其處理危險器具之工作，雖決心抗拒到底，但不禁全身冷汗如雨。彼儉磨刀訖，似已酒醉，倒於青年之前曰：『此處是我所欲處決者，童子乎！殺之再取其錶！』

余聞聲即轉向內側，靜扳槍機，撫忠犬，準備起立以擊欲謀余命者。危機固立至，神明苟不使余事前有備，或是夜已爲余與世長辭之時矣。準備畢，而兇婦已躡足而前，度其狀，似待二子之對付另一人者。余欲起數次，擬立即射之，但此媪尙無需以此罰之。忽門啓，有二過路客入，余躍出歡迎，並告客於此刻來，實助己不淺。交談未久，即執醉男縛之，暴媪雖呼號抵抗，卒亦就擒。而另一土人則歡樂跳躍，並作手勢告我，謂彼若不因眼疾，彼將觀我等之動作矣。二過路客更告我曰，彼等曾經同一之境遇。至天明，天色晴朗，遂執行囚人之罰。彼尙酩酊未醒，其足未加拷而兩手仍固縛。余等使其行至無路徑之叢林中，焚其舍宅，乃以皮肉等物給土人青年，余乃向商埠，欣然前行。

當此事發生時代，美國西部有所謂治理法 (Regulator Law)，爲一種最高刑法，凡野蠻人及流氓之徒，侵犯領土之邊境者。其犯重罪者，均課以流刑。治理法爲美國居民團體所立之法規，而與

自治委員會有關係，具自動執行之機能，凡犯人有輕視或逃避該國之法律者，執法員有審判執法之權，因此執法員之名，在美國西部僻地，聞之生懼。奧寶邦曾述及一著名之盜名馬松者，屢擾密雪西比之狼島，又與河道之羣盜相結合，出沒無常。彼曾劫滿載貨物之駁船，或盜取馬匹，以爲法律無從處罰之。適有執法員一隊溯河而上，但未瞥見。後有一執法員以槍射擊之，此執法員復在森林中遇此盜，未被所疑，但隨後追跡其行蹤。馬松一入山谷，卽以馬繫樹旁，自隱樹穴中休息，執法員急求援於近處，偕多數人馬同往圍剿，馬松卒被擊斃，梟首示衆。執法員之對犯人執處刑罰，本尙寬大，惟奧氏所述者，殆爲一罪惡較重者也。

一八一二年十一月，奧氏回至哈特松維來未久，次子約翰和特好司（John Woodhouse）初生，約翰與其兄維克多（Victor），實有伴其父從事狩獵之運命，嗣後其父之採集及繪畫之成功，二人實於物質上有極大之幫助。

當奧氏回哈特松維來後數週，肯塔基洲之西部及密雪西比河兩岸一帶，因劇烈地震，損失甚鉅。博物家此時正騎於馬背，忽聞鉅聲隆隆，以爲遠地之劇烈颶風，遂加鞭疾行，欲竭力速尋避風之

所。但馬之預知所起爲何事，較余爲明確，舉足遲滯謹慎，如履薄冰。繼忽見其呻吟至慘，乃下騎牽引之，伸頭展肢，豎立甚穩，一若勉持不倒，惟氣息喘喘。余思此馬勢將不保，若再騎片刻，將由馬背下墜。在此頃刻之間，草木盡拔，地面昇降作波，宛如湖中激蕩之水，余遂知必屬地震之結果矣。此種情況爲余曩所未見，但關於地震之記述，固早已知之稔熟，獨記載與實際相較，大相逕庭耳。試思當時余正坐於馬背，身受振盪，宛如嬰孩之在搖牀，危險殆已迫在眼前，其感覺爲何如哉！尙幸可怖之震動，不數分鐘卽止，天色漸復清明，吾馬回復原有姿態，昂然直前，矮捷宛若遊龍。余當時又顧慮我家族，蓋以余家離我現在所停留者祇數哩，恐其所受震盪較余所目覩者更烈。遂加鞭疾進，而馬之急於回家，亦正與余不相上下。所幸家園無恙，而其程度亦不較余本身所受者爲劇。自是以後，日夜輒有震動，繼續至數週，惟漸次衰弱，最後則僅地之顛動而已。最可奇者，此後成爲習慣，反以人之恐懼爲樂。惟有一次之小震，適起於余赴友家時，當時正爲參與婚禮，而享西部鄉村僻壤之風味者，余實不能忘焉。當婚禮旣成，宴會亦畢，簫歌狂舞至夜深人靜，羣倦極而臥。所居者爲一大木屋，結構堅實。屋主爲一醫生，故其四隅陳列桌圭刀刃及其他解剖器械，惟藥品則排列於大小不同之瓶中。藥品在

數日前，已險被破壞，幸閉櫃門較早，得免於難。迨人聲寂靜，時近薄暮，忽有轟然巨聲，起於地震以前，使各客均由夢中驚醒，而滑稽之景象，隨即開展。無論老少，飽受木屋之搖撼聲，以爲立將破裂，奔出屋前之草地，此時月圓徐下，有時隱於雲霄，一若不願見地面之淒慘景象者。衆人雖彼此相遇於草地，不能辨識爲何人，因當時急於奔避，實近於裸體狀態也。地面動搖如風吹田禾，羣鳥飛出巢穴，徘徊不知所向。醫生憶及其藥品之危險，急趨室內，立於櫃前，以臂左右伸，一一推回倒下之瓶，而忘閉櫃門，致徒勞無功，在震動尙未停止之前，已盡失所用矣。震動終歸平靜，受驚婦孺，至是始憶及所穿均爲睡衣，急掩羞逃回室中。地震結果，他處損失尤甚，近於新馬獨立特（New Madrid）距離密雪西比不遠，地爲之裂，有一二小島，且完全陸沈，逃出之難民，均赴東岸逃避焉。

第九章 奧氏營業之挫折

奧氏居於哈特松維來，又與其誼弟在新奧倫開一新事業，用奧寶邦公司之名，在此投資。奧氏運用其整個資產爲之。但事業開始，仍赴肯塔基狩獵，而對於其事業並不注力。故不久因事業失敗，資產悉付東流。奧父適於是時病故，但因某種不幸，直經一年後始得正式通知。奧氏得消息後，赴費拉台城，領取其遺產未果。其父更有產業遺留於法之拉苟皮推來 (La Gudiviere) 並有款一萬七千元美金存於佛其尼商人李去蒙特 (Richmond) 處。但奧氏並未實行接收在法之遺產，直至二年後，其子長大，始遣其一回法，以正式移贈於其姊洛薩 (Rosa)。至於商人之存款，必須得正式證明爲船長奧寶邦之子，方可領取，但在證明之前，商人已逝，此款亦遂未獲分文。奧氏自費拉台城回哈特松維來，顧慮前程，急思努力準備，集金數百元，在魯易司維來辦貨若干，回至哈特松維來營業。途次遇陶來獨 (Toloto) 將軍，召集義勇軍赴南美，擬以陸軍副官之職畀之，但未成行，而營業漸有起

色，乃購地若干，木屋一座，更有黑奴一家，似頗安適。一日以反對某種商業上之處置，有一暴徒用粗桿擊之，而奧氏則適患手疾，遂拔刀還砍，暴徒請其同夥報復，幸助奧氏者衆，卒未演成慘劇。奧氏之商業尙未大成，而以前之同夥復至，加入營業，不幸之事又起。同夥勸奧氏創立蒸氣粉廠於哈特松維來，其實該處絕不適於此業者。英人名湯麥司比斯 (Thomas Pease) 者，亦爲股東之一，以損失於此種謬妄之事業，故與奧氏不言而別。爲挽回頹勢起見，乃實行增加股東。與此相連絡者有亞潘生 (Apperson) 在孝尼城，哈立孫在英第那之文雪乃司，而奧氏之舊雇員包勃氏則於密雪西比河岸，各創粉廠。但各廠對哈特松維來廠均從未加以援助，故祇依靠逐年增加股東以維持之。最後則該廠倒閉。尙有一輪船，亦因營業不振而售去。此後奧氏經濟日絀，瀕於破產，遂攜病妻及槍犬繪畫而離是地。但奧氏並不以前途爲悲觀，家族抵魯易司維來，親友咸來歡迎，奧氏遂不得不思謀生之術。施展其丹青之技，以繪相爲業，始獲潤資甚廉，旣而遐邇聞名，爭相聘求，日無暇時。彼與眷屬同居，而其畫筆則遠達肯塔基，是以又得旅行之樂矣。奧氏尤善於繪死人之遺容，故有一次牧師發掘其子，而使其繪屍體之容像。更有一日，有一住民在午夜由遠處來，求奧氏爲其母親臨終前留一遺影，

其畫名之盛，可以推想。奧氏果允其請，遂偕農人馳赴鄉間，而在燈火下作一描寫，其藝術之超倫，直可與倫勃冷特脫（Rembrandt）分庭抗禮矣。奧氏之繪事既一再成功，故照相畫成爲其一種新生活。旋受星西那底（Cincinnati）博物館之聘爲技師，而對於裝置鳥類標本，更備受一般人士之稱揚。復在該地設畫院課徒，以冀助其家計，如是者數年，直至各徒均能自立而止。博物館工作畢，復從事肖像畫，蓋此種工作爲其天才所能勝任愉快者。或求助於曾受恩惠之老友，則不特未獲報答，且答以不願對於有漫游習慣者，作任何之推薦。除此以外，奧氏對於發見之天才，屢受批評，彼固一堅決之旅行家，但一入社交社會，則不得不顯露其弱點矣。

第十章 佛其尼亞之射技比賽

當奧氏旅居於肯塔基時，終日以逡巡僻野，搜求博物標本爲能事。其旅行中所發生之興趣事件，爲數殊多，而有若干均曾作詳細記載焉。槍獵所得，每供餐嚼，舉凡火雞鹿熊之類，隨時有充分供給，依心所欲，而烹調之。一日有一平底小艇抵岸，載大漢十餘人，均攜眷行，自稱爲美國人，求治伐木工作。奧氏見其船中載有小麥大麥之類，且見均爲善類，乃允所請，使其砍伐新購政府森林千二百英畝之材木。伐木人曳船近岸，卽攜眷開始造幕於岸旁，而以林中之野味，製膳作餐。次晨奧氏與廠中工人，巡視其幕，見其外表尙佳，遂訂約雇之。開工後，工作頗有訓練，砍樹亦悉依專門方式。每日及每週約定所砍樹枝，亦能安然運出，無怪奧氏深爲滿意，不虞有他，廠中雇員亦甚愉快。主人又爲酬勞起見，時以種種狩物野味及食糧贈之。忽一日忘給每日所習以爲常之饋贈，奧氏親赴幕中，見工人悉已逃散，並盜牛及該地可以通行之一切財物。急與廠中人員沿河追之，賊已遠遁。沿密雪西比

遠去，鴻飛冥冥，弋獲不及，惟有一人則稍後，乃爲奧氏所見。奧氏附密雪西比河輪，見一獵人用木舟由岸渡河至輪次，既登輪，始知其爲逃賊之一，賊恐被擒，躍入河中，泅至對岸，旋復踪跡杳然，後此亦未見斯人。

關於肯塔基之狩獵，奧氏曾稱之爲東部各洲之旅行家最適於行獵之區。居民常棄其家室於山麓，攜車、畜、家具等並僱僕役向西流浪。夜則露宿於原始森林中之曠野，其地可獵之獸物尤夥。移民既來，土人亦聞風遷避。若取途於水程，運輸家族與行李更易，先造大船，停泊俄海俄上游之支流，再以長四十至五十呎之船沿河而下。而車身車輪等，則分置於船頂及船側。棲息於此種流動旅舍，時有危險之慮，凡土人槍械火力之所及，卽有受生命威脅之可能，然船日夜經過於叢林之下，仍無時不在計算其如何以高價出售其牲畜。奧氏又記述當時一種在佛其尼亞所流行之射技術比賽之奇特方法。各人依時聚集，所博者不過少許之金錢，懸靶於樹，靶之中央，插入三分之二之釘。比賽者選定適當距離，各以洗刷槍筒畢，裝彈加藥，卽擎槍向靶描準發射，射擊於釘旁者，尙非上乘，使釘彎曲者亦平平，而彈適中於釘頭者，始稱絕技。射凡三次，中靶居多。如六人與試，則各以先中二釘以

上爲合格。凡能中靶者，則再復試而以選出最優等之二人爲比賽，決最後之勝利。比賽既畢，遂均回於一屋，敘談一二小時，乃再約期而別。

奧氏在弗冷克福脫 (Frankfort) 得見著名達尼爾旁恩 (Booth) 氏所謂捕樹中松鼠，換言之，卽由樹皮中以獲松鼠之方法。奧氏與旁恩氏沿肯塔基河之山麓而行，既抵一平原，黑胡桃、奧克、美國胡桃甚夥，是年松樹特多，各樹均有松鼠上下竄躍。旁恩氏爲一體格壯健之人，穿戎衣，裸足而以草鞋裹足，攜一長而重之毛瑟槍。據彼所述，此器已足以示其技術，希望此次亦能成功如往日。俄而拂槍裝彈既畢，卽立於該處，準備射擊，此處松鼠之多，使余等無需前行尋覓也。旁恩以所見一鼠示余，離余等約五十步，伏於一樹枝者，囑余認定彈丸應入之點，徐舉槍桿，至槍口與擬射之點成一直線。機鍵一扣，彈丸直中鼠下之樹幹，碎爲小片，鼠亦高拋空中而死，一若風吹而上者。其技術之精，誠堪欽佩。

至於用槍以射擊蠟燭之燭心，當余在格林河畔時乃首次見之，該地離往日余曾游歷之大鴿巢不遠。某一黑夜聞槍聲數響，知其爲毛瑟槍之聲，乃赴尋槍聲出處，以探其原因，及抵該地，有身體

高大者十餘人，笑面相迎，告以試驗其能否在黑夜中用火炬辨別鹿狼之兩眼反射光線，而加以射擊。距五十步之處，立一星星之燭火，在黑暗中火光暗弱，非注神凝視，不易辨準，離燭數碼，一人司檢視射擊之結果，兼管火熄復燃，及射落時更換新燭諸事。各人輪流射之，有全未擊中燭體或燭心者，內有一人，技術最精，試驗七次，三次均中燭心，其餘亦能橫斷蠟燭，而離燃點極近，如此準確，真神乎其技矣。

第十一章 肯塔基之獵狸

奧氏居肯塔基時，曾屢獲參加美國七月四日之大祭，奧氏稱之爲肯塔基大祭。爲一比亞拉克司 (Beargrass) 河上所舉行之一種最熱鬧祭典，當地居民，無論男女老幼，咸集助慶。祭典舉行於河畔之森林曠地，均駕車滿載鄉間所有之果品，葡萄酒以及老蒙龍加許拉 (Old Monongahela) 威斯格酒等。會衆既集，乃燃火於藥線，而用鐵圈圍成之木製大礮，鳴礮爲禮，旋即有種種主要人物，相繼演說，禮畢遂以所備豐滿佳物，歡宴暢飲，最後則音樂大作，笙歌宴舞，直至酒闌燈熄，始於星光月影下，駕騎而歸。

林中有一種楓糖棚，爲奧氏散步林中時最愉快之休息所。當天色驟黑，遠在孤寂之森林中，糖棚景象，亦極荒涼，僅依犬吠與製糖人之喧嘩雜聲，始知其所在。樹杆作薪舉火，上盛糖釜，其火甚熾，景色奇特。火之四周，圍石若干，釜卽置於石面，有婦人若干相輪管理其釜，而男子則於割傷楓幹，插

入竹管，藉以流出樹汁，再流入黃楊木所成之瓶中而送入樹汁槽。如此凡十加侖之汁可製成精細之糖一磅。此種楓糖，當時在肯塔基，在貨少季節，亦能售價至數角。

獵狸亦爲奧氏消遣之一種，故彼有關於此種狩獵之多數記錄。彼曾記載赴農家住宅及其對於獵狸之準備，當時西部軍用品之價值甚昂，故奧氏欲以斧代槍。彼以大堆之木橫於火面，用火炙薯，準備畢，乃開始出獵。當奧氏取斧由木片造成之一室而出，見是夜天色清朗，是以決定出獵。彼先檢視槍筒燧石，再以羽毛，插入火門中，攜子彈火藥角並有鞘之刃，其下身復穿一狹布袴，彼由袋中取出子彈，用口齒咬取火藥角之栓，一手握彈，一手傾火藥於彈面，使其適遮蓋彈丸爲度，乃以角舉至近口，復蓋以火藥角之栓。收拾完竣，以火藥及彈丸投入槍筒。用油塗槍機，藥線等各件齊備，一僕役舉火炬爲前導，奧氏等則隨於其後。一獵人曰：「請緊隨余後，地上滿堆木材，且有葡萄枝跨垂於各地。陶倍爾將火高舉，俾各人能見溝渠。請君等一試爾槍！但正如克拉克將軍所常言，不向此而向彼。蓋如此君等始知現再無危險矣，無需懼蛇，彼既橫臥不動，余將受其阻礙，但獵狗已去其一。陶倍爾！何勿向右轉？速向前進，並給我等火光。此爲何物！誰立於此？噢！原來爲汝！汝豈與余等爲戲耶。現速隨

於余後，不然將……」其實是輩僕役慣於作暗行，故從小路而向獵狗之前。獵狗是時已驚醒地面之狸，尾追之直至擊其頭部爲止。獵人乃命僕速覓之，羣狗以鼻觸地行，追搜甚急，童曰「主人！彼等已過河。」是以羣衆悉前行，而抵一樹所覆之廣原。此時見狸正游於一水沼中，火炬之閃光使此動物恐懼無已。皮毛戰慄聳立，其尾亦較平時擴大，眼光灼灼如閃玉，以暴露之顎，偵候狗至，似欲俟其相近，而立加咬噬者。彼震顛忙擾者數分鐘，水變混濁，皮毛已滿附水點，尾則浮於水面。呱呱之喉音，用以恐嚇其敵人，尤爲興奮。迨漸相接近，一犬攫其臀而曳之，但又迫而放縱使逸，另一犬則突擊其側，復咬其口，狸命因之告終。當被擊頭部後，陶倍告曰是又值美金半圓矣，彼固以毛皮爲業者也。羣犬旋又向林中覓狸，而吠聲劇烈。狩者遂以斧砍樹幹，而樹亦立斷，向地側傾，其極重之物質，在空中作巨嘯，最後則轟然倒至地下。余等見有三狸高在樹頂之上，中有一狸，較其餘更靈巧，當樹既倒，此狸乃發足急逃，其餘二狸則伏於樹枝間，旋即爲獵犬所逐，二犬嗅得其狡猾之一狸，追逐於後，獵人遂以槍擊中其頭，餘二狸則與犬經一瞬間之爭鬪，卒被就擒，獵人乃滿載而歸。

第十一章 拉菲乃司克氏之來訪

當奧氏住於肯塔基，有一奇科學家拉菲乃司克 (Rafinesque) 來訪，其人舉動奇異，服飾簡陋，使不尙修飾之奧氏，見之亦覺可笑。拉氏乘小船抵俄海俄河岸，卽肩荷植物一束而行，此種植物似爲乾苜蓿。彼突然向奧氏詢問博物學家奧氏之地址，迨奧氏告以所詢者，卽爲彼自己，繼乃接受其所交與之介紹函，函中謂介紹一奇妙之魚，爲歷來各書所未記載者。奧氏問魚何在，後始憬然而悟，不禁大笑。

奧氏導此貴客見其家族，並命僕役代攜行李，而客謂所攜者均已盡負在背上矣。乃次第解其乾草，又去其鞋，則見襪跟穿一大孔，彼忸怩力事掩匿，終以無可掩藏，始乃稱爲經長期之旅行，方呈此態。

拉菲乃司克之舉動習慣，既不整齊，復不清潔，彼似無需於沐浴之必要，卽更換衣服，亦拒絕之。

彼謂如此反覺舒適。其服裝尤使奧氏感覺興趣，寬長之黃布大衣，全身被植物汁所染污，較當日該地抹布更劣，穿於身上，宛如懸一大囊。背心同爲黃布，有袋甚多，下達緊縮之袴。鬚長如余在旅中之狀，而細弱之黑髮，則下垂達肩旁。前額廣闊而奇突，雖初學骨相學者，亦能知其富有強力之意志。所言均極精確，當其談話資料，轉移關於自然科學方面時，令人聽之，尤爲津津有味。彼請奧氏示所作之繪圖，尤盼一睹除鳥類以外關於其他所繪之植物。有一圖中之植物，彼頗懷疑，及聞該植物生長於鄰近地上，彼卽赴該地親視之焉。

余指出該植物之所在以示拉氏後，彼愉快不知所止，其舉動竟失自主，迨一採集後，乃歡躍數次，急擁余而告曰，是不獨爲一新種，實一新屬也。

彼卽記錄其必要之特點於簿上，此簿乃放於防水之夾中，經一日之博物學工作後，乃預備一床於屋頂室中以事休息。當屋內除余外均已熟睡時，忽聞樓上有大聲隆隆，余乃立即趕至樓上，啓門察視，爲之一驚，蓋余客手執余之弦琴柄正裸體奔跳，而弦琴已被彼向牆壁擊成粉碎。此蝙蝠恐爲飛翔於燭光周圍之昆蟲所吸引，而由窗口飛入者。余佇立少頃，彼仍繼續周圍跳躍不已，直至力

竭方止，乃囑余代其捕之，因彼認此物爲一新種故也。余雖知其並非新種，但仍代爲捕之，卒用廢去之傘獲之，得數匹。此事既竣，與拉氏道晚安而別，但室中已凌亂不堪入目，經彼細心整理布置之植物，已散布滿地矣。

彼見余對此事似有不懌之色，乃再三申述，謂俟蝙蝠之新種捕獲後，當再整理植物。拉氏急欲余引其往視蔗林，而蔗林在其近鄰頗不尠耳。蔗林乃甘蔗生長密接所成之區，其高約二十至三十呎，種植之密，使人體非用力不易通過。甘蔗之下，尙有纖細之雜草叢生，更有上攀植物，使吾人進行，更加阻礙，故非將甘蔗向後推撥，則無從前進。蔗林又爲各種動物潛居之所，每每行人過此，被熊豹蛇蝎所驚擾，時起不快之感。甘蔗有時着火，則積聚各節之水，往往爆發如子彈，在大火時，有此種爆發之連續發射，致使行人誤爲黑人放槍，而急謀逃遁。余決定偕余之同伴觀察一蔗林之全景，遂導往前行數里，始抵該鄉附近最完美足以代表之一林叢。初時尙能前進無礙，蓋余每經數株蔗莖，必先斷之，易於出入，但逐漸深入，困難次第增加，是以余等不得不偃偻而行。未幾至一橫倒之樹面，忽被阻礙不能前進，遂又繞道他行。正在叢林中，突見一熊猛向前進，拉氏大爲驚惶，急行奔遁，致躓於

蔗中不能起立，其姿態之滑稽，使余笑不可仰，而拉氏則似不以余之嘲笑爲然。俄而暴雨驟至，拉氏匆忙離去，仍從蔗林中蜿蜒匍匐而出。拉氏既離蔗林，疲勞與恐怖，即刻消失。伊之此行，頗不滿意，旋即不告而別，其後致余一函，申述謝意。

奧氏居肯塔基時，獲見著名一時之旁乃將軍（Colonel Boone）並數次偕往游獵，彼爲肯塔基之獵人，而爲多數探險家中之英雄也。某夜旁乃息於奧氏之樓上，歷述其游獵種種之經過，一次旁乃參加出獵，同行者均畏黑人，故彼在就寢之前，即將火熄滅。甫睡片刻，即有黑人數人擄彼而去，禁閉於黑人居所。彼處之泰然不加抵抗，亦不與言語。黑人搜其衣袋，得威斯克酒，轟飲至爛醉。旋有槍聲一響，彼黑人男子出外尋覓，僅留黑婦以守旁乃，而旁乃窺其不覺，轉身至火邊，將其縛身之繩索焚燒，復起立再以槐樹之尖割斷之。此種槐樹後在附近消滅，而常以旁乃氏槐稱之。數年以後，肯塔基有一工程師以槐樹爲測量之標點，而又有一關於界域之訴訟問題，亦由旁乃槐以決定之。在狩獵中旁氏曾指出此種之槐以示余，剝去樹皮即可見其齒刻。旁乃之體格與精力，爲奧氏所欽佩，而其勇敢及忠實，尤其餘事焉。

第十三章 新奧倫一帶之探險

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二日，奧氏離星西乃底，與一美國工程師甘敏（Cummins）氏同行，奉政府命其往測量密雪西比河者。由俄海俄船行十四日，始抵密雪西比，船中攜有科學儀器。奧氏未能收到在星西乃底時之欠款，是以大爲失望，一時竟有另覓新途徑以求職業之意。

由當時致亞甘薩斯市長之信件觀之，顯然奧氏已決意久留於密雪西比、亞拉巴姆（Alabama）及弗洛里達諸洲，以收集鳥類標本，然後至新奧倫洲，溯江河而上，經亞甘薩司，然後回其妻之住地。彼獲哈里遜（Harrison）將軍卽後來之哈里遜總統之推薦書，又得亨里克來（Henry Clay）之介紹函，故前途又有新希望。彼決意在回至星西乃底之前，必須繪百幅之鳥圖，後果如願以償。

據奧氏旅行記述所載，在十二月中一清爽而帶寒冷之早晨，余抵那起志（Natchez），見沿堤

貨船列成一行，滿載西部之產物，人極擁擠，故市場似極繁榮。攀至危岩，該城即建立於岩上者。余見一羣之兀鷹貼近地面而飛，展其龐大之翼，以掠覓食物。高大之松與低小之木蘭，並立於崖頂，而常青葉點綴其間，益增該處風景之美麗。余得見白頭鷺追逐捕魚之鷹，頗以爲樂，遠眺河水受日光之映照，閃閃作光，復使余心中起無限之快感。河之對岸遠方，見有隱約之原始森林，一若有一種不可言喻之神祕，印入余腦，余見上城之房屋，頗爲美麗，均爲花磚或木所建，余之親戚盤沙特（Bertrand）授余家信數封，乃由郵車送達於那起志者，余甚歡悅。城之人口約有三千，分爲上城與下城，下城大體爲沿岸之平底船，由船民改建爲小居室。種植人之屋宇則在上城，均甚華美舒適，惟教堂之建築，似在此種美麗景色中稍爲遜色。余見多數之棕鳥及京燕捕蠅鳥等，羣集於防冬區中甚爲安適。老西班牙之礮臺，仍存其古蹟。有人告余謂當時有無數屋宇，因岸傾而倒於河中。在那起志，余頗以觀察白頭鷺攻擊兀鷹爲樂，彼先擊之下，而後就食於死馬。加南（Garnier）氏爲該處最大旅館之居停主人，與余甚友善，又與法國舊貴族之後裔加來（Carré）相識，加來告余以那起志之歷史，蓋彼曾於該城受西班牙法人及美人共居時，而經目睹其各種情況者。

與奧氏在那起志之旅居生活有關者，彼曾述一有興趣之逸事。有一友人，爲航海員，鞋底脫落，但無款足以修整或另行新購，奧氏亦愛莫能助，乃至一鞋店，說明其友需履一雙，惟惜無款以付值，倘店主願意，則當爲彼及其妻各繪一肖像以交換兩對之鞋。店主允其條件，遂立即於數小時中完成二像，二人乃得各易穿新履，與鞋店主告別而返。奧氏留居那起志稍久，卽偕友盤沙特向新奧倫而去。二人坐一貨船爲盤沙特所有，再由汽輪曳之。航行未久，奧氏發見其最珍貴之畫框遺失，一再搜索，憶及彼曾親攜至船埠，而交於僕役，殆忘記攜入貨船者也。將如何尋覓此貴重之畫框，經奧氏仔細之考慮，其後卒去函各友，託其盡力訪查。船曳至沙拉河口（Bayou Sara），乃解汽輪，依水流及槳之力，奧氏繼續前行至白東老其（Baton Rouge）而向新奧倫前進。沿途所見鴨羣甚多，又見土人在河中釣鯰魚並用網撈蝦，奧氏亦頗感欣悅焉。

及至新奧倫附近，土地平坦，由河堤觀之，可以見河流蜿蜒達數里。種植人之屋宇，益爲明顯，四周有褐色松柏樹數株，上有茵藤蔓生，而微風將橘花之芬芳，送至河流，該河卽爲船之所經過也。登岸後向澤地前行，射得若干美麗具船尾形之野鵝及一羣之松雞，數千飛燕正在冬歸，掠空間而過，

鷓鴣鳥互傳鳥語。斑鳩在林間鳴聲可愛，而紅色之翠鳥則居於木蘭樹梢，聳其赤色之冠，似與余等相招呼。正月六日，正近新奧倫，天氣奇寒，地面有冰塊，但同時岸上見有新自園田所產之青豆豌豆等之各種夏季產物，亦殊奇觀也。

當奧氏抵新奧倫，知前所失一畫業已覓得，現存於密雪西比人民報之辦事處，心始爲之釋然。但以無事可爲，遂居船中數日，囊中所蓄本無幾，忽又被竊，致無餘資以償日後之旅宿費。在此困難中，迭赴森林，採集標本，俾成新畫，未嘗中輟，偶遇一意國畫家，奧氏告以急須求職之苦衷，遂承介紹於一戲院之院主，約定每月支百金以代繪事，惜未果而止。

正月十三日，余訪畫家加佛斯（Javis），彼對余所作之鳥之畫風，頗加批評，欲余助其繪佈景，請余前往，余允之，惟覺一若頗恐余與其競爭者，遂作罷。未幾又遇一友引余至拜滿（Parnar）氏之會計事務所，邀余爲其三孩作肖像，並詢酬資幾許，余索值百金，但以種種事故，屢延未果，此百金者初實欲用以寄家贍養妻子也。

正月十四日，游覽堤岸，見船舶擁擠，國旗飄揚，而旗色紛紛不一。是日爲禮拜，民間之娛樂，極

爲熱烈晚間各種白黑人之跳舞會甚多但未見有一美麗之婦人面顏均帶黃色余以求職未遂抑鬱終日無意中得爲該市富翁繪像余以所作示於衆咸加欽佩遂獲金若干數畫足以償余所需乃又繼續繪鳥愉快度日。

二月五日 爲求作肖像畫之預約奔走終日又欲得亞歷山大威爾生所作之鳥類學未果然獲一觀其書知其價值甚昂後得新鳥數種乃描繪之。

三月十二日 數日未作日記在住所附近鄰居煙囪之南角爲一椋鳥之常棲處每當明月初昇啁啾作聲頗爲悅耳至午夜始止每晨八時至十一時飛至修道院之園林亦作鳴聲余見其常在一處且能仿倣學呼『均佳』最爲動聽可愛若不繼續爲之余將莫辨其鳥聲矣。

三月二十一日 今朝閱報知西班牙與美國已訂條約將於次年遣派人員由南的托起(Nicotines)出發以測勘疆界余決意自薦爲測量員及博物學家乃作書致孟魯(Monroe)總統深覺前途有無窮希望是日下午出外覓鳥但新鳥殊少欲於是季所得之鳥乃在新奧倫附近極覺稀少大失所望有若干種之鷓雀等在冬季較多者此時已向福洛里達東渡僅燕與若干水禽點綴該

地而已。

三月三十一日 是日余之思想與計劃均集中於太平洋探險。余攜作品訪歷史畫家范達倫 (Vanderlyn) 氏，以示余之成績，並請其作薦書。彼謂所繪甚美，而鳥之色彩及位置尤佳。惟彼之舉止，頗無禮貌，視余似乞丐，囑余置畫於廊下，余急思離去，但爲探險事業之前途計，亦祇得忍受之。半小時後彼偕一軍官歸來，招余至其私室，余見其態度傲然自尊，若不可一世者，或爲大人物所常見之態，遂淡然置之。軍官贊美余畫不絕，而范氏亦附和之，此時余始釋然。彼雖曾繪一婦人而失敗，但對余作品，則稱爲用筆太硬，而畫面缺乏調和感覺，余以前途故，對其任意批評，亦不介意，旋見其作小簡，而余則在冥想太平洋探險之情況矣。范氏書畢授余，簡中稱余畫之上乘爲其有身以來在國內外所未見，此則余心不能不感謝之。彼友軍官，偕余至門外，詢余作畫之酬例，並囑余爲其揮毫。

第十四章 離新奧倫赴肯塔基

奧氏在新奧倫之幸運，變幻多端，有時窮蹙至極點，深陷於不幸之中，忽以其固有之樂觀精神，及充滿之精力，往往憂抑立消。一日爲少數物資之需要，奔走於途，冀獲畫主，翌日乃得參與魯雪愛那之省長宴會，並得其介紹函致孟魯總統，述關於墨西哥探險事。彼決意至肯塔基之乘船埠，惜以因教授數學生之教務所羈，致所願頓受挫折，彼記其事如下：

六月十六日 乘特哈脫 (D'Hart) 船長之哥倫布輪離新奧倫至肯塔基之出口岸。船中晚間工作甚困難，而夜中睡眠常受蚊蚋所擾，尤感痛苦。余所重視之一新奧倫贊助人，竟欠余百金而不付，尤爲失望。

奧氏本急欲回里省親，期望雖切，卒未能如願。蓋至輪埠之途中，魯雪愛那洲擁多數農田於沙拉河口之貝烈 (Perric) 夫人，聘請奧氏在夏季教其女以繪畫之學，月致薪金六十元，事雖簡單，但

每日已消耗其半日之時間，而其餘時間，則與其至友馬松（Mason）從事狩獵，二人均由貝烈夫人供給膳宿，所以方便奧氏之工作也。

當船抵白雄之口上岸，是日天氣適極悶熱，余等與船中各客言別後，即攀登聖佛蘭雪司維來（St. Francisville）山，乃在司魏夫脫氏之室中休息數分鐘，晚餐既備，余等被召赴宴，然余則遲不前，蓋余實急思回哥倫布號，而早日會見余之愛人魯西及余之親愛子女。余本不擬就席，卒獲一好機會而應貝烈氏之聘。旋由貝烈氏所派來之僕役，導余前往，其家族聞余之將至，一見火光，即爭來提取行李。

此間景象，頗多新奇，而與余職業有關之事項，尤吸引余之視聽。多數木蘭，均已燦爛盛開，冬青、毛櫟、短黃楊以及山地及紅泥均能使余稱賞不已。

在短期之內，自然景色已起如斯之變化，實堪稱異，加以無數鷓鴣及山雀使余益為稱羨。步行五里，始達貝烈夫人之家，與貝烈氏相遇，彼對余接待甚殷，余甚感之。

八月十一日 昨夜被僕役所擾醒，請余與貝烈夫人同赴離此一里餘之一喪家。余等到達較

遲，遂於是夜陪伴屍側。此時深感時間之不易逝，宛如飛鷹之停於空中，以注視於其獵物。彼老人已永入長遠之夢鄉，而余則爲其作一頭部寫生，乃離是屋，貝烈夫人則留於是家爲其預備喪膳。

八月十二日 是早出外視一美麗之湖，相距約六哩，藏有多數鳥類者也。途經木蘭樹特多之叢林，見有一豔麗之蜘蛛，正在捲起受困於蛛網之家蠅，由口中吐出液體，同時將蠅捲入液中，直至造成一繭狀而止，乃又回至網之中央，恐爲未饑餓時，先製食物，以供將來之用者。

八月二十五日 是日完成一響尾蛇之美麗標本繪畫，是蛇長達五呎七吋，重達六磅半，並有轉鱗十片。余欲繪其最足以引人入勝之姿態，遂就其正猛用牙擊物時之狀繪之。前曾檢視此種之蛇牙，而尤注意於上顎毒牙之位置，但從未見有全數露出者。從前以爲多數標本，在最高一牙之下，尙有若干牙包於該牙之下，以備在脫皮時上牙或依定期而下落，乃以其次之牙替代之。但從附於顎骨之韌帶，切下該齒視之，則知其爲永久附着，其情形如下：

上脣之次，有最大二牙（指一側之顎而言，）其底部互相連接排列，在牙根之上下兩側，有開口，爲接受毒汁之所，而放毒之孔，則開閉於牙之稍離尖端之內側。其次有二牙，約低二分半，其連絡

與前二牙相似，惟接受毒汁之孔祇有一個，各位於牙之下側，頂端一孔，則爲射毒汁於傷處者。第五齒較小，約低二分半。腹部鱗片數，至口之上端爲止，共百七十片，更有二十二片，位於肛門與尾端之間。惟以天時酷熱，故祇能作畫十六小時。

十月二十日 搭拉買博 (Ranapo) 輪，離沙拉河口，乘客擁擠，於是日安抵新奧倫。余以髮長凌亂，衣黃布服，又甚寬大，加以容貌不揚，頗受人注意，恨不得卽易服裝如他客。惟至友人白滿 (Bamer) 氏家，接待甚爲慇懃，心獲安慰，家人視余如經遠行及危險地帶歸來，故其子女僕役，以及其父母，均樂於近余。

十月二十五日 以每月十七元之租金，賃一屋於稻芬街，乃決意攜眷來新奧倫。自一八二〇年十月十二日離星西那底以來，已完成鳥圖與植物六十二幅，獸三幅，蛇二幅，各種肖像五十幅，余之生活所需，均仰給於繪畫之技能，蓋余在出發時行囊早已告匱矣，余以年來所蓄寄余妻，而留美金四十二元，開始余在新奧倫之生活，幸身體健康，故得每日實行採集美國各種鳥類之計劃。

奧氏易新衣後，謂爲非常愉快。攜帶各畫訪克來 (Clay) 夫人，但未獲得工作及學生，是以決

意作鳥圖之公開陳列。

彼記十二月十日之事：白司堆洛丕（Pasterop）氏訪余，欲余爲其畫一全市之鳥瞰圖，然余之愛美國鳥類已占余之全部時間與思索，故不願再作其他繁雜之想，但求能繪至最後一幅之鳥圖而止。

第十五章 美國西部之游浪生活

奧氏曾記載多數關於美國諸大河流附近所發生之游牧生活故事。此種生活頗足以使觀者感動，故奧氏對於移民如何由東方繼續西遷，以及如何居留於西部之經過，言之歷歷如繪。其中有一記事，係敘述佛其尼亞之居民如何因農事失敗，陷於貧困，遂決意遷往肥沃區域之事實，乃根據地理以示其旅途者也。

余見彼等裝配馬鞍，連繫於馬車，再於車中置備褥氈並乾糧，而安置幼童於車中，車外懸紡車織機，更以滿充油脂之圓桶，懸於後輪之軸上。刀斧若干，縛於車上，另於槽中盛碗皿之類。御車人之僕役，騎於近車之一馬背，而妻則另乘一馬，丈夫荷槍並背負子女，穿布服而驅牛爲先導，另有數犬則隨行於車後。彼等行程遲緩，且不甚順利。牛性蠻頑粗野，往往不依車道，竄入林中，致使旅行者時生困難，馬鞍又屢屢脫落，非立即修理不可。有時前行多時，方知懸於車軸之桶，已於途中下落，以其

無一非必需之品，又不得不重使退回以覓之。路途崎嶇，若非兩手緊握車體，往往不能直坐。直至斜陽西落，或能行二十哩，但已疲倦不堪。傍晚燃火，圍集晚餐畢，準備天幕，以備露宿。似此日行夜宿，數日至數週不等，亦有橫貫加洛立那斯、喬其亞及亞拉白墨者，亦有自五月初旬出發而至九月，於經過密雪西比河附近時，心神不定者。卒抵河道最闊之河岸，遠眺四周深林，聊以自慰，遙見各種船舶，順流而下，而溯河逆上者，則行程極緩。以情形詢諸該地居民，承居民之援助及假其小舟木櫓，不久渡過大河，乃擇地小居。四周沼澤所發出之蒸氣，對於新來之居民，頗有影響，然皆決意準備在此度冬，遂用斧與火，清除一小部分之雜木，即建一臨時之木屋。每牛懸一鈴，乃放至附近之蔗林，馬則仍留屋旁，因於是季已備有充分之食料也。旋有最初之貿易船到此，得以供給麵粉魚鈞火藥及其他商品，織機裝竣，紡車不久亦完成若干絲線，數週以後，家族均棄其襤褸之衣服，而改換適合當地氣候之新裝焉。

未幾若父若子，均播種蘿蔔及其他蔬菜，更由肯塔基駛來之平底船，得購若干家禽。十月以後，森林之葉色變化，早晨寒露尤重，日中較熱，而夜間奇冷，家人不習此種氣候，數日均受侵襲，疾病纏

延，使全家之主要幹部，均臥床不起。幸有害身體健康之季節，不久即逝，旋見各人恢復健康，乃砍伐大槐，斷其樹幹，剖其皮，縛於建築物之庭前，夜間於河旁燃舉熾烈之火光，繼即有輪船前來購求木材，以是可充實其冬季之需求。首次努力所得之成績，鼓勵其新勇氣，益能增進努力。春暖以後，該地又有愉快之景色，鹿肉熊肉及火雞鵝鴨並有時獲有若干魚類，足以維持其精力。加以現在擴大之田畝，更能產生玉蜀黍蕃薯及南瓜。牛畜之數量，亦有增加，輪船亦時來停泊，一若準備優先購求此處之家畜及木材者。糧食之倉庫漸豐，而無限之光榮，已織入於彼輩之身心中矣。

其後子姪輩忽發見一澤地，有無數優良之木材，又見多數鋸木排列成筏，經門前流過而爲供給新奧倫洲之木板工廠者，遂決意試辦一小企業。乃購大鋸，製可搬運之伐木，曳至岸旁，編紮成筏，再載以細木，候次回河水泛濫，即用長藤或繩索拖曳，使人浮入水中，父子居於筏面，浮流至下游，雖經多數困難，卒達新奧倫，故售去之貨，所得可稱全屬利潤。乃購日用及增加安適所需之器物，愉快登輪，以廉值乘坐船面而返。此後積蓄年增，所豢牛馬犬畜，食糧及家用器物，亦次第增加。鄰近住民多喜彼此聯婚，以甲之女，嫁於乙之子，或更以乙之女，配於甲之子，故情感甚融洽也。

奧氏對於博物學亦作多數之記述，其中有記述一袋鼠之習性，稱其爲「佯爲者。」其步行似小駒或紐芬蘭犬，而行動並不敏捷，其經過雪地時，約與人行之速度相似，每步必嗅以鼻，所以追索餌物之足跡也。有時深入地穴，咬死松鼠而出，攜餌攀登樹上，蔭於濃密樹枝間，以食其獲物，春季饑餓時節，往往以幼蛙及蕁麻之幼枝，及多汁之植物爲食料，有時更侵入雞柵，捕食雞禽及所抱之卵，其蹂躪農人雞柵之方法，非常精巧。每乘黑夜之際，四出逡巡，膽大放縱，雖農夫之槍械與惡犬，亦非所懼。在林中更食野火雞卵，以及葡萄藤之葡萄。若受打擊，則身體捲成球狀，用足蹴之，亦不稍動，閉眼橫臥地面，佯作死狀，使敵不加注意，或敵稍不慎，卽回復生氣，遁入林野，以故稱之爲「佯爲者」焉。

有一次乘平底船沿密雪西比河而下，欲從事關於種種自然物之觀察，得遇長大之袋鼠二匹，乃生擒之，放入箱中。置於甲板之面，未幾爲水手所見，依其天然之本性，橫臥作死狀。爲試驗其習性起見，將二鼠投於河中，着水後二鼠均無動狀，頃刻之後，殆至危險時，卽開始游泳，攀登向船中伸出之樹枝，又被捕獲，後卒縱之於彼常棲息之林中。

當一八二九年時余適住於魯雪愛那之南部之一處，該處終年多袋鼠，倫敦動物園之園長及秘書託余購求活獸若干，余乃稍昂其值價以求之，結果所得頗爲豐富，達二十五匹，余見其甚貪食，且不甚畏怯，放入十箱中，內盛充分之食料，託輪付至新奧倫。十日後余至該地，領取而寄往歐洲，但使余至感驚異者則見若干雄而較老之獸摧殘幼獸，食去其頭，故祇得十六匹生存，乃購數箱分盛之，始得安抵目的地。

第十六章 在新奧倫之生活

十二月八日 余妻及家族乘輪抵埠，晚間與拜滿氏同聚餐，並於是晚與老友勞雪氏相會。余等既抵住所，以分離已閱十八月，得再團聚一堂，無不感覺幸福而安適。

在一八二二年之最初二月，奧氏生活之記錄，散漫而不完全，蓋以窮極無款購簿記以記載，其窘狀可見焉。厥後果獲得一菲薄劣質之簿，以繼續作日記。此時彼復盡力設法供養其家族之所必需，並為獲教育其子女所需之資金起見，其妻亦不得不就職業而任管理及教育勃倫特氏子女之職。

三月七日 春季漸至，種種愉快之連想，亦同時萌芽，惟余體因貧窮而有損健康，遂決意再赴那起志，但以別離家庭為憾。余因資財日絀，而欠余款者，又不能依期交回，實一最苦之事也。

三月十六日 償還在新奧倫所欠各款後，即整理行裝，乘愛克來脫 (Eclair) 輪至那起志，其

來回所需之旅資，以繪船長及其夫人之肖像所得酬金償之。

三月十九日 開一木箱，以視余之鳥圖二百幅，則見其因一藏火藥之瓶破爛，而有損害。在途中繪畫數幅。

三月二十四日 有一旅客批評鳥類學家亞力山大威爾生，因其有放縱不羈之習慣，但余則爲其性格，加以辯護。余希望此行之能成功，俾早日得與家族相團聚，在此期間，余妻則暫寓於新奧倫白能特氏之家中。

在記述關於新奧倫時代之種種回憶，最後奧氏復記一畫家有趣之歷史，此人之奇癖，蓋與上述拉菲乃司克相伯仲也。

有一人焉，頭戴草帽，其式樣與一八三〇年左右之貴婦所用者相似。頭部赤裸，而襯衫廣闊，繒邊則反出達胸部。更有特別之襟領，細心裝配，反出於大衣之上。大衣爲淡青色，與一對鮮黃色之布袴及淡紫色之背心相調和。胸襟插一大束木蘭花，其中圍一幼鱷，突出一部分，此鱷似不願居於花叢間，而急求復返於泥水中者。一手執鮮美之草花一箱，一手執一綢傘，傘上更用白字寫「不得攜

出「諸字，頗爲明顯。步行宛如有要事者，而口中則唱蘇格蘭之歌，其音畢肖，苟非其身材關係，當信爲蘇格蘭人。但與之交談稍久，卽知其爲美人。余急欲視其所採之鳥類，彼則謂「余安知鳥哉。」旋經說明余爲博物學家卽當日彼請余檢查鳥類標本者，始偕余至其寓所以觀察其餘之鳥。其畫室內容，使余甚感驚異，中有鳥籠數個掛於牆壁，所有之鳥，均爲余曾檢視者。有一未完成之大肖像及若干畫片，懸於牆上，室中更有幼年學生二人，細視之，始知此奇癖之畫家，亦與余相似，以畫家而兼博物學家者也。

畫家雖舉動奇癖，而甚謙讓有禮，示余以彼作畫之風，並詢余如何作法，其對余之慇懃，心殊感之。稍息又復活潑工作，後又請余視其槍之保險機，爲當時余生平所未嘗目覩。復加火藥帽後，乃舉槍以向掛畫框之釘擊之，似欲示余以其槍術精巧者，槍發而畫框盡碎，後乃正確以槍彈穿過釘孔。

第十七章 奧氏之歷任教席

沿密雪西比至那起志之航程，似無特別足以記述之事。據奧氏所記，於一八二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始抵那起志。抵埠後，爲求工作起見，往訪魁格來(Quigley)氏，款余至優，後得葡萄牙人魁癩拉司(Quaglass)氏之聘，欲余授其十三歲幼女之圖畫音樂法語等科。余抵氏家，主婦接待殊有禮。魁癩拉司氏則於是晚始回寓，其貌不揚，眼小色灰，而滿額皺紋，尤使余發生不好之感。終日除教課程外，兼作繪畫與狩獵，然以遠離家族，每感寂寞。

未幾又獲華盛頓一學院之任命，教授圖畫，離那起志約九哩。乃召子送入華盛頓之學校，惜以鳥類學之研究大受阻礙，故亦不甚愜意。

七月八日 以久受熱帶氣候不良之侵害，及往返華盛頓之疲勞，遽然發熱，幸獲一親切之醫生，細心診治，始告痊癒。醫生不僅辭謝報酬，且固執囑余收回此資以供子女教育之需。旋又得勃里

佛斯脫 (Prevost) 之聘，在其所辦那起志之學院中教授圖畫。余雖獲工作，而完成美國鳥類學著作之希望漸稀。余恐在歐洲以博物學家成名之希望成爲泡影，故恆感不安，乃決意促妻子來那起志，以期早日成就工作。

七月二十三日 余友馬松氏今日分離是地，致使二人均感感。余遂贈以畫紙及木炭，俾圖前程，更贈以一八〇五年在費城所購而曾爲余射擊余所繪大部分鳥獸之獵槍，以作紀念。復由一印刷品上，描繪「蒙脫高梅 (Montgomery) 之死」一畫，諸友對之，頗加稱揚。普樂文 (Provan) 博士出一巧計，堅決必須用抽簽方法售之。余標其價三百元，普樂文博士乃以每券十元爲值，除留一張外，悉代售出，乃以余名記於此最後之一券，並謂願余獲得之。當抽簽時，適余外出，迨余歸來，余友及醫生等已將款項三百元及裝框之畫送余，謂爲余券之號碼抽得，且各人均認爲余之得此，最爲適當焉。

九月一日 余妻來信謂所教之小孩已逝世，故決來那起志，余遂至輪埠迎接之，復賃屋重行團聚。旋余妻得一律師名達維司 (Davis) 者之聘，其職務與前在新奧倫所從事者同。余對魁辯拉

同之品行，甚爲感激，彼之心中，恆親切待人，遠非其外貌所能形容也。

十月二十七日，有一墨西哥紳士來訪，欲余同赴該地設立紙廠，且提議余如任管理職務，願供給資金。在那起志時，遇由查來斯東遷來之舊友馬來（Murray）氏及由星西那底而來之勃拉克盆（Blackburn）氏，二氏均因營業不振，家財蕩盡，深爲惋惜，此種變故，不禁使余憶及余自身之煩惱，並起同樣命運之嘆息也。

十一月三日，方余畫那起志之風景時，有一英人稱西谷克（Seacock）者，以博物學家之名來訪。是晚暢談良久，並視余之繪畫，且敦勸攜畫至英國。旋稱余應再費數年之功，卒可成名，余乃中止赴英之想。而余妻以不易得教授之薪金，亦決意擺脫其職。

在十二月中有一畫像家抵那起志，奧竇邦遂就教於其用油畫之第一課訓練。同時奧氏亦以教授木炭畫答之。奧氏夫人欲其丈夫赴歐洲，以便研究完備之油畫教育。因此奧氏夫人受培利（Perrys）氏夫人之聘，教其子女，更乘便兼課若干其他學生。培利夫人住於沙拉河口，奧氏夫人遂亦移居於該地，而奧氏則仍居那起志，與其友人斯泰因（Stein）從事繪畫，而彼之油畫，對於奧氏大

有貢獻者也。奧氏與斯泰因在那起志繪畫既畢，乃決意出發各地，作巡迴之肖像畫，並購一車輛準備赴西部旅行。

余既決心脫離一切縛束，以從事鳥類學之研究，至友中頗有視余爲狂妄者，獨余妻及家族，則予我以鼓勵。余妻堅決表示余之天才不能湮沒，終必成爲鳥類學家之最後成功，可獲勝利也。

一八二三年三月 關於那起志之別離，幾已準備完全。

五月一日 離培利氏而至密雪西比之傑克遜 (Jackson)，但該地爲賭徒及游民聚集之所，余遂仍回原處。余於暑期中留宿培利氏家，以教女士之音樂與繪畫，而余則練習油畫，技術大進，擬爲妻之弟子作一肖像之畫，惟以不易表現其各人之神氣於油畫乃罷。旋因稍有誤會，余離培利家回至那起志，然亦未定以後之方針。余欲赴費城，又思往魯雪愛那，重作商賈，但因資財缺乏，不能遷移至任何地方。

當彼到那起志相近田畝時，奧氏及其子維克多均抱病發熱，是以奧氏夫人急於來此爲二人看護。其記錄如下：

九月八日 因友人之婉勸，遂離此以至培來氏家靜養，乃又赴沙拉河口。余復以繪畫寄費城。故決意再蒞此城，以便就教師之職。

九月三十日 售去在那起志所獲榮譽之獎狀，而將款供赴新奧倫輪船之資斧。

十月三日 離新奧倫至肯塔基，乃於該處攜子維克多，與余妻之親戚相別，就旅途前進。當余與子離沙拉河口，搭磁石號 (Magnet) 輪赴俄海俄，船長麥克那脫 (McKnight) 對待余等親切逾恆，旅程安適，抵一稱托里尼推 (Trinity) 之美麗鄉村，惟以河水太淺，不能前進。余子之體頗能耐勞，故余決意繼續前進，並有二客欲隨同行，乃以行李交一旅館代為照料，而越克希河而過，此地為昔日暢遊之所，不久即越過鄉村。其時維克多不滿十四歲，並不畏失敗。余等依黑人之法，在蔗林中開道而前，經叢林之河畔，更沿岩岸而前，卒以步行十二哩抵達美國之鄉村。稍息就食畢，復行七哩，乃抵一木屋，農人親出招待焉。

在俄海俄沐浴畢，余與吾子始稍獲休憩，並得一豐富之晚餐，且承其備最舒適之床褥，熟睡甚酣。次日早起，與親切之主人及主婦告別，贈以報酬，亦堅辭未受，彼輩之殷勤，殊可感也。復前行七哩

許，在一極懶惰人之家早餐。此人之妻，處理家務，井井有條，而勤勞遠勝其夫；余等以一元給其小孩，乃又沿俄海俄之沙灘前進。前行未幾，余子維克多以不耐疲倦倒地，不得不稍予休息。其後捕得一野火雞，而突然精神奮發，又復同進，及至培爾格拉特（Belgrade）仍繼續前行，迨夕陽西下，已達苟盤倫特口對面之河岸。在山頂尋得一屋，爲市長之產業，內有一寡婦貧而親切，彼謂如余等不能過河渡江，當可供給飲食及宿所，一俟天明，小艇歸來，即可載余等渡之。無如飢倦交迫，乃橫臥草地，以待食料及渡河小艇之至。膳肴頗豐，除玉蜀黍以外，更有雞等，遂互相圍爐而坐，忽而齊聲稱有船至，乃獲渡過俄海俄河，而余則至肯塔基，即余第二子之誕生地。余等長途跋涉，致余子躓其足，跬步難前，然途中未見特別景物，祇有人畜並一黑狐，馴順美觀，出百元購之，亦未果。陸舒（Rose）氏爲工程師且富於嗜好者，奏筆策以鼓勵長途興趣，至一菓園，得梨滿袋攜歸。至貿易水河，見水甚淺，有櫟實浮於淺水面，多數野鴨正在啄取之，經一平底時，見一大水牛形之丘。

抵高地之小丘，闖入一小木屋，推門即開，門後有一椅以抵門戶。有人臥於污穢之牀上，前有一檯，檯面置一書，似爲帳簿之類，尙有小桶近於牀側，有一槍懸於釘上。更有一西班牙劍橫於身旁。彼

忽起立詢余等何事，後乃稱如欲赴較妥之處，可沿此道前行約五哩即達。余等與若干同伴分手，迨至格林河不敢渡越，即至魯易司維來。

第十八章 密雪西比之河水泛濫

一八二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余抵魯易司維來，時囊中僅存銀八元。余見余友對余頗爲冷淡，故職務殊少希望。乃使子維克多入友人之會計所，余則就職於輪船，爲輪船內部繪畫裝飾，衆勸以俄海俄之瀑布爲題材，繪一偉大之畫，余意亦贊成，乃依此計劃而行之。

十一月九日 氣候適當，於是更安心努力工作，決意繪畫美國百景。當繪畫時，常住於近魯易司維來之一小村，在來回格林河與魯易司維來之間，時乘貨車而行，車主亦甚願作此遠行。一日車夫於風雨中誤入歧路，幸馬能以識途之本能性，拖車至一木屋，乃不至陷於絕境焉。屋內爲一雙新婚夫婦，頗能招待盡至，在大風雨中，主人遠至離一哩餘乃父處，取一桶之果汁，主婦則準備麵包及雞卵等物，最後且欲以舒適之牀讓於不速之客，而自臥地面，其慇懃之情，乃不可多得者也。

此種親切，奧氏甚稱揚之，而對美國文化較開諸邦之居民，其朋友之親愛情誼，反形落後，不勝

惋惜。關於美國諸河之洪水泛濫情形，奧氏住於魯易司維來時之日記中，亦有載及。以下所記爲密雪西比河泛濫之情形。

河水泛濫，既高及堤岸，水乃溢出堤外，船舶亦隨之而出河岸，故不論陸地澤地草原以及森林，均成汪洋大海，一望無涯，僅各處稍有森林之梢，露出水面，宛如棋盤之棋子。此種森林，能阻水流急進，而使其緩緩經松柏類之樹蔭空隙，流至蔓藤密結之凹處。在曠野中無數鹿羣，被洪水所逐，四處竄奔，村民乃攜槍乘木舟，以避難之獸爲獵物，毫不憫惜，復剝其皮毛以出售。農民則以粗樹，用藤繫連成筏，居於其上，以保其家族之生命，而米穀家畜用具諸物，多爲水所淹沒矣。在森林之河川中，尙有別種之木筏，均由冒險之舟人駕駛，裝載貨物以求利，彼等僅略知河中之紆曲途程，故其航行之危險，實甚於狂暴風浪之海洋中。

余曾於泛濫時，用槳泛舟於密雪西比及俄海俄河，以視察各地之潦水，所行甚廣，至密雪西比之中心險地時，其景象至爲可怖，除經過河口以外，並無急流之狀。例如悽慘之鹿鳴，或鷹鷺之尖音，以及正在以獸屍爲食之猛禽，被驚動爭飛向水面等處，觸目均爲寂寞慘淡之景象。熊豹山貓等獸

類，凡能登樹者，均已攀登樹梢，備受饑餓，雖匹馬禽物每爲其日常所捕獵之物，但不敢游入水中。故每至飢餓力疲時，始至陸地，受獵人之射擊，一若寧死於彈，不死於溺，在此種情形時，獵人所獲，每以百數計。

與那起志相對有一峭險之壁岸，亦爲洪水泛濫地域，大部分在密雪西比與紅河之間，約有三十哩淹沒於水中。

第十九章 奧氏之重回故居

一八二四年四月五日 奧氏抵費拉台城。此行為求完成鳥類學工作之援助而來，後果如願以償。

余治新裝，頗為貼體，乃訪舊友米愛斯博士，承其殷懃接見，復蒙介於德人安來氏，為余展覽繪畫。又介紹畫家數人，均頗相得，並得入費城美術館及哲學圖書館。尤以得識肖像畫家休來（Winn）氏認為最榮幸之事，彼對余技術上種種指導，使余獲莫大之利益。後在倫敦時又復遇休來氏，當時休氏正在繪英后之肖像，遂得以友誼相報。

四月十日 蒙介紹與加尼諾（Canino）公爵相見，公爵為洛生旁乃拜脫之子，即拿破崙之姪。彼詳視余鳥，稱揚備至。當時彼正從事於美國鳥類之著作，且已將近出版，但對於其他博物學家之工作，仍不惜贊賞。

四月十二日 復遇公爵於米斯 (Messe) 博士宅，擬再借閱余圖爲請，余喜其舉止大方，接物和平，談吐清爽，遂慨允之。彼復偕余見比爾 (Peel) 氏，爲一鳥類畫畫家，惜以缺少鳥類生活之知識，故所繪畫，均如肖像，並非鳥類求食或愉快之自然姿勢。尙有著名人物多人來觀余畫，莫不加以勉勵。公爵又介紹余至學士院，稱揚余之工作，堪爲達維特之徒。又識動物學及藝術家來沙意爾 (Le Sneur)，亦頗以余畫爲贊揚之資料焉。

四月十四日 早餐畢晤及公爵，偕余訪勞生 (Lawson) 氏，乃爲魏爾生圖畫雕版者也。此人軀體魁偉，高達幾及天花板，長而捲舌，故言語不易懂聽。勞生氏謂余筆太弱，逼近油畫，未允爲余執雕版之勞，後遇雕版家非爾孟，似較認識余畫，力主余赴英國，俾得優美之雕版。

四月十五日 余獲一居室，開始工作，甚爲努力，加尼諾公爵請余整理其繪圖，以便出版，惟余所索酬高於亞立山大魏爾生，遂命余中止。此時余已決意攜畫至歐洲，經已證明在鳥類學工作上，尙無逾於此者。余力繪不倦，冀早完成。余有學徒數人，每課以一元爲酬，惟余知市民雖有援助之心，而實非酷愛藝術，故余雖展覽鳥畫一週，俱未獲售，乃決意遷移。後又獲介紹於昆蟲學家恩綏爾氏，

彼爲波士頓人，此時余正從事於美國蜘蛛之工作。而贊成魏爾生之美國鳥類學著作，均勸余不必出版，使余頗爲失望。舊友洛雪是日來訪，彼仍惟利是圖。

五月三十日 契友喬綏夫麥生來訪，至爲欣悅。余以所繪示丁登貝爾氏，但彼則不允將其新鳥圖供余閱覽。雖屬微末瑣事，乃使余感覺人生見解之淺狹，不禁生悲，從此之後，趨於森林中行孤獨生活之念，油然而生。

六月十二日 以每月三十圓之報酬教授繪畫。來勃能脫比爾氏來訪，見余之繪圖甚喜，延余至其畫室，視其所作華盛頓將軍肖像，惟其體裁筆法似摹倣休來氏。又謀托利 (Nutrie) 氏來訪，彼爲博物學家而以研究貝類著名者，彼亦勸余攜畫至英國。此時余學油畫甚勤，屈計治鳥類學以來，已二十五年矣。加尼諾公爵時來造訪，仍極稱揚余畫，彼勸余赴法國，但以此事請其援助，則又淡焉置之，惟法國領事則同情較熱，並給余以鼓勵焉。

六月二十六日 赴歐洲之心頗切，極欲與余妻先謀一面，又擬一視密爾格洛夫之舊地，更思從休來繪師多得若干有益之助言，致使無從取決。惟余之油畫頗有進步，而休來氏之赤誠指引，尤

使余得益更多。

七月十二日 蓋爾賓(Gilpin)氏來訪，彼於三十三年前曾在密爾格洛夫發見鋁礦者。復訪哈倫(Harlan)博士，爲著名之醫生而兼博物學家，並爲學士院之會員。余贈以畫數幅，彼允給函介紹法國學士院，後又使余爲費城學士院之會員，其待人之和藹，迨爲余在此城及博物學家中所罕見者也。

此時，爲奧氏與二人親交之始，友誼與日俱進，直至哈倫博士之逝世方止。奧氏又與一青年鳥類學家愛特華·亨恩斯(Edwards Hands)相友善，彼固富有博學，常援助奧氏，並在奧氏故後，伊爲安慰其夫人之一人。奧氏將離費城，亨恩斯遂購其繪圖若干，惟對於俄海俄之泛濫圖一幅，則未予接受。然於告別時，彼復以百元之支票納入奧氏手中，並謂之曰：「奧寶邦先生，此區區者，請勿鄙而笑納之，此蓋君不可缺乏之旅資也。」余感極無以相報，遂堅決要其接受余繪之全部法國鳥類圖以示謝意，彼再三婉辭始受，余心稍安，此乃第二次受人之恩惠而不忘者，其另一次即爲那起志之普樂文博士。是時余既已備美金百三十圓，乃開始三千哩之旅程。以前余常思以產業所得，供旅

行世界之資，然現在則如魏爾生所經歷，身無半文，亦可離此地矣。

七月二十六日 路本哈伊乃司 (Reuben Haines) 氏爲余之至友，招余同乘其車偕往密爾格洛夫，余之祈求有是日者，蓋已眼望欲穿矣。是日路氏並偕妻女同行，途次，每思過去在該地之生活，關於從來所經歷之風景，及余今日之狀況，復一一現於腦海中。當經過赴密爾格洛夫之道路，步步均足以促余過去之回憶，直至身臨余父及余之故居，心緒至爲煩亂。屋主魏斯來爾 (Watherell) 氏接待甚殷，休息片刻，余卽去帽而奔入森林中之岩洞，見余妻並受其致辭感謝，足見其愛余之深。岩洞已破壞，數小石亦已漏出，然余仰視天空，復再思念吾等共同之誓言，則喜感交集。余等於密爾格洛夫會餐，當余至平台，不禁肅立久之，緣該處爲余與妻所常敘之所也。此地各人均親切待余，並約以後經過賓夕法尼亞時，當再蒞此，余對彼等之慇懃懇切，甚爲欣悅。後以余自繪之肖像贈哈伊乃司，並聲明萬一余在未完成他圖而有不幸時，則以此圖還諸我妻而以複寫者贈之。

七月三十一日 余準備離費拉台爾費亞城，得介紹函多封，其中有下列二函：一致其爾盤脫

斯堆爾脫 (Gilbert Stuart) 氏，其文如下：

斯推爾脫先生大鑒茲有奧竇邦先生攜呈所繪鳥類圖多幅，晉謁台端，當能使先生明瞭奧君之技術，本已無庸具函介紹。弟與奧君相知有素，知其爲人謹厚，故敢信必副先生之期望也。弟湯姆斯休來謹啓。

另一函致亞爾斯(W. Alston)氏，其文爲：

亞爾斯先生閣下：茲介紹友人奧竇邦先生攜有鳥類學繪畫之樣本，趨謁聆教。奧君從事此項工作，歷有年所，現因準備出版，以其技術之優良，實爲弟從來所未見者，對於奧君之人格，尤深欽佩，用特介紹拜訪，雖知先生之時間珍貴，而冒昧瀆神，尤希見諒。專此並頌助祺。弟休來拜啓。

尙有同樣之介紹函，爲休來氏致托龍培爾(Trumbull)將軍者，不再贅錄。

第二十章 奧氏之售畫謀生

一八二四年八月一日 昨日五時離費拉台城而赴紐約，以債務俱清，精神爲之爽快，對於前途之焦急，亦消失於無形無影之中。後用貨車載行李至旅館，與余等同住旅客，約有百餘人，宛如飛燕在早晨之同棲息於屋頂。余寄居於此城頗感愉快，偶散步各地，每稱賞其街道與屋宇之美麗。惜所攜介紹函，往訪各戶均出外未遇，乃漸悔於離費城之過急。於是爲謀經濟狀態之改善起見，遂考慮應否至亞爾培乃（Albany）及波士頓。

八月二日 遇約綏夫旁那派脫（Joseph Buonaparte）及其二女，並其姪查禮，卽加尼諾公爵，同往參觀紐約之博物館，所見剝製之鳥類標本，裝置並不合乎自然，而取羈束之姿勢。此種情形，恐係當時普遍之現象。獨余則開始繪活潑鳥類，對於矯正此弊，不無裨益。此外祇魏爾生氏爲唯一用余所採用之方法者。

八月三日 訪范大倫(Vanderlyn)氏承其慇懃接見，觀其所作之繪畫甚爲愉快，並承其示拿破崙所給之獎章，惟余殊不覺其爲一偉大畫家。

八月四日 攜一介紹函往訪密起爾(Mitchell)博士，彼復畀予一函往見白密斯(Barnies)博士，說明余欲以所作之繪畫，求博物學會會員之批評，並願爲該會之會員。

八月九日 余曾以在紐約出版鳥類畫一事，徵諸各方意見，深覺此事難見成功，而有種種事實，足以疑及贊助魏爾生之刊物者，曾作中傷之函件，由費拉台城寄至紐約各出版所，申述余之作品非畫家手筆。失望之餘，遂祇有赴英國出版之一線希望。乃偕友人第開(De Kay)博士往訪學會，復以作品供諸會員閱覽，但精神上殊感壓迫與不快，故與彼輩交際之後，抑鬱寡懽，徒覺此行一無所獲，深恐無名而終。美洲大地，除鳥類以外，輒思此身終屬異客。此種感覺，恐須數日以後，深入山林曠野，或可漸忘歟。

八月十日 精神漸感不佳，思再前往林野，惟以懷抱早日立名，不得不暫緩啓行。遇畫家范大倫，求余爲約克遜將軍之模特爾，因余之體格最似將軍，爲彼從來所難覓得者。同時余亦爲屋主夫

人及其子女作鉛筆畫，以消磨時日。

八月十五日 乘船由哈特生河赴亞爾白乃，船客凡三百七十五人，內有二十三人爲黑人之代表，由六族所推出，乃由華盛頓回至西部，抵亞爾白乃後，往訪第魏脫克林東（Dewitt Clinton）及培克（Beck）博士，適均他往未遇。囊中資斧漸罄，乃止波士頓之行。決往一觀尼加拉瀑布。以七元之代價乘運河船馳赴洛機斯脫（Rochester），該地離此二百七十八哩。途中無足以記述之事，惟旅客均疑余爲政府官員委員或爲偵探之類。途中得新鳥若干，六日始到達目的地。

八月二十二日 洛機斯脫在五年前房屋無多，現在人口已達五千，河之兩岸磨坊及工廠林立，基乃西（Genesee）河之美麗瀑布，高約八尺，寬四倍，余曾觀之，並對之作描寫。離此一哩半下游，更有一同高之瀑布，惟落下時，水流有斷有續。

八月二十四日 乘船至白發洛（Buffalo），雖安抵是間而已不能安眠一夜，溯自旅行以來，失眠已成普通習慣矣。次晨至尼加拉瀑布，該地頗貧苦，土壤大抵爲白堊，人民類多瘦長而憔悴。抵旅館後，旅客甚稀，余遂記名於簿上，下注如威爾遜好遊，但不似彼大人物之困死於書房一隅耳。

既近尼加拉瀑布，寸心不禁爲之戰慄，余雖非懦夫，然在此莊嚴創造者偉力之下，乃不能不驚心動魄。當余注視於創造者不可抵力所表示之神技時，屹然不動，誠偉觀也！無論爲瀑布，爲虹，爲急流，以及其附近一切，均使人慄然懷恐懼之念，余亦覺其偉大，非筆墨所能形容而能描繪於圖畫上也。旋前行至急流，流上有一橋，至山羊島（Goat Island）時，余本欲渡此橋，以觀橋下急湍之水濺白沫，惜以行囊不豐，乃中止而不能窺其全貌。沿河岸行約數百碼，見水流甚急，掠余前而過，水色爲銅青色，與由上而下之急湍相映成對。白沫入水，聲如雷鳴，立於地面，恍若地球震盪不已。

由此下望，遙見河流遠達半哩之半，似極平靜。沿崎嶇之滑路，屈膝扶持前行，奔走數十步，始抵河之水邊。該處常有一人及小舟相待，以備引導游客至對岸者，余竭力行近瀑布，四望身後之景物，頃刻衣履盡溼，遂又退回數百碼，見有豔虹二條，宛如圍繞己體，又如斜連於美國至加拿大之兩岸。凡遊覽者可臨瀑布而行，並能在水中望見外物，而腳下則見有無數鮭魚，躍躍欲試登急湍之瀑布，卒未能成功者。

游瀑布之後，又逍遙於鄰近鄉村，以一角二分獲一美餐，並另獲若干麵包與牛乳。入夜就寢，迴

溯昔日佛蘭克林(Franklin)在費城沿路之嚼食麵包，高思密(Goldsmith)氏之依音樂以籌旅資，並其他多數偉人，以其困苦艱難之精神，磨練而卒成名。於是余亦思保持余之毅力，繼續努力奮鬥，俾得揚名於邦人，不覺酣然入夢。

八月二十五日 白發洛村在一八二〇年戰爭，損毀甚鉅，現已有屋宇二百餘所，並有一銀行，及每日郵車。近日黑人來此甚夥，大都來此以領政府之年金者也。有一藍衣領袖，爲一容貌高尚之人，尙有一稱倫洛特者，則形容鄙野粗陋。余乘一帆船赴賓夕法尼亞洲之愛來(Allegheny)埠，得一鋪位於船面，計票值一元五角，而膳食自備，一牛皮褥及一籐籃，卽余用作臥具者也。船主曾召余至艙內住宿，余婉辭之，蓋余殊不願享過分之權利。是夜天氣清朗，仰視天空，沈思此茫茫宇宙良久，回憶旬日以前，所享受者不亦復如斯。船中水手咸不知余名，視余爲貧民而無力搭艙位也。

帆船安抵泊里斯克(Presque)島港，但以風猛不能越過沙灘，乃下錨。是晚留宿於船上，狂風怒號，船雖下錨，但亦易滋危險，若無美國海軍丘特(Judd)將軍，卽後爲該島之司令者，派遣水兵六人，乘一小艇前來救難，恐尙不能知何日始得起錨登岸，此爲一八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之事，亦吾

畢生永不能忘之一日。余之畫幅，經余細心搬入艇中，余等亦均登艇，以身向前坐，勇敢之水手努力划槳，艇乃漸次近岸，心中至爲欣悅。余之畫幅，幸得安然登岸，此時除各圖以外，實無掛懷之物。烘烤簡單之麵包與牛乳畢，余與伴侶卽商量行程，以行李較重，遂以五元賃一車載至密特維來（Meas-dville），卒如數成議。

途中所經各地，若非終日大雨，當可從事狩獵。傍晚下車，停於吾父所有之屋宇，是夜適爲星期，親屬均赴遠地之教堂未返，僅留祖母一人看守在家，一見卽知其爲愉快之婦人，彼工作甚勤，先舉火以烘乾余等之溼衣，然後以麵包及牛乳置於檯上。旅途困倦，亟思獲一休息之所，老嫗乃引余等入一室，內有牀數具，余與同伴上牀，頃刻卽熟睡。余等睡覺未久，忽見三婦人手持燈燭來視余等所睡之所，並在余等對面之各牀，熄火而睡，彼等以爲余已入夢鄉，聞彼等談及如能與祖母同樣作一肖像畫，則其樂不知如何。翌晨余未及醒，而該婦等已倏忽起牀穿衣，旋余提議爲渠等作畫，彼輩喜出望外，乃急回改穿美麗之衣而來就繪。於數分鐘內，鉛筆揮毫不息，忽有早餐之香氣，衝入余之靈敏嗅覺，余乃趕速完成之，描畫旣畢，卽就早餐。當引導者，將馬擊車上，余吹筆策數響，十時再就原道，

赴密特維來。

四鄉森林密集，以常綠葉樹爲多，松及胡瓜樹，均具大果，虎尾樅則如綠傘，高蔭及於地上，景色甚爲美麗，惟作物季節較遲，稍覺寂寞。後卒見法國河，不久即達密特維來。於是付五元之車值於司車者，遂互向道安而別。

余此時囊中僅餘十元五角，時機不能坐失，乃攜行李求宿於旅館，主人名史密斯者於屋頂室，旋即外出調查此村有無足以供給余等生活之人。余以畫幅捐於肩上，徘徊於大道中，左右注視，以尋覓適當之人，卒見一店肆中之紳士，似欲作肖像畫者。余遂請其許以作肖像一幅，彼詢余畫如何，問時其聲頗洪大，乃以畫示之。彼爲荷蘭人，對余繪畫稱揚備至，復以余所作友人之肖像示之，問其需要此種作風否。其回答極爲滿意，且謂願爲余介紹於其親友，余心甚感，遂回旅邸，以冀明日可以工作。晚餐畢，自顧頭髮長及於肩，甚似牧師，余遂被迫爲人所禱，亦勉強爲之。次晨訪商人，爲其作畫，頗爲欣悅。當時衆人圍觀，有嘲笑者，有稱奇者，余作畫依然，均未加注意。迨畫畢，彼復召余同餐，並消遣音樂，余與同伴相歸，皆感愉快，而彼更囑余作畫二幅，使余益爲歡躍。是晚作日記數頁即就寢。余

之行囊既稍豐裕，卽離此間而赴彼德司堡，不久卽平安抵埠。

九月七日 此次抵彼德司堡，較往時爲受歡迎，因在費城備受歡迎之故，播聲所及，乃達於西部也。

十月九日 居彼德司堡月餘，日以採集鳥類及繼續繪畫爲事。與霍不京 (Hopkins) 牧師相識，知其爲可以相交之人，遂頻相往還，親暱異常。偶遇一稱鮑爾特溫者，自動向余定書一部，陸續前來定書者，約有三百人。余與霍不京牧師相交既密，於是對於宗教之事，亦較往時稍加注意，惟余敢公然宣告，余實對於教會之職業化不能不深感懷疑，但以德報怨爲宗教教余所實行者，將永爲余之信條。

第二十一章 授舞蹈籌款出版巨著

十月二十四日 數日以來，思購一小艇以便前往俄海俄及密雪西比，一如余往年之情形者。後卒購得一船，乃與一畫家，一醫生，及一愛爾蘭人同伴啓行，並滿載食糧，遂與友人告別。船行順流而下，夜間停泊。

十月二十九日 途中風雨交加，備極困難，卒安抵魏林（Weeling），畫家與醫生因不慣舟行，乃登陸。愛爾蘭人則對於商賈已有倦意。余之經濟漸窘，欲以拉菲德將軍之肖像圖，刊印若干求售，未果，乃出售余舟，復搭有龍骨船赴星西那底，船中載有旅客及軍官軍隊等，既抵埠，往視余之故居，並與此城之多數舊友相見，甚感愉快。

居星西那底時，忽有人請求索還余於數年前代博物館所定貨物之代價者，至以爲窘。實則余未嘗有利於是也。當時余既無款，又乏術以籌措，乃向開亭（Keating）及培爾（Pain）二氏貸借，然

在決心啓齒之前，已不知徘徊於門前若干次數矣。二氏慨然允諾，即乘船面至魯易司維來，日中於艙內用膳，夜間則集木屑以臥其上，知足之精神，自思亦殊奇特，或有親屬稱此種熱心，爲變狂之精神，惟余頗自好之。

十一月二十日於魯易司維來 借宿於前曾授課之一人家中，急赴船埠以視余子維克多。接得一函，來自傑克遜將軍，並附介紹信致福洛里達之州長者，余覺此間各友專注意於余之裝束，而往時余曾予彼種種便利者，今幾悔爲之矣。決沿密雪西比河而下赴沙拉河口之故居，以便設一學校，並以餘款完成余之鳥類學，俾資繼續研究。以八元訂得船位。余抵沙拉河口，衣服污裂，髮髯滋長，其外觀不啻一流浪之猶太人也。

余乘之輪本往新奧倫者，於午夜中用小艇載余於中途登岸，乃於黑暗炎熱之雨夜，步行一哩許，始抵是村。適值該地有黃熱病之惡疫流行，市民相繼病倒，其劇烈爲歷來所罕聞。最可駭者，當余至一大旅館，見門戶齊開，闔無一人，所遺者僅家具而已，而寓客均已遷往宿於松林中。余至郵政局，喚醒該局局長，始知余之妻子居培來氏家，安全無恙，心始釋然。郵局不能容榻，轉告有一旅舍，可以

止宿。當余遍尋旅店時，感覺空氣重悶，呼吸奇促，雖經久覓得，惜客滿見遺。逆旅主人告以鄉郊有一德人，或能留宿，余循徑前往，果蒙邀允。德人爲一有教育趣尚者，對於自然科學亦頗酷好，故所收藏各類，甚爲豐富，彼既款予茶點，復以馬一匹供給余乘騎，以便赴培來氏家，馬既備妥，感謝握別。余歸心如箭，急越森林深入，已不復顧及河口之所在，未及二小時，果已抵河岸，馬不肯入水，轉入林中，宛若另就他道渡河，馬既再抵河口，乃入水渡余安抵對岸。此時浮雲滿天，迨浮雲稍開，余尙認識當日余從事觀察野貓及鹿之習性之地，惟蚊蟲擾人，頗以爲苦。幸星火燦耀，助余於黑林中行路不淺。然余竟誤走道途，天明始知在一生疏之森林中，後遇一黑人，方知余已越過培來氏之耕地二哩以上，折轉前行，未久卽至目的地，爲時極早，而我妻已在課其生徒。余既獲團聚，心又愉悅，一切艱苦之觀念，亦隨之而逝矣。

十二月一日 休息數日，又思及將來之計劃，殊不知如何始可以早日出版余之繪畫也。余妻以自己之努力及租金，年獲二千金，決助余供出版之用，故余亦從新設法以自身之精神與勞力，以增加收入。多數生徒欲余授音樂法文及繪畫等科。由梧特維來，又接得一特別之聘請，欲余教授一

班六十人之跳舞，於是在一旅館中開始工作，更易服裝後，攜一手琴入跳舞廳，余之音樂頗受歡迎，旋即開始教授。

余請各紳士排成一列，橫貫舞廳，諸淑女則暫緩參加，使有相當之時間，以習聽音樂及準備，然能得一美滿之舞姿與動作，已不知煞費幾許心血，余受刺激與不能忍耐，幾欲折斷余琴，迨各人漸疲倦，乃再教女子，其困難亦復如前，更以二部分同時試舞，余在旁一一指導，以助其動作。多數之父母，在場參觀，對於余之盡力，均非常感激，第一課既畢，各人遂請余獨自表演，直至掌聲如雷，始完成余之第一課，實一愉快之喜劇也。工作既畢，余亦倦極就寢。

跳舞之投機事業已獲二千餘金，以此資金及我妻之積蓄，乃能預卜余之鳥類鉅著之出版成功矣。

奧氏居於沙拉河口之生活雖如是，其餘無非爲關於赴英國之準備，蓋欲在此以博得名譽，正如其他名人也。

第二十二章 由新奧倫赴英國途中所見

一八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余別離妻子於沙拉河口，而至新奧倫，以便取道往英國。預定台勞司 (Dolos) 輪船票赴利佛浦，惟該輪不照預期之速開，乃不得不停留於新奧倫。在該地得有多數介紹函，致在英之親友，其中更有一魯雪愛那州長江松 (Johnson) 氏之函，蓋有政府關防，以免取領護照之煩，余深爲銘感焉。

五月十九日 蒸汽拖船海克來司 (Hercules) 拖台勞司輪出海，是日微風徐至，水波不興，輪乃就航。途中或射鳥，或捕海豚與鯊魚，頗不寂寞，而余亦時作描畫工作。

五月二十七日 海鷗追隨余輪，時以其腳擊水面掠輪而過，復整列成羣以攫取船後水面之脂肪散點。余欲得一完整之鳥，用槍擊一羽下，船長且命放落小艇，以尋覓擊落之鳥，余細視之，知其爲一雌鳥。

五月三十一日 見一小帆船迎面而至，形跡可疑，舟人咸驚恐爲海盜。是日余所攜之肥小鱈魚，誤入海水而斃，蓋海水對於此生物爲有毒也。余以此行頗滋疑慮，故得介紹函件甚多，深信或能因此得物質上不少之援助，其中有下列數函：

李查特·陸司旁 (Richard Rathbone) 先生閣下：茲介紹素所欽佩之科學家奧寶邦先生，深信先生識之，必極欣慰。奧君爲美國人，旅行美國各地凡二十年，其大部之時間，悉消磨於鳥類之研究，作有鳥圖凡四百幅，爲弟向所未見，足以證明其藝術之超羣，及研究之精確也。此次來英，欲以鳥圖求售或出版，倘先生能予以援助，或賜予介紹於著名人物，則此嘉惠，如同身受。奧君所攜克來及地魏克林東二氏致英友之介紹函，諒必能多予以便利，如荷先生更賜函致勞史谷 (Roscoe) 先生，則尤爲獲益矣。至彼所採集之鳥圖，爲博物館難得之寶貴物品，亦爲愛好藝術者所當重視，弟信得此可以知美國鳥類之知識，遠勝於合全體博物館所裝置之剝製鳥類於一堂也。奧君人格之高尙，身家之清白，故凡與其有一面之緣者，莫不欽佩。若先生賜予接談，當知其人品之非凡，忝屬知交，用特直陳。敬請大安。弟范生脫·拿推 (Vincent Note) 鞠躬。一八二六年

五月十六日於新奧倫。

六月二十三日 是晨船經福洛里達海峽，依和順之風進大西洋。沿海鳥類已不追逐余輪。余現已離妻子所在之美國而赴英國及歐洲，以從事於美國鳥類之出版矣。

輸入墨西哥灣，數日以來，風平浪靜，乃以釣魚及觀察其習性爲消遣，除得魚若干尾外，復得美麗之海豚數尾。海豚常羣遊於海中，四五尾至二三十尾不等，集羣而行，頗似狼之在陸地追尋捕獲物。海豚所食者以飛魚爲主，間及鯉魚，如二者均形缺乏，則追捕鯉魚，不久可在船後水中得之。飛魚依其飛翔之速，得以逃避鯨吞，少頃海豚復來，於是又由海中露出，張其翼狀之鰭，躍入空中，分散各方，一若猛鷹之追逐松雞。有向直線飛行者，有作灣曲而前者，未幾復沒入水中。當飛魚躍入空中時，靈敏而饑餓之追逐者，正如獵犬依其足跡，而作連續之跳躍，追及獵物，往往適於魚落水面時捕獲之。海豚似彼此富於同情性，故如同羣有被釣獲時，同伴均環繞於此不幸海豚之側，待其釣離水面，始行散去，惟此種情形祇限於大魚未隨小魚時有之，其情形在若干鳥類中亦復有之。如有小海豚在一羣中，則留於船頭下，繼續咬各種之繩索，一若欲探究何以失其同伴之原因者。在墨西哥灣所

得之海豚，疑其有毒，故余輪之廚役，爲一黑人，欲加以斷定，乃先以銀元放於魚旁，然後再事烹調，如銀元全不變色，可供食用，蓋所以向旅客證明其完全安全者。惟所獲使銀質變色者，百無一尾，可知美國之傳說不可靠焉。六月二十二日之晨，天氣奇熱，深以爲異，往尋置於船面之吊牀，以備應用，忽見水中充滿海豚，狀甚欣悅，水手告余曰，此乃風來之前兆也。彼輩復詳察魚之游泳方向，復謂此微風耳。余在一小時內，得海豚數尾，後乃渺然，是日蒸悶異常，次日亦然。

海豚之最適釣餌爲長條之鯊魚肉，疑係形似飛魚故也。惟飛魚頗不易得，故非在船體重壓，而使水波驚醒魚羣時，不易游出。然河豚在饑餓時，則無論何餌，均能得之，有時雖繫白線於鉤上，亦能釣得海豚。海豚之食慾甚健，與兀鷹相等，一有機會卽覓物吞食，而飛魚及河豚爲其最易吞之餌料也。一日余以鉤在船尾釣得一海豚，剖視其胃中，充滿飛魚，排列成齊，各以尾向下，足知其先吞魚尾，長各六七吋，共得二十二尾，正似罐裝鯧魚。在墨西哥灣中所常得之海豚，長約三呎，最大者亦不過四呎二吋，其重量以四呎二吋者而言計十八磅，因身體狹長之故，捕獲時，背鰭由頭前直達近尾，爲黑青色，身體之背部爲天青色，而腹部爲金黃色，並有不整齊之深藍點。

一日有數鳥停於船檣上，後乃落於甲板面，其中一鳥爲雌禾雀，最引余注意，不數分鐘又有一旅隼飛下，一若已引其注意者。此隼在空中徊旋少頃，落於橫軸之一端，然後突然攫此禾雀以去，余見其吞食之速，不禁憶及密雪西比鷺在高空吞食一紅喉蜥蜴之狀焉。

又一日下午獲得鯊魚兩條，一魚體中有幼鯊十條，內有一尾尙未全死，且能游泳，放入海中，不久即去，一若已習於游泳者。另一鯊魚切而爲二，頭部棄之，下部則更切成數塊，以供釣海豚之用。船主欲使余欣慰起見，告以船後有小魚甚多，遂準備釣具開始釣取，時風力稍增，帆均滿張。當船在水中行動時，船主與余則入艙修整窗牖，余復準備利鉤及線索，以及小塊醃肉，遂照船主之方法，置鉤於無數小魚之間，果未片刻，已陸續捕獲不尠。據余之統計在二小時內共得三百七十尾之多，乃置入鍋內烹熟之，其味佳美，苟余再至墨西哥海灣亦將不忘此魚矣。該魚長不及三吋，體扁而薄，肉味特佳，常以魚身扁直游泳於海中，宛如船舵之位置。性甚貪食，若見餌往往躍出水面，其習性頗爲奇特，然當船行極平穩時，則魚平臥於水中，不再覓食。舟沿福洛里達海岸前進，漸起和風，是以助余輪向大西洋一帶平安前駛。

第二十二章 訪問英國各學者

一八二六年七月二十日 台勞司輪既抵利佛浦，登陸居於商業旅館，乃赴高登及福斯堆爾之會計事務所，交一函於陸司旁氏，適彼公出未遇，旋受其謙恭之招待，招余赴宴並與勞司高氏相見。

七月二十四日 訪陸司旁氏於事務所，承其慇懃接見，旋引至公爵街陸氏之寓所晚餐，介紹與其友勞司高氏及其婿伯林（Barings）氏相見。勞司高氏約余次日同赴鄉間別墅相敘，並參觀植物園，其後余往尋購繪具，以便爲陸司旁夫人作一畫像。余擬以所作繪畫，陳列於利佛浦展覽會中，勞司高氏並允予介紹於斯登來（Stanley）爵士，據勞氏言，爵士爲一素性謹慎之人。余頗以此次陳列能否成功爲慮，但卒得圓滿結果。

七月三十日星期日 赴教堂，見一基督正在醫治盲人之畫，並得一聆盲人音樂家之聖歌。

八月五日 余遇斯登來爵士，見其爽直溫和，體格高偉，使余懷念畫家休來氏之風格。寒暄後，指摘余畫中有一缺點，余頗感謝之，詳視余畫至五小時之久，但仍稱揚不已，謂所作超異，堪值欣賞。復約余時至其格陸司南區之住所。

在此期間，奧氏曾函告其妻，謂在利佛浦頗受附近著名之士所歡迎，且得介紹函與亨包爾脫男爵、斯高脫爵士、達維爵士、勞倫志爵士、莫亞氏、愛特華司女士，及其內姪白克魏爾等。

八月九日 關於參觀余畫展覽之入場券，與諸友商議結果，規定爲一先令，故每日至少可獲資三四鎊。是日余又繪一野生火雞，大與生者相等，用以贈利佛浦之國家研究院。余常穿工作之服裝，裸臂袒胸，努力工作，適托來爾博士及陸司旁氏均在座，無不以余之神速爲異。

奧氏之居於利佛浦也，依各友之囑，各作肖像以贈之，陸司傍氏復勸其作較大之畫，使觀衆可以發現其特殊之技能。奧氏於衆友人中，得多數介紹函於名人，而勞史谷氏爲奧氏作一懇切之函，予小說家愛特華司，對奧氏之工作與成績，備加獎掖，尤爲熱心。奧氏曾以各函鈔錄於日記中，惟在此似無重錄之必要，故略之。

在利佛浦國家研究院繪畫展覽之結果，共得款一百鎊，旋即移住於孟起斯脫，復在該市展覽。研究院托來爾博士命博物館之管理人爲奧氏裝運繪畫，故得便利運去。

九月十日 離利佛浦及該地多數親友，五小時半車抵孟起斯脫，宿於皇家兵工廠，遊覽市廛，使余有不快之感，人民大都衣衫襤褸，面有菜色，其貧困情形，實較魯雪愛那之士人爲尤甚。余陳列作品於孟起斯脫市之大堂，入場券定爲一先令，但成績殊平平。

奧氏在孟起斯脫與格來其 (Gregg) 及麥克姆來 (McMurray) 爲友，時往訪各家族，見英人稱其子爲所愛，深以爲奇。彼在孟起斯脫之近郊，首次作竟日英國式之狩獵，惟成績則不甚滿意。旋見陳列繪畫，所得不足以償開支，乃轉而從事接洽關於出版其美國鳥類之預約。

九月二十八日 與陸司旁氏在利佛浦同宿，並商酌余之途程。後遇倫敦之書肆主人江旁 (John Bohn) 氏，勸余赴巴黎從事出版之估價，然後再回至倫敦，權衡出版方針。陸司旁夫人欲余作一美國火雞之畫，形小不及母指之爪，復以此畫雕刻於寶石，成一印章，轉贈於余。

十月六日 乘友人之車，回至孟起斯脫，直達陳列余畫之大堂，見管理該堂者，酩酊大醉，故無

統計。余寓於孟起斯脫凡六星期，但展覽期間，未見擁擠。訪麥勞克氏，付予五金鎊，囑送一寶石至余家。又於山丘採得花草若干，該處爲余妻幼時遊息之地，經白克魏爾村，訪候其家族。余既決定赴愛丁堡，乃以三鎊十五先令賃一車，旋即出發。

十月二十五日 昨日由孟起斯脫至愛丁堡，沿卡力司兒（Carlisle）至蘇格蘭之大路而行。沿途景色荒涼，頗爲悽楚。蘇格蘭之牧師，甚似美國南部蓄奴諸省之貧窮白人。車夫每經一驛，必向旅客索資，習以爲常，恬不爲怪。迨抵愛丁堡後，攜介紹函往訪詹姆生（Jameson）教授，及鄧甘（Duncan）教授，復訪查來司（Charles）博士及亨萊（Henry）博士於療養院。並晤及著名解剖學家克諾克司（Knock）博士等。詹姆生教授視余甚冷淡，彼告現無機會足以會見史高脫（Scott）爵士，蓋正忙於作拿破崙傳記及著一小說，並謂已有他處預約，不克在數日內前來回訪。

克諾克司博士接待余於其研究室，時身穿長袍，手染血漬，洗手後始行握手爲禮。閱托來爾博士之介紹函後，祝余成功，尤以力所能及，當爲余助，並約次日來訪，更引數科學家同來，以檢視余之作品。愛丁堡爲一極舊之城市，余頗覺奇異。下級婦女（漁婦）狀似美國西部之土人，其左右搖擺

之步伐，不能轉動之指，以及背負物品之姿勢，與孝尼族婦女毫無差異。容色或紫或褐，宛如白、黑混血兒。男子蓄長髭及頰鬚，其舉動與言語均極粗鄙。

十月二十七日 憂慮各種前途之進行，萬念俱生。愛瓦脫 (Ewart) 女士來觀余畫，似頗欣悅，後復揚聲言曰，苟史高脫 爵士見之，不知將如何歡躍矣。余以一函交畫家尼爾 (Neil) 氏，彼與余頗友善，時約余至其寓所，並允相助，鄧甘氏 復爲余致一短簡於顏夫來 (Jeffrey) 氏，氏爲愛丁堡 評論之著名主筆也。

十月三十日 造訪顏夫來氏，惜以事他出未遇，乃在其書齋留一短簡，見書齋中滿藏書報及小冊紙夾等，但均凌亂錯雜，塵埃滿蓋。

時余之展覽會愈覺一蹶不振，往訪尼爾氏，告以擬赴倫敦 之志願，美國 鳥類圖之不受愛丁堡 人民歡迎，事已彰顯矣。彼乃善加勸慰，並介紹與從事綏爾培 (Selby) 氏之鳥類圖雕版家李柴司 (Lizars) 氏相見。

李柴司 最崇拜綏爾培氏，但見余所作之圖，則歎謂觀止矣。復敦勸博物學家喬亭 (Jardine)

爵士前來參觀，不可失此眼福云。

十一月一日 李柴司偕詹姆生教授來訪，以觀余之作品，教授狀甚慇懃，頗具熱心，但其言語間，使余頗感覺其對於余畫，似含嘲笑之意焉。

十一月二日 與詹姆生教授同聚早餐於其堂皇華麗之住宅。彼之容貌頗異，而頭髮之奇特，更值注意，髮似立於頭頂，分向各方飄出，故外貌奇特粗陋，其外觀雖陋，而內心尙甚優美，惟不易於初見時感覺耳。余至此時方知教授之真面目。報紙對余批評，時有相當之佳譽，途中亦常聞及行人指余爲法國之貴族。居愛丁堡凡三星期，時與相當階級之人士往返酬酢，爲狀滋樂。詹姆生教授更允以余之工作，公開作爲博物學雜誌上之介紹，魏爾遜 (C. N. Wilson) 教授亦爲余作廣告於瑪伽 (Maga) 雜誌。

魏爾遜教授更自動爲余介紹於史高脫爵士，及方言學家孔培 (Combe) 氏。而綏美 (Syme) 氏爲一肖像畫家，爲余作一像。愛丁堡國立研究院曾爲余召集會議，議決以其會堂供余陳列展覽鳥類圖之用，每日所得之入場費約計五鎊。

余所最快慰者，爲李柴司氏出資助余刊行美國鳥類之第一卷，且其圖版均爲大幅。余得陸司旁氏爲預約人，乃作書告以目錄，並說明余將攜樣本漫遊各地，冀獲三百之預約數，即可使此項工作完成。喬亨爵士當時適在刊行鳥類著作之際，每日尙費數小時以檢視余工作之情形，且時招待余至其鄉間別墅作長談。

十一月二十八日 今日始見余之美國鳥類圖最初雕版校樣，結果頗令余深感滿意。

十一月二十九日 史高脫爵士應其一友人之約，欲來參觀吾書。復應考古學會之招，聚宴於滑鐵盧旅館。宴會間遇愛爾勤（Hilpin）伯爵，其人懇切，菜爲蘇格蘭式，甚華美，如髓骨、鱒魚頭加韭麥片、黑蛋餅、羊頭等均屬異味。主席爲愛爾勤伯爵，餐甫畢，以鎚叩擊檯面，乃起立高呼皇上萬歲，衆亦起立舉杯爲皇祝福。該會首席秘書斯蓋因（Skain）氏復舉杯爲余祝健康，並加以讚辭，使余慚愧不已。余思作演說，但以素未嘗試，恐不勝任，卒被衆敦促，乃起立曰：「在座諸君，辱承獎掖過度，深感慚愧，蓋在貴會壁上所懸之鳥畫，不足以當此讚揚，事實俱在焉。余無以報諸君之盛意，至爲抱歉，謹以虔誠祈禱上帝降福各位，並祝貴會興隆。」辭畢就座，而全身已滿汗矣。復受李柴司氏舉杯相

邀，余心愉快，遂一飲而盡。彼復高唱蘇格蘭歌，後有著名蘇格蘭畫家亞倫（Allen）氏，又作蜂之鳴聲以娛座客，直至酒闌人散，始盡歡而別。

十一月三十日 所作余穿狐皮外套之肖像，已於今日完成，像雖不甚相似，但決定明日陳列之。

十二月一日 愛爾勳伯爵偕另一貴族前來參觀余之畫展，並詳談余畫及前程，是日得資共十五鎊。

十二月二日 與偉大之勃立其司（Bridges）氏早餐，彼以手巾拂家具之塵埃。余聞魏爾遜教授將為余及余之鳥類學上之成績選文載於勃拉克和志（Blackwood）氏之雜誌。旋與勃郎（Brown）博士晚餐，其人和藹可親，又與詹姆生教授相遇，而詹姆司哈爾（James Hall）爵士與白雪爾·哈爾（Basil Hall）司令亦於是日來訪，哈爾司令來詢關於訪問美國之若干事務者。

十二月三日 所作陷窰中之水獺一圖，將近完成，李柴司及綏美二氏均稱為佳作。克諾克司博士謂擬推薦余為愛丁堡之魏乃倫（Wernerian）博物學會會員，余甚感之。

十二月十日 余在愛丁堡之成功，頗出意外。余書已出版數冊，每冊置畫四幀，均大如生鳥，其體裁頗別開生面，每冊售二奇尼亞，雕版精巧，中有數幅爲着色畫，現正供作展覽之品。

十二月十二日 訪勃來斯脫 (Brewster) 博士，余以關於一鴉之章節宣讀之。後又介紹與其夫人相見，蒙其招待周到，使余深感不已。

十二月十六日 接陸司旁氏寄來短簡，反對余書之尺寸，惟以尺寸過大，恐其不易普及也。赴魏乃倫博物學會以示余所作鷹圖。詹姆生教授起立，嘖嘖稱揚余之努力，會中遂通過一議決案，對余之工作致感謝之意。教授續又提議，推余爲會中名譽會員，卒承一致鼓掌通過。

與白雪爾哈爾之岳母亨脫 (Hunter) 夫人同餐，並與八十二歲老婦人克拉克女史相遇，彼與吳爾夫將軍及蒙脫高米將軍爲知交。席間各來賓詢及美國各項問題甚多。哈爾司令更贈以所著關於南美之著作一冊，並附以題辭。

十二月十七日 余繪二貓與一松鼠相關之畫，黎明即起，直至九時始畫貓圖。

十二月十九日 赴白來旅館應喬亭爵士及雪爾培君早餐之約，散步街頭，幻想自然之美，深

感上帝之全智全能，得獲此美麗宏大之作品，並給吾人以一種能力，而資研究各種之事。當腦海中正作一線之冥想，忽覩及一衣衫襤褸垂病之乞童，驟然停止，彼之面容，深現饑餓與困乏之象，乃給以一先令而去，後回顧此童，仍凝視於余，乃復呼之返，同回寓所，給以舊有之衣，並再加給五先令，祝福而行，彼頗欣悅，而余亦感覺一若上帝正對余微笑也。後乃與威廉（William）爵士同餐，並授以繪事，復授課於雪爾培氏。

十二月二十日 孔培氏爲一骨相學者，與彼早餐後，先視余頭，再測余頭骨，其細心之態度，正與余測量鳥嘴鳥頭鳥爪，未嘗稍異焉。除其他技能外，彼以余具有適於繪畫之骨相，而彼復以所測結果，一一記錄，宣讀於骨相學會。

應馬登（Morten）伯爵之招，赴其離愛丁堡較遠之別墅。

十二月二十二日 「由是日之日記中觀之，知奧氏曾有函與其妻，述其擬赴紐加司脫爾（Newcastle）或哥拉司哥（Glasgow）之意。」余擬訪諾晨盤倫特（Northumberland）公爵，因其曾約以預約余之著作者。余再穿禮服，故每日必易衣兩次，且穿絲襪與漆皮鞋。余髮長如

往日長髮之不變舊觀，正與余之不時繪畫相同也。余之著作如獲百份之預約，足償一切費用，惟以預約價每份需百八十奇尼亞，致有嫌其總值之過昂，實則此書將分八年完成，分期付款，亦殊未爲昂也。當此之時，余或被邀赴會，或承招飲，或被舉爲學會會員，而同時又需由展覽以求資金，復需繪畫，故此處爲奧寶邦，彼處又爲奧寶邦，大有應接不暇之勢。

十二月二十三日 是日展覽會觀衆異常擁擠，統計所入，已達八百圓。余以所繪美國火雞一幅贈與學會，以償借用屋宇之誼，而商人估價此畫，值一百奇尼亞。

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節 購一胸別針贈之夫人，並以蘇格蘭在聖誕日無宗教禮節舉行，深爲詫異。

十二月二十七日 赴達爾馬忽 (Dalmaho) 之馬登伯爵別墅，離愛丁堡約八英里，伯爵夫人招待懇切，復介紹與伯爵相見，伯爵軀體微細，足力虛弱，甚於新孵之松雞。彼懽然相迎，熱淚潤眼，伯爵夫人爲中年婦人，雖非至美，但容貌端整伶俐，明眸善睐，益覺其有高尙之知識與涵養性情。彼衣深紅色綢，而其母則服黑綢。

余之寢室在最高之一層，陳設及繪畫等均爲黃色，修裝畢，卽用晚餐，迨入餐廳，所見僕役侍奉維謹，器皿均不用手觸。晨起住觀馬廐，見有非洲良駒四匹，尾垂達地。又在禽室見一隼，乃前用以鳥獵者，今亦置於室內，以便余易於研究其進化與飛翔。伯爵夫人署其芳名於余之預約簿，並願預先付款。

十二月三十一日 與白雪爾哈爾司令晚餐，遇及顏夫來及麥克洛希（Mr. Cullloch）兩氏，麥克洛希爲一著名之政治經濟著作家，其舉動活潑溫和。顏夫來則體軀微小面容莊嚴，頗有紳士之風，惟其談吐作態，有時反覺過度。

第二十四章 在英國所受之榮譽

二月三日 勃李司脫(Brewster)博士主張將余所著美國鳥類第一卷，應於是晚陳列於皇家學會。彼爲一光學大家，故勸余用描寫器，俾可繪鳥之輪廓迅速正確。蓋此種器械不僅可省時間，抑且可在暑熱少耗精力，如繪輪廓實爲繪畫中最困難之工作，並占每圖一半以上之工程也。余於八時往皇家學會，將大幅繪畫，陳列於桌面，大眾詳細參觀均稱揚之。旋共入一大廳，哈爾司令出迎與余攜手，使余坐於會長史高脫爵士之對面，因此余能正視彼偉大之人而聆略其談吐，更得研究其性格焉。靜聽其由拉丁語譯成英語之演講後，會長起立，衆亦隨之。史高脫爵士迎面與余握手，並詢以愛丁堡寒冷之氣候，能否適合余之身體。衆以此爭相注目視余，一若余爲一遠來之珍客者。

二月十日 赴皇家學會之展覽會，以觀勃拉克·高克斯陳列之繪畫，余視其所作鳥圖，其成績確爲余所罕見。惟單繪一鳥與一羣之鳥，而欲與天色及風景相調和，則其間殊有區別。畫家欲以

此三者不同之概念，冶於一爐，無不深感躊躇。余觀鹿畫一幅乃倫西(Landseer)氏所繪，凝視甚久，覺其作風甚佳，且畫筆具有奇效，惜不能畫肖於自然，誠爲美中不足也。另一圖中有一鹿三犬及一獵人，其鹿伸舌於口外，口被彈所中，三犬中一犬爲格來紅種，以口啣鹿耳，復以一前足踏鹿腿，宛如與此鹿爲戲，獵人則以繩縛鹿角，而正在另投一繩索於鹿頭者。此畫由余及余友包格脫或包勃博士視之，覺其雜亂無序，此種之畫在倫敦亦頗不少，惟不若此間之足以引起鑑賞家之特別興趣也。

哈爾司令懇余攜若干作品以示其至友孟斯菲爾夫人，而曾向其表示欲一親余畫者。余往訪之，惜以外出未遇，惟其三女及若干貴族則圍觀余畫，各女郎均甚豔麗，但舉動未具端莊謙抑之態，亦不及馬登伯爵夫人之和藹可親。至男賓更顯然非素有涵養，是固不足爲余病，獨哈爾司令頗以此爲苦，蓋彼爲高尚之人士也。余覺其深感苦悶不快。彼請余留畫於此，但以此畫曾費多日之精力，方始成就，心雖不願，然彼此爲至友，不欲再增其煩悶，故卒允之。旋見午餐已備，未留余等往用膳，遂匆匆相別，以趕赴魏乃倫學會之約。

當余入魏乃倫學會之講堂，已告滿座，忽一友告余曰，今日之所以嘉賓滿座者，正爲欲聆余關

於響尾蛇習性之演講也。克拉漢教授見余入，卽起立曰，會長，奧竇邦先生至矣，惟余以事忙未及準備此文，李柴司氏遂爲余一一說明，詹姆生教授乃請將余之雕版以示衆賓，各人均細視並讚美之，卽席草一關於鱷魚之文，在會中宣讀焉。

後在途次遇一人，勸余作一奧薩高（Osage）土人獵一火雞之畫，以供衆覽，必可增加余之聲譽，或屬可能之事，凡事之愈奇者，人亦愈好之，然余髮長披及肩，已足稱奇而有餘，若余髮能長及於膝，或更能引人之注意。

二月十一日 終日在皇家研究院工作，從事余畫之懸掛，當時有其他畫家多人，亦在此工作，余聞互相讚揚，及非難未到之諸人，頗爲悅耳。

二月十二日 開始在蘇格蘭學會中陳列余畫，辛勞殊甚。是日爲余被舉爲會員後，考古學會之第一次會期，照例新會員應於是日到會，余遂參加，但仍遲遲不前，會衆則反熱烈歡迎。午後一時余至皇家學會，見已人滿，而檯上盛置酒果及其他食品數事。婦人以貴族爲多，中有爲余所相識者。惟孟斯菲爾特之數婦人，經余面前數次，竟未知余卽爲日前以畫陳奉於彼，非出於心願，實不得已。

耳。史高脫爵士亦在座，趨前握手爲禮，並指數畫曰：「奧寶邦君，余在幼時亦曾親見此種之情景者。」暢談許久，本欲舉杯相祝，卒覺無聊中止，乃問候其令媛健康，匆匆離室他去，蓋腹中已感飢餓，雖檯面滿陳食品，婦人可以自由享受，余則未便加以染指也。

日記約缺一週，因奧氏當時正忙作其他文字，又爲哈爾司令作介紹函十二封，復須應博物學會之請，撰述野鴿之習性一文以宣讀也。奧氏謂是文正如一石射二鳥，蓋對於勃來斯脫亦曾允作一文章耳。余於星期三起，開始作此文，忙碌終宵，直至深夜三時半始就寢。余之精神與靈魂，已深迷入此道，故每覺一若身立於美國森林，而與野鴿相伍，耳膜中亦充滿飛翔之鳴聲。迨睡覺數小時再起，復爲修改文稿。哈爾司令於十時許來訪，讀畢此文，並索取一份，余爲其作複寫，至是晚八時始完成贈之。

哈爾司令對於余所選述野鴿之愛情，似稍懷疑，因余所述一若如人類之愛情，而非生物所應有。余則認爲母鳥對其子女之愛情，正與婦人對其嬌兒有同一之情形。凡世上祇有一種之愛，卽爲上帝之愛，而一切生物之愛，卽由此而生，不過其智慧則依生物之種類而有差異耳。

二月二十日 作一長函於吾妻，說明留英之日期，非再留倫敦數月後，不能決定。余之計劃已積極進行，但尙難於短期內完成。第一卷鳥類將於三月中出版，是月五日皇家學會，將有選舉會，以選舉余爲會員，如能成功，則於余之工作，頗得相助。但無論成功與否，余將於五日後離愛丁堡，而訪問三島之各主要城市，以推銷余之著作預約也。

二月二十八日 怠惰數日，反使余起居不安，乃不得不從事工作，以驅此惡魔矣。

三月一日 奇特 (Kidd) 君爲一有望之青年畫家也，年僅十九，長於風景描繪；與余同早餐，暢談畫事，余甚慕其才能，乃思及如余能有彼之技能，若於彼之年齡習事油畫，其成就當不復似今日矣。惜余前之所作者，一若均與上帝之意思相左，致使今日成此可憐之奧寶邦。余請其每日前來吾室，相共飲食，互相研究繪事，其樂何如。余告以欲改良余之技術，而作一新繪畫，請其自明日始，助余作此企圖。彼從未見余畫，迨展開數幅，感覺似甚驚異，乃至誠之言表示，「欲余能助作如此畫者，余豈有力哉。」余復述自然研究之重要，並使其感覺祇有肖畫自然，較之憑一己之意空想，爲勝多矣。

三月三日 數日以來，余方從事油繪，惟今日雪大風狂，爲余二十年來所未目覩。旋與李起（Ritche）氏共晚餐，其人頗有意味，而夫人亦舉止活潑，又喜行善者。是晚賓客麀雜，良莠不齊，余則自飲自食，默然不語，中有一伶人稱溫登好夫者，其舉動滑稽，余頗厭惡，彼以一婦人之扇，置於鞋上，蹴折爲二，後復道歉，以彼之名，反使賓客而悅樂之。在上流社會交際中，余實未見有如此之惡作劇也。彼婦人不但不以爲恥，反有得意之色，故余益爲憎惡焉。是晚彼對李柴司氏作種種無稽之批評，余力斥其非，且告以李氏爲余之至友，其人誠實而真摯，彼卒抱歉而去。

三月四日 今日降雪甚厚，致各地郵件均爲阻滯，街市行人，步行爲艱，宛如拉勃倫特之冬季景色。與紐包爾特牧師同早餐，乃坐椅轎至教堂，余從未乘坐此種之轎，故特嘗試耳。余以具有二足二腿，誓將不復再乘此物，其上下搖動之狀態，使余迴憶肯塔基地震時之懷想。旋卽聽聞斯密司牧師之傳教，此實不啻對余之宣傳也。後復與紐包爾特牧師同返午膳，遂踏深雪而歸。

三月五日 是日作家書，告以已被舉爲皇家學會會員，「於是可憐之奧竇邦，雖非富有，而終有榮譽之一日，汝將爲衆人所尊敬矣。」

三月六日 是晨完成一畫，余喜之較前任何所繪者爲甚。（彼雖未述及爲何畫，但顯然爲與青年畫家奇特所作之新畫。）李起氏爲蘇格蘭人報（*Scotsman*）主筆，向余索第一冊鳥書，以作介紹於此報之用。往藝術學會參觀，見有多數偉大美麗之發明品，其中有一車能以蒸汽曳之，動力甚速，且極整齊有序。常至此地參觀，較往文藝學會爲樂。現離愛丁堡之日期漸近，但尙未決定是否先赴哥拉拉斯哥，或達勃林，或紐加司脫，乃至利佛浦、牛津及劍橋，然後至倫敦，惟須於日內決定而行。

三月七日 離愛丁堡之議既定，故先摒擋余之一切業務，並準備將來之計劃，乃向各友索取介紹函。詹姆生教授及勃里司脫氏更盼余能常常寄稿於其雜誌。余向勃里司脫表示欲得史高脫爵士之手翰數行，彼謂當與爵士同餐時，自可提及，殊無若何問題。是晚參與推脫勒氏之盛大宴會，名士淑女，嘉賓雲集，旋介紹斯密司牧師與余相見，卽前星期之宣教師也。復晤及其女，獲聆婉轉之歌聲，彼及其女約以下星期來參觀余畫。

三月八日 昨晚天氣驟變，風雪交加，積雪厚達數尺，是日赴倫敦之郵車，不得不棄馬匹改由郵差負之以行，余作下函，寄致史高脫爵士。

史高脫爵士閣下：在離別貴邦之前，僕擬巡遊全島各地，乃再赴大陸重要城市，如蒙閣下賜予數函介紹，則當感覺無上之光榮。僕之作如此請求者，正為研究鳥類學之上進，使所採標本及原稿可以付梓，諒亦為閣下所樂聞歟。惟以此而屢瀆清神，感愧良深。倘有未便之處，亦希見示。僕自與契友哈爾司令同謁台階之後，閣下度量實為僕所銘感，而不能忘焉。謹致數語，聊表微忱，諸祈鑒原。僕奧竇邦頓首。

是晚即接得一覆函，其文如下：

奧竇邦先生足下：余深信先生必較僕更有適當之友人，足為閣下作海外之介紹，蓋僕以事務羈身，對時各友久疏問候，而僕之薄學淺才，尤不能對足下之博物學上有所貢獻也。惟足下之技術與學問，深所欽佩，故凡關及於先生者，當為通信申述之。僕雖無正確批評此項學問之力，但深信足下之科學成就，當日見擴展，謹祝旅福。弟魏爾脫·司高脫頓首。

是晚赴伶人奧乃爾（O'Neill）女士之宴，有多數音樂技能之士女參加，茶會畢，女士即起立宣布音樂會開始，彼服素白薄綢衣，潔麗可愛，其棕色之髮，捲成小花圈，垂至頸際，玫瑰色衿，披及肩

上，與在舞臺所見，判若兩人，歌聲婉轉，悅耳動聽，由其美麗之明眸中，表示其靈魂具有莫大之感情。女士繼續歌唱不輟，一歌方罷，有人請其作他歌者，必慨然應之，又再起立縱聲高唱，或獨唱，或合唱，或三人奏唱等，順次輪唱，全室中已充滿女士之清曲妙音矣。余意其終必有倦容，乃不時詢之，彼曰：與寶邦君乎，君豈不知音樂猶繪畫耶，好此者當無倦厭之時，妾正興之所至，非特不感疲倦，且精神更爲愉快也。是晚宴席陳設特豐，餐後音樂更悠揚悅聽，復饗諸客以果品與酒類，歌興因此益濃，奧乃爾女士方歌一曲，再邀客和之，直至余見錶已逾二時，不復顧及餘興，乃起立與奧乃爾女士握手，並與諸客握手話別。

三月十三日 與聞名之格倫脫（Grant）夫人共早餐，席間並有其子女等。夫人年事已高，耳亦重聽，但仍慇懃熱心。余等敍談美國之事，彼對於美國之知識，實爲此間余所遇及各人中之最廣博者。彼謂驟然解放黑奴，或非其福。

是晚應李特爾（J. Riddell）爵士之宴，嘉賓雲集，名重一時，使余至爲侷促。主人及其夫人雖極力爲余解悶，但余則始終未獲愉快，苟無海士（Hay）夫人與哈爾司令夫人在座，余將寂寞不

堪矣。餐畢余畫陳展於檯面，羣客聚觀而讚美，幸均不以商賈視余，方始釋然。余友海士氏復爲余向一俄國青年貴族求若干介紹函，但該青年愀然置之，余乃向海士氏稱謝，並恐因此或有傷於彼二人之感情，極力慰藉之，旋卽冰釋。李特爾爵士自動爲余作函介紹於亞克倫特（Ackland）爵士及英格立司（Ingils）爵士，二人均爲著名之貴族，而對於鳥類學尤爲援助焉。是日招待，較之馬登氏前次設備，遠爲隆盛，侍役服裝整齊，肅立於桌後，余穿外套時，侍役二人爲余披着，無需余之親自動手也。

三月十七日 是早爲余之著作出版，刊行一段緣起，如下

緣起

凡未見著者所藏原有繪畫之任何部分者，當知此書所收各畫，其比例與輪廓十分正確，且其位置及姿勢，均由著者用特種方法，始獲此結果。蓋著者經長年研究結果，而一一加以慎重之描寫。著者不以單獨肖像畫爲滿足，故每以若干鳥隻合於一幅，以示其自然之棲所，並常助以樹枝樹葉及花果等。更有示其在空中掠食，或於草木中搜索食品之狀，或立於巢上，或哺喂雛鳥，更有表示其

游泳步行或涉水之狀態。

凡昆蟲爬蟲魚介等之爲鳥食者，亦加入於圖畫中，每一畫幅中，必示其異性之羽色，且有雌雄各一，凡由幼期至成長期之鳥而有變化者，亦必加入，植物均爲自然寫真，其中有美麗珍貴重要之品，雖植物學家亦甚重視之。

本著作之計劃中，有下列若干之特點：

- (一) 出版品之大小爲正確宏偉，且紙質優美。
- (二) 雕刻均與原有圖畫同大，而表示鳥類及其他物品之自然大小。
- (三) 每圖均依原圖而慎重着色。
- (四) 分爲數期出版，每年五冊，每冊插圖五頁。
- (五) 每冊售價二奇尼亞，於此書送到時付之。

上項之緣起，最足以表現奧氏之不羈性格。彼身處異鄉，友人均爲新交，且無款以供出版第一冊之用，而彼則毅然從事，着手於此非十萬金不能成功之事業，不獨友人不能加以援助，反受種種

之挫折也。

三月十九日 是日有一興趣之事，卽奧氏經各友人之不時勸告，乃決意斷去垂及於肩之長髮，其記述如下：

一八二七年三月十九日於愛丁堡 是日余髮受犧牲矣。上帝之意思，卒被多數人之志願而僭取之。

當理髮師以髮剪迅速切斷余髮時，不禁憶及法國革命時之慘狀，蓋由斷頭臺而屠殺無數犧牲者，亦受同樣之手術，余頗感傷之。

此頁之四周，以數分寬之黑線圍之，宛如爲見好於友人，而失此髮，有無窮之悲傷也。

第二十五章 籌備鳥類學著作之出版

放縱不羈之博物學家，離去愛丁堡時，心中滿懷希望，乃開始其地方運動，在此種訪問時，奧氏所受之待遇有二種，即為最好，或為最壞是也。彼曾歷經紐加斯脫（Newcastle）、李特（Leeds）、約克（York）、休來斯堡（Shrewsbury）及孟起斯脫等處，得有若干預約人，而每地每人之預約金，均為二百磅。惟當時之日記，多為關於各種應酬之記錄，甚屬瑣屑，無可摘述，其中較有鈔錄之價值者，為訪問雕刻家培魏克（Bewick）氏，然記錄不詳，亦不足以使吾人知其藝術之如何精巧焉。奧氏抵倫敦後，仍繼續銷售預約於貴族中，大獲成功，茲擇錄其在倫敦訪問中之若干記事，然亦無驚人之事蹟也。

某日早晨八時半，余最初訪問名震全球之英國肖像畫家湯麥司勞倫斯（Thomas Lawrence）氏，蓋以余之習慣推測之，此時必為工作最忙之時間也。余攜介紹函畫幅及若干獨創之作

品前往，僕人延請余入，約數分鐘，氏由室中而出，其態度與招待，使余深獲極好之印象。彼之衣服簡潔，似爲終日如此，使余尤感驚異，彼與余握手畢，展閱介紹函時，余乃得一機會，以細審此偉大藝術家之面目，其面色淡白，狀若沈思，實無若何特點足以顯露其天才。閱函既畢，乃謂承友人休來氏介紹得再與一美國藝術家相見，甚爲榮幸。並謂願一聆信中所稱揚之高貴藝術，故定於下星期三訪余，復將所約日期，記錄於一大紙片，而放回原處。

湯麥司非鳥類專家，故對於余所作之畫，不能有充分之鑑賞，蓋余所作之畫，有科學之趣味者，則較易明瞭其如何正確，然對於一切物件繪畫之法則，如形容、配置、以及物體之處理方法等，則難逃過其法眼，由其表情上，知其閱余畫後，甚爲驚異，而感興趣。復詢余有無作油畫，余答偶一爲之，乃引余至其畫室，最奇者，此畫室窗爲西向，畫架上置有畫布，係完全用黑鉛筆畫者，所畫爲一貴族，已全完成，另有一大架，則畫一全身之貴族婦人，立於室外，而此幅尙未完畢。余見其油畫板甚大，上塗種種顏料，一若他人代其準備。彼所用之毛筆與鉛筆，種類尤多，方其注視於畫架上一部分之圖畫時，乃用美麗之顏色修改，執筆甚從容，似表示非急急者。旋即放下油畫板，改取木炭以畫未加顏色

之畫幅，並詢余對其作法有何感想。余實無從認識彼之藝術，故未能答覆此偉大藝術家之詢問，祇有稱揚其藝術之精巧而已。未幾僕役告以早餐已備，乃留余共膳，經余婉謝，遂同下樓，見其未完成之肖像畫甚多，指謂余曰，此實彼之不幸，蓋言不知何日始能完成此畫也。彼復堅留同餐，以盛意難卻乃應之。早餐僅雞卵、乾麵包及紅茶咖啡等物，餐畢告辭，時已十時，門前有馬車三輛，惜余爲鳥類學者，不然，亦願爲湯麥司爵士矣。

隔日湯麥司訪顧余門者三次，二次在寓所，一次則在余之雕刻師哈維爾氏處，第一次爲早晨九時，詳視余已完成或未完成之獸類與鳥類，彼並不談作品之高下，但僅問索價幾何，余乃依次舉出價值數種，伊復謂如余不出門戶，願引顧客來此。約既定，彼卽欣然握別。兩小時後果偕一客來，購「陷於陷窠之水獺」一幅，給值二十鎊，另一顧客則購「兔」一幅，給值十五鎊，余攜畫送至門外，彼等遂登車而行。

第二次又偕三客來，且非上次所來之顧主，各人均購一畫而去，其價爲七鎊、十鎊及十五鎊，各畫均送入車上，車旁並立有極嚴肅之僕役，余本欲一知客之姓氏，卒以湯麥司爵士未曾提及故余

亦守緘默。

第三次之來訪時，余適在繪畫，欲以奉贈英皇喬治四世，畫題乃新創作，爲一英國種之雉鳥受犬追逐奔竄之狀，余以此畫示於英皇侍醫魏勒（Waller）爵士，彼甚欣悅之。余友英國博物館技師查爾德能（Children）亦酷愛斯畫，囑余阻止湯麥司入室參觀，然湯麥司爵士卒至，去畫面之布，踞踞畫室之中，詳細審閱，忽近余側，手按吾肩曰，奧賽邦君，此畫良佳，實令人諦視爲之流連不忍去。余料皇上必納之，但所得報酬，不過私人祕書之一紙空文，聲明其畫已入皇上之收藏品而已。若以售之於市，則其值至少在三百餘金鎊，何弗售之爲愈耶。余心殊感佩其明見，乃以之陳列，有出三百鎊亦拒售之，後隔數年，卒以百鎊售於一至友海賓司他爾（Heppinstall）氏，而以所得購膳具贈之吾妻。

當時若不出售若干幅作品，余在工作開始之前，恐已宣告破產矣。雕刻師哈維爾氏要求於星期六交付六十鎊，如數日之後，無法應付，將使出版之希望斷絕。余既素無積蓄，而數日前由他處借得之五鎊，盡用以購繪具，差幸湯麥司爵士代余售去數畫，乃能償還所借之款，並以其餘付還哈維

爾氏，是以危關突破矣。

余於此時終日作畫，而於每晚求售，常徘徊於猶太人所寓各街市，出入於猶太人各肆店中，並以新出作品供諸各人之需應，此種生活，實爲余平生中最可異之一夕也。余在倫敦孟起斯忒利佛浦等處，計出售陷穿中之水獺七幅，另有一幅，則贈友人陸斯旁氏，其他各畫亦常售七幅至十幅，均不過僅變更其畫法也。所最可異者，數年以後，余再欲購余之作品，竟無一幅保存之。一日，余因憶及某種錯誤，而往訪購余畫之一店鋪，但該鋪已用同一之價值，購得同樣之複製品，然則余畫已完全不知何往焉。

值此之時，培爾爵士以奧氏前託交致密獨彭克(Meadowbank)爵士之一函退回，並囑其交於他人轉遞，該函係奧氏說明欲覲見英皇請其設法者，奧氏深知培爾爵士不願爲力，乃決意另行設法而走訪美國大使加來丁(Gallatin)氏，以商決行止。大使見而笑曰，君不知覲見英皇之難耶，英皇有夙疾，性情暴躁，常人每不易見之，余以大使職務請求覲見，越六星期始獲所請，而見面時亦僅六七分鐘耳。彼除於接受外國之公式祝辭時方起立，旋即坐下，對於英國朝廷多數貴族，未加顧

盼焉。少憩片刻，又語大使曰，余思諾森盤倫公爵或對余有興趣乎。彼復笑謂無益，且告以彼之作此種訪問者，實以職務所羈，不得已耳。蓋每次之得晤面，亦必須一月或半月之預先約期也。余既知大使不欲爲助，未便再申述此事，乃轉談他題，彼最後以誠懇之態謂余曰，如異日英皇有召集聚會，而君猶在此間，余當偕君同往，當以美國科學家名義介紹之，然於君之工作，恐不及敘述也。與大使詳談約一時許，臨行彼請留下余之名片，俾可作爲介紹焉。

六月十八日 余所著之鳥類學第一冊，尙在愛丁堡李柴司氏處，是日忽接一緘，謂刊印後描色彩工匠同盟罷工，致出版暫行擱置。彼謂苟余能在此間覓得此種工匠，望爲完成之事，出意外，頗感不安，恨不得卽赴愛丁堡，以解決此問題，惟既與斯賓塞（Spencer）爵士有約，況又有預約余書之可能，不得不息此念。余於午間十二時趨爵士邸，晤及魏爾托東（Walterton）博士，而彭松培（Ponsonby）先生正與斯賓塞夫人閒談，夫人體軀肥碩，態度壅腫，極不鎮定，旋復與余談野火雞之習性，以及如何馴養法等。斯賓塞爵士再四稱揚余之作品，兩紳士均預約此書，余歡洽而辭。夫人送余至門外，並與余握手道別，而兩旁闖者林立，咸愕然不知余爲何許人也。

與斯賓塞別後，遂至旁登（Ponton）氏宅，遇及第勃亭（Dibdin）博士，並來此參觀余畫之男女賓客二十餘人。復於此際又得預約者四人，是日之成績，差堪滿意。迨返寓接閱費谷司（Vigors）氏短簡，告以另有一預約人之姓名，並謂查理司旁那拜脫即將蒞止矣。余又步行至姆雪格那諾親王之寓邸，適外出未遇，乃留片而歸。旋親王造訪，急下樓相迎，晤面甚懽，其容貌豐采，不減昔日之英姿，欲視余之全部作品，故一一呈覽，實爲余在英倫以來首次展覽全部作品而感覺愉快者也。彼謂此種作品，具有出版之價值，余亦深以此言爲榮。

親王別後，余復思及描色匠事，急出四處訪尋，一無所得，蓋此類店鋪，因工作缺乏，均已閉門停歇也。偶過一印刷店，詢之店主，認識此種工匠否，彼卽告以某人之名姓地址，其索值較在愛丁堡者尤廉，乃將所聞函告李柴司氏，囑其寄二十五冊來，或可助以進行。走尋良久，始獲所訪者之寓所，方叩門，而矮小之門卽啓，其家人見有生客至，頗爲驚訝，一青年坐於小窗之側，正從事繪畫，另有婦人以余意相測，殆爲青年之母，方在熱湯中洗滌蕃薯，一少婦則哺嬰孩，倚於室中唯一之牀側。更有兒童六人，女童居多，衣服襤褸，面有菜色，驟視之，卽知渠等貧困，慣於飢餓。青年起立，延余坐，復恭敬詢

諸何事，余告以覓訪畫匠，彼謂曾作此種生涯，但不能仰事俯蓄以資餬口。乃以所繪之幅示余，爲一諷刺畫，描繪一天主教牧師手執一繩，似欲以縛異教徒者，全圖均含有充分繪畫之知識。旋其母謂早餐粗備，可憐之青年曰，前日已飢餓終日，今幸得人贈以蕃薯若干，故匆促就食，乞爲見諒。膳畢詳告現在尙從事描色工匠數人姓氏，余靜觀渠等食物平均分配，父母妻子僅各得一份，然區區食量，似不足以維持當時之飢餓。彼於用膳時，爲余寫工匠三人之名姓，余見其景況之淒慘，不忍久坐，急忙告辭。青年轉向其妻子曰，時間已遲，曷不速去工作，余見其全家均外出，詢以何往，乃曰行乞耳。彼復言以全家赴倫敦市街努力行乞之結果，亦僅僅敷一飽耳。數日以前，貧困尤甚，乃將最佳之牀具售去，以付房屋租金。惜此時余囊中僅有數先令，不能臂助，因在倫敦不能身攜金錢及錶等。青年所作之諷刺畫，進益無幾，失望之餘，屢圖自殺，卒以受妻子之纏擾，不忍爲之，余不禁聞之心痛，都市生活之悲慘，余實厭惡之。

六月二十一日 得李柴司氏來函，知其工作中斷，乃約哈維爾氏代爲描繪色彩，希望困難或可稍減，余是日作畫特多。

六月二十二日 應旁那拜脫親王之召，聚宴於皇家學會俱樂部。是日又往授繪畫於查爾特生氏及亞脫金夫人之女，女士技藝甚精，惟尙不及洛斯高夫人之女公子也。晚間旁那拜脫親王與克立夫東（Clifton）爵士等來參觀余之作品，彼等均爲著名之鳥類學家，迨一見余畫，均謂有若干種鳥類，而能爲余所收藏，實出意外。旁那拜脫親王提議爲此種鳥類定名，彼等遂一一爲之，共得五十餘種，乃勸余將草稿送交動物學會發表，後又詳談鳥類之習性等，直至深夜始散。

七月二日 近來精神懈怠，雖屢欲致筆而終未果，蓋心緒不寧，感覺暗淡而又悲傷也。余以鳥類之第一冊凹版底稿贈與查爾特倫氏，彼仍以每冊之定價二鎊付給於余。是日余又繪一兔，甚爲欣悅，爲近來稍稱快慰之事，余頗願早日離去倫敦。

奧氏近雖似懊傷，惟不久至一鄉間，深受舊友之歡迎，精神乃爲之一爽。在鄉村三月時間，奧氏之日記材料頗豐，茲包括爲數事如下：（一）鳥類著作之出版，由愛丁堡遷至倫敦，復由李柴司而交於哈維爾氏，蓋愛丁堡工作遲緩，而在倫敦出版較速，且價亦稍廉也。（二）自魏勒氏將著作呈英皇後，英皇頗悅，許以出版之權，復允以名譽贊助人名義登諸著作上，更不用皇名而僅以私人名義預

約一部。克林乃斯公爵夫人亦簽芳名於預約簿上，此種榮譽之降施，奧氏親友無不羨美之。

第二十六章 歷訪巴黎各博物學家

一八二八年九月一日，奧氏離倫敦而至巴黎，在巴黎之首先訪問者爲植物園及苟維安（*de Pier*）氏。關於訪問及其他瑣事，在奧氏之日記中占最大篇幅，茲選擇數端錄之於下：

當往訪問苟維安時，知其正在住宅中，聞者謂忙碌恐不能接見，余因訪此偉大學者之心甚切，乃稍待而再詢之，僕持名片入，未片刻延余登樓。苟維安男爵，態度和靄，見余至，款待入座，彼僅識余友斯溫生（*Swainson*）氏，而未聞有余名，然對余頗慇懃懇切，甚爲有禮，余詳視其容貌，知其年歲約爲六十五，體軀肥碩，高約五呎五吋，頭甚大，面有稜角，而帶褐色，眼大光明，鷹鼻甚尖且紅，口鉅脣美，齒少而鈍，惟下顎一齒甚強，約爲四分之三吋，是卽苟維安男爵之狀態也。余記載苟氏之容貌，正和記載一人之新種相似，但祇屬表面而已。承彼相邀於下星期日六時晚餐，當可得一詳細觀察之機會，以記載其性情。

九月五日 早餐畢，與友人斯溫生同赴沙因 (Seine) 河畔之植物園。步行巴黎街衢，每感不快，街用石砌，兩旁行人道上殊狹窄，水溝中污穢滿積，行人漫無秩序，或行路中，或沿屋旁，而車馬亦紊亂異常，但少生事端，尤深奇異。號稱旁脫南夫 (Port Neuf) 之入口處，有一鐵橋，上鑄亨利四世銅像，岸然聳立，最引余注意者，則爲沿途出售多數鳥類，其中亦有珍奇異貴之品。一婦人引余等至其寓所，以益加爾 (Bengal) 及西乃加爾 (Senegal) 所產鳥類相示，余視後不勝驚嘆。步行漸倦，以二十五沙士 (Sous) 之值，雇一馬車抵達植物園，而應苟維安爵士之邀，甫相見，復承其惠贈博物館入場券數紙，故得遂吾等之願。在博物館中佛能西乃 (Valenciennes) 亦對余同樣親切，余以袋中有致聖海來 (St. Hilaire) 之函，乃逕赴其園中之一室，暢談甚悅，其接待之殷勤，正如英國紳士。聖海來氏復說明英人與法人見解之不同，彼一再提及苟維安男爵，並確切斷定余之工作，在法國未有所聞，乃允於下星期一偕余等至學士院。

後回至寓所，易服以赴苟維安男爵之宴會，余依時而至，僕人高聲報到，一若在英國之習慣。男爵與余爲禮後，復介紹與其女公子相見，乃一年少美貌之淑女，且極和靄可親。余每至一地，不乏熟

人，此次宴會，亦有同樣之情況。賓客中有林娜學會會員者，曾熟識余，似已將余之著作告知男爵及其女公子，故特受注意。旋男爵夫人蒞臨廳中，爲一母性典型之老婦人。賓客十六人聚齊，即開始入席，男爵夫人與一客爲先導，男爵則偕其女攜手而入，並請余與斯溫生二人先行，餘客依次隨後。斯溫生坐於苟維安小姐之側，小姐精通英語，余位於小姐之對面，而其次則爲男爵。宴會雖不及英國同樣筵席之豐富，但皆爲法國菜，故頗優美，一切較之倫敦均爲簡單。侍者以嘉醇數種進，任客選擇，迨各菜齊畢，男爵夫人即起立，各客均隨之入休息室，即男爵之圖書室也，余深以不若英國席間之勸酒爲悅。未幾又有嘉賓蒞止，其中白來 (Party) 司令、康迪洛脫 (Condillot) 及來生 (Lesson) 氏，爲新由海外歸來，而均與余相識者。男爵頻與斯溫生及余暢談，並述及鳥類學多種，復詢余著作需價幾何，余乃以緣起贈之，深夜客滿，盡歡而散，遂乘馬車返寓，爲在法國最初之滿意交際也。

九月八日 往訪苟維安及聖海來兩氏，抵聖海來寓，聖氏旋約余至國立研究院，回寓後，以時間尙早，故復至法國學士院。余攜備畫幅前往，既抵院，詢問苟維安，伊即引余入內，並命僕役爲余攜畫置於檯上，乃指定余座於名譽席。當演講開始時，所講爲一鼯鼠之視覺問題。斯溫生與余同坐，男

爵旋即起立，爲余等致介紹辭，更稱贊余之著作，又請在院中雜誌上發抒評論，苟維安囑余留書於此，而令圖書管理員特別留意，備供衆覽，且主張院中亦預約一部。

九月九日 至陸意園 (Jardin du Roi) 與聖海來之少君相見，彼遂偕余至爲愛司林 (Esslins) 公爵剝製鳥類標本處，渠稱公爵已備有余書一冊（恐爲魏爾生或魏爾培作品之誤），如果明日往訪，當可先期約定。旋復漫遊街頭巷隅之間，察視各種足以稱異之事物，余思過去生活之奇特，而又思及今日在祖國之地位優越，不禁爲之慨然。由此至勞佛來 (Louvre)，適經托利來 (Tuleries) 之門口，一步哨禁止余戴皮冠入內，乃改由他門而入，未見阻止，方得進至大陳列室。在此室中，有拉非爾 (Raphael)、高立其奧司 (Carreggios) 的亭司 (Titians)、達維特 (Davids) 等及其他著名畫家數百人之作品，使余眼界爲之一廣。當至法國研究院，即以余之著作緣起，送於圖書室之書記，忽又晤及聖海來之少君，爲一博學青年之良友，檢視余之作品甚詳，爲余另備一室，以便檢查標本之記載，法國公衆研究機關之異於英國，實於此可見矣。研究院之書記工役，均奉命以應余之所需，故人人對余甚爲尊崇，余於今日始能在歐洲作學術上之競爭，而視爲美國第一之

鳥類畫家及實際博物學家，誠光榮之事也。

九月十日 訪愛司林公爵之鳥類剝製者，彼擬偕余同赴親王邸宅，余等既至其博物館，所見規模之宏偉，收藏之豐富，備有多數珍貴鳥類及貝類書籍，爲生平所未目覩，益爲欽佩。稍留片刻，闈者延余等入，蓋親王有微恙，不能來款待耳。余攜帶小冊入一華麗之廳，親王正倚坐於軟椅，當余等步入，卽起立迎迓，相與爲禮，復介紹與其夫人相見。彼二人詳觀余畫，互相答問。而視余尤見有美滿之好感，迨見及印刷品，嘆爲精妙絕倫，並詢認識查理斯旁那拜脫否。余答以素識其人，渠等卽深嘆曰，屢聞有一山林中人，各畫均爲其手筆，殆卽爲先生歟。復以法國人氏不能多獲預約余書爲憾，但謂巴黎方面，當可得七八人。彼亦欣願預約此書一冊，乃親自簽名於簿上。公爵爲一年逾三十之青年，乃著名麥綏那（Massena）將軍之子，性情溫雅，專心致力博物學之研究，夫人雙十年華，綽約多姿，二人稱贊余之法語純熟，祝余著作成功。余與友人乘轎回寓所，是日選住於法國大旅館，得一較大而舒適之室，每日房金爲二十五沙斯。惟余於此不能不告讀者，卽在法國無論爲親王，爲公爵，均以先生二字稱之，夫人亦以夫人二字稱之，且大人物之易於接近與常人無異，故余與愛司林公爵

相見，頗不羈束，此實一快事也。

九月十一日 今日逍遙巴黎全市終日，一無所事。往訪聖海來氏，關於欲得法皇及其他之預約，有種種指示。

九月十二日 訪皇家圖書館長勃來脫 (Præst) 氏，乃一白髮蒼蒼之矮小紳士也。彼以余著太鉅，不獲定購，但給一介紹片訪皇帝私人圖書員白皮 (Barbier) 氏於勞佛來。此際余始知由巴黎至倫敦之郵件，需費二十四沙司，而每週有四次郵車馳往倫敦。幾經困難，乃訪得皇室圖書館，其門面河，值白皮氏外出未遇，至是日下午方獲見，當時白氏未能確切決定，囑余轉詢皇室內務官鮑來爾 (Boullere) 男爵，余遂致以法文之信，二十五年未用法文寫作，不料竟於今日作書與男爵，亦屬奇矣。

九月十三日 攜畫訪聖海來氏，復往訪苟維安男爵。聖海來檢視余畫畢，對於該畫之尺寸不再表示意見，祇說頗愛好耳。愛司林公爵派來法國雕版家段梅斯尼爾 (Dumesnil) 氏，固知余之出版事業，非在英國不可，蓋法國銅價較昂於英國，而優秀之描色匠法國尤尠，故在英國印刷價既

較廉，而工作亦較優美也。苟維安男爵，每於土曜日必招待科學家，是日余與友人斯溫松同往，渠延余入內，慇懃逾恆，故余亦頗不羈束，尤以康第洛脫氏最爲友善，但諸賓客與上週多不相同。苟維安及康第洛脫與余暢談極歡，苟氏且欲余爲拜甘（Painor）氏作畫，其他之賓客中有謂如余赴意大利，請爲駕臨其寓所。衆賓圍觀余之作品，交口稱贊不絕，余正思乘機離席，而苟氏驟見之，堅挽入內，但余等以天黑路遠爲詞，遂與辭別。

九月十五日 法國誠一貧窮之國家也。余於是日出席皇家科學院，共到百餘人，參觀余之作品，莫不異口同聲稱揚藝術之高超，但又莫不浩嘆價值之昂貴，非個人之力所能購求，余告以僅孟起新脫一地，已有預約者三十餘人，各人無不驚異而羨之，是始知惟此叢爾島國之英吉利，乃能援助此可憐之奧寶邦也。會員中更有謂苟余在四月以前來此，恐愛司林亦未必能預約此書。法國氣候適宜，又有豐富葡萄園，但學者之願望成就殊微，倘余先至法國，恐余之著作，至今尙在起始中，或已如殘花凋落，不得不仍回至森林中，盡將一切之努力及成名之希望，付諸流水，然余亦可稱僥倖矣。

是日又造訪苟維安，以便懇託介紹拜甘氏，爲其開始繪肖像。叩扉後，關者囑余拂拭靴畢，始延登樓上，驟見苟維安小姐，似未裝飾，故卽遁避，一若鴿之見鷹來臨者，迨經過數室，始至苟氏之研究所，室中滿陳書籍與動物之骨骼，別無他物。關者旣引余入內，卽任余尋覓苟維安，而不加指導矣。余雙目雖注視於各處，而心中則驚嘆其學問之淵博，各書排列甚凌亂，乃知苟氏讀書而愛書，非重視書籍如財產者，此余所知與多數高貴之人不同也。旋又至另一實驗室，始見及男爵，而男爵之接待，迥異尋常，僅相對一笑，正如其視家人無異焉。

第二十七章 推銷著作之預約於巴黎

當託苟維安介紹拜甘時，適苟氏正在檢視酒精瓶中之小蜥蜴，見其兩眼半掩，方在考查此微小生物之性質，檢視畢，復以筆書學名於標箋上，然後與余等爲禮曰，拜甘先生，請於下週水曜日十時來此早餐，是日余可與君等暢談，言甫完，復檢視其他蜥蜴，不復再話別語，可見其全神注意於研究也。

九月十八日 余與拜甘同訪苟維安，先見及苟維安之女公子，似已準備一切招待吾等。男爵坐於一安適之靠椅，態度似頗雄豪，而其容貌之莊嚴，談吐之溫雅，故使人見之生敬。女士亦盛稱其父之下脣，較常人爲整齊，而鼻梁峭直，尤足證其天資實異於庸人，余熟視之，亦深覺其言未過也。

余見男爵衣服素樸，一如是晨所穿，彼僅衣一陳舊之大衣，其領巾似未捲起，長可圍及全體，銀髮蒼蒼，一見卽知其爲愛好讀書而不喜修飾之士。彼之眉毛極濃厚，而眼光炯炯，尤使人傾仰，當其

對余高談闊論時，頻頻微笑不已。苟維安女士，爲一嫻雅之閨秀，持書一卷，方在披覽，詢之知爲一劇本，衆請放聲高歌，承伊首肯，遂以婉轉之音，抑揚頓挫，莫不中節，其聲優悅，令人聞之神往。在繪肖像之單調生活中，頗足以娛衆賓。苟維安夫人旋亦姍姍前來參加，以沈寂之態度，靜聆其女歌音，惟彼表情常爲悲鬱，使余之心境亦轉趨不寧，未幾，男爵似有倦容而出，余遂邀拜甘氏隨之而行，余等同入一書室，彼命其女以十年前所繪之肖像示余，繼乃囑余等於下週水曜日復來。

九月二十日 是晨晤及至可尊崇之著名花卉畫家賴唐堆 (Redon) 氏，余以五年前來修爾 (Lesueur) 氏所作短簡示之，彼注視良久，乃曰，余甚願與君爲友耳。未作寒暄，卽召余視其最得意之作品，其排列花卉之方法，含有特殊之趣味，輪廓及畫筆均極清楚，而着色尤出自然，實爲余歷來所見之最完善者。賴唐堆氏對於不合自然之作品，均不願費心勞力以從事，故不願作剝製鳥類及四足類之畫，而必須於自然中作活物之寫生。彼謂每週之火曜日，常在奧倫司公爵寓中同餐，下週可攜余作品前往，請求公爵或公爵夫人均可預約一部。復囑余留交一志趣書，並盼於下週水曜日重臨一敘。余觀察其作品凡二百餘幀，始知其售價之昂，有超二百五十幾尼者。握別返寓，值在途

中遇皇家圖書館之祕書，道及包來利男爵已命檢視余書，若合其意，當能爲之預約，余此時深知介紹函件，在法國不若英國之利便。苟維安處生平素未相識，且亦未持介紹函前往，而不時召余至其宅中。是晚苟氏又有請柬參加其科學會之宴會，余以連續往謁二次，恐其厭瀆，故婉謝之。

九月二十二日 是日爲苟維安男爵對余之著作在法國研究院作報告之一日，法國研究院與英國皇家學士院地位孰高，余不敢遽加評斷，但研究院院長竟爲余著作報告，堪稱榮幸矣。余既受男爵特別之招待，遂於一時半抵達研究院，惟男爵尙未至，余座面對時鐘，目覩時鐘緩行如故，似未知奧竇邦心緒之焦灼也。余乃就圖書室中之書籍一一默數，兩眼漸倦，瞥視室之中央伏爾泰（Voltaire）氏銅像，所見各學者來往不絕，正如影之移動於眼前，一一就席畢，各注視手中之書卷，以研討新知識，此時余之魂魄，已越至美國經密雪西比而至沙拉河口矣。

學者蒞會之數漸增，而余之時計，亦造開會之時刻漸近，余取書閱覽，所得印象殊渺，旋學者既漸聚漸衆，余在羣衆中遍覓苟維安，衆人詢余是否候彼，咸勸余至其家中，然余仍坐枯待，一若衛士不敢稍須臾離焉。繼聞苟氏之談話與腳步聲，卒見此人，似有倦容，然仍親密與余握手爲禮，並道歉

忱，復邀余至其辦公室，見其執筆甚速，正忙於作報告書，而余之鉅大著作，則陳列於檯面，更約余於翌日十時半再來訪晤。

九月二十三日 余在苟氏之室中候至十一時許，始見其至，匆忙之狀，一如往昔，而待人和藹，亦復未變初衷，蓋隨時均足以表示其爲一高尚之紳士也。據述報告已完畢，研究院決定購余著作，復稱該報告書將於下週土曜日之地球報披露，余向彼表示謝意，遂興辭而別，復訪研究院圖書館主任福意立脫（Fouillet）氏，詢以何種手續接受預約，福氏體軀欣長，冠一獵帽，謂研究院之習慣，一切出版物，須有折扣，方可接受，聞悉之餘，頗不愜意，乃謂余一生之勤勞辛苦，血汗所得，始獲出版之權，況其費用浩鉅，豈能輕易廉價出售乎。預約一事，遂作罷論。

九月二十四日 余師達維特之學生蓋拉特（Gerard）氏，爲一大畫家，讀余著作，亟思與余一見，乃決於明日走訪之。

九月二十五日 當由柏來斯旅館至魯森堡公園，路經巴黎之大城市，覓訪貝托拉特（Bertrand），蓋欲先讀苟維安之報告爲快，此實人情之常也。惟遍訪地球報館三次，終未晤及。乃廢然而

返。後至皇家圖書館據館長所述，始知宮廷內已得閱讀余之著作，甚爲欣悅，惟皇上對於任何著作，素不付值，余聞其語，遂暗示若如此，寧願置閒耳。

今日得見苟維安之報告書原稿，辭句甚流暢，惟尙不及斯溫生氏所著之懇摯，但亦足以使法人知余著之概略，且可得一良好之印象矣。茲將其報告書摘錄於下：

科學研究院曾請余對於奧氏之著作，卽上次會議時陳列於桌面之北美鳥類，加以詳述。余謹以最簡略數字包括之，卽鳥類學上所樹立之最偉大紀念石一語是也。著者生於美國魯雪愛那，自幼學習繪事，二十五年前達維特學校之一高材生也。返抵祖國，自知其天才之應用，莫善於從事西半球特產之表揚，惟以需要正確之觀察，遂親自旅行各處，冒風霜雨雪，不辭勞瘁，而詳細研究鳥類之形態與性質。夫以一博物學家而具有畫家與學者之二重天才，吾儕獲有此鉅著，以供研究院之參考，諸君見此鉅大之書本，打破從來未有之新紀錄，其欣幸爲何如耶。況其所繪鷹隼之類，均依自然之尺寸描畫之，至較小之物品，亦一一正確表現其實在之姿勢。更於圖中繪各鳥常食之植物，及鳥巢與鳥卵之詳細形態，尤爲別書所不易見之佳構也。

此書不僅繪圖筆法精美，而雕版與繪色亦大放異彩，堪稱媲美。雕版加色雖不及繪畫之擅長，然於博物學著作並無缺陷。凡博物學家固以物品之真色爲重，因光線反射而起之色彩，或可增加美術，但反失科學家之本來面目也。

奧氏已作畫四百餘幅，共計二千餘圖，愛好科學之人士，如能予以充分之鼓勵，當可完全出版。但著作之計劃雖宏偉，而最屬遺憾而爲諸君意料所及者，卽爲成本昂鉅一事。多數人士亟欲選購此書，而往往力有不逮。今以每卷五百頁，售價二幾尼，則其價亦不爲鉅，且年出五卷，所費既微，付款亦易，深願諸君爲科學與藝術着想，對於公共圖書館及收藏之富商鉅室，均能各置一部也。

過去歐洲之博物學家，常以歐洲之富，誇示美國，近來密起爾、哈脫勒及旁那泊脫諸氏，又以美國之物產豐富雄視歐洲。魏爾遜之美國鳥類一書，亦爲鳥類學上之巨著，苟奧寶邦完成此偉大著作，則吾人益感美國之科學進步，而凌駕於舊大陸之上矣。

九月三十日 巴黎著名之雕版專家高登脫 (Courant) 氏來訪，注視余之著作良久，及示以雕版，更稱讚不已。賴唐堆氏亦來訪候，且將奧倫司公爵回信交下。午後一時攜畫至奧倫司公爵之

邸寓，此處爲余每夕經過之大道，公爵邸之入口，立有衛士若干人，窺見右窗內有一肥胖身穿紅服者，諒爲公爵之僕從，彼啓門相迎，余乃除帽直入，復以名片囑其送達樓上，渠稱主人未在，但可至休息室中候之。余循梯登樓，至三樓，有一走廊由天窗以取光。走廊之前有三門，一二兩門余試啓未獲開，第三門則通至外面之休息室，內有僕役十二人，見余入，均起立致敬，直至余坐於紅色絲絨之軟椅上，僕輩始敢坐下，惟均默無一語。余凝視僕役及環顧室內，不禁起奇異之感，深覺拘束不安之狀。室之牆壁四週，旣無懸掛物品，地爲黑白方形大理石砌成，中有一披闊紅帶之巡查徘徊巡視。余靜坐候數分鐘，默想此啞劇，不知將演至何時，乃呼此巡查，告以余欲見公爵，因有先約。彼恭謹鞠躬，復延余至另一室。適室內有數紳士正作書寫，余又告以來意於室中之一人，彼遂導至另一華麗之廣廳，並囑將攜來之畫安排於此廳中。余又與二紳士相見爲禮，蓋知其有勳位者，復周視大理石之雕刻與繪畫一過。旋有一紳士入，向余含笑握手，詢余是否爲奧寶邦君，余答然。彼乃曰，然則君尙在此耶，余等以爲已放下此畫而離去此地矣，余叔已經候君半小時也，請隨余入。余等至另一室，由其姪介紹與公爵相見，公爵之禮儀與態度，實爲余所最欽佩者。彼見余攜畫入，助余解去絲帶，置於檯面，

謂彼之能預約美國人著作，實感愉快。蓋彼曩在美時，曾受熱烈之歡迎，永誌於懷，不能一刻忘焉。迨將畫展開，余以白爾的莫亞之小鶯示之，此鶯並有一巢附於黃楊之細枝上。彼驚嘆曰：此實超過從來所見之最佳作品，賴唐堆氏之評語，誠非虛言也。公爵於談話中，英、法語參半，而談及美國彼德斯堡、俄海俄、新奧倫以及密雪西比河及其輪舶等事，後加一結語曰：美國誠一偉大高尚而又不可思議之國家也。旋允爲余作函致奧皇及瑞士王並其他君主，請爲預約吾書，復請余於今日寫一概略致內務部。余與公爵及其姪暢談一時許，遂請其簽名於預約簿，彼微笑默許，乃正式簽名姓於簿上。余恐久談，有瀆清神，故辭別，當行經僕役輩前，對余似懷訝異，殊不知何以能與其主人敍談至如此之久也。

十月一日 今日往訪蓋拉特氏。法國之有此奇才異能藝術家，實可誇示無愧也。余抵其寓所，爲午前十時。彼甫起牀，開始工作，蓋氏爲意大利人，生長於羅馬，故有其國人遲眠晏起之習慣，鮮有在午夜以前就寢也。當余入其室中，適男女雜陳，賓客滿座，精小幹練之蓋拉特，聞余至，亟趨前與余握手，並曰：藝術之兄弟，盍不速臨此地乎。余見其狀，至爲真摯，殊爲心感。

蓋拉特頗以好奇心視余作品，賴唐堆氏亦極好余畫，在未開展畫幅以前，已極力稱揚，故余心不禁惴惴然，恐使蓋氏失望也。當展開畫幅後，蓋氏偶取一幀鸚鵡閱覽，其檢視之慎重，實與余不相伯仲，復取閱八哥鳥一幅，並再與余握手曰，奧竇邦君實鳥類畫之王，余等不過法國或歐洲之末技耳，孰能思及美國森林中有斯種出品哉。余備受各人之贊賞，而蓋氏更專心一志與余談畫事，囑以志趣書示之，當能爲余作介紹函至意大利。又謂今晨苟維安男爵道及內閣或可爲政府訂購數部。余周視其畫室，亦稱揚其關於近郊風景之印刷物，蓋都由其作品所印成故也。各女賓均以紙牌爲戲，足見法國此部甚爲富有。蓋氏夫人爲一短小肥胖婦人略爲作禮即退。而女賓衣香鬢影，奢極華麗，且其裝飾繁多，目迷神眩，尤爲余所未經見過。

十月二十日 今日休息，殊覺閒適，但巴黎景色，亦已厭惡矣。七週所得預約，祇四部而已，工作實甚延緩。托來利 (Tuileries) 公園中之樹上石鴿甚多，每夕飛翔空中，先飛登樹頂，繼漸移於樹之下部樹葉較密之枝上，在此度沈黑之夜，尋其酣夢，迨天明即向北飛去。黑鳥亦有同樣之習性，故天亮之際，鳥聲喧雜，震人耳鼓，尙有長尾鵲及山雀，間或見之。在公園及皇宮之大道，常見普通鵲類

甚多，性頗馴良，婦女輩每以食物相餌，且不時遭頑童風槍所戕。值此季候，松雀亦有經過巴黎，均向北飛，數亦不多，余近頗思回至美國森林，因在歐洲已不知耗費幾許光陰矣。

十月二十六日 日記中輟已數日，蓋有所待而無心記述也。旋接包利來男爵來信，告以皇上預約余書五部，余在巴黎既已指定一處代理銷售，自可安心遠離矣。余向苟維安及聖海來兩氏辭行，往訂至加拉司（Galais）及倫敦之車位，預付款項二十法郎，以便明日取道直抵英國。茲度前來，已逾二月，所費達四十鎊，而僅得預約十三部。

